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 著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整理
张宏超 翻译

新疆人民出版社

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　著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整理
张宏超　翻译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学会　编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艾里希尔·纳瓦依著;张宏超译.—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1.10
ISBN 7-228-06745-2

Ⅰ.纳… Ⅱ.①艾…②张… Ⅲ.诗歌—作品集—中国—明代 Ⅳ.I222.74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1)第073263号

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

艾里希尔·纳瓦依 著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整理
张宏超 翻译
阿尔斯兰·阿布都拉 校订

出版发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348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畜牧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毫米 1/32
印 张 8.75
印 数 1—3000册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01年11月第1版
印 次 2001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7-228-06745-2/I·2474 定价:13.50元

主　编：买买提·司马义
阿布力米提·艾海提
编　委：买买提·司马义、阿布都克里木·热合曼、阿布都热依木·热介甫、阿扎提·苏里坦、阿布都克由木·霍加、斯拉菲尔·玉素甫、库尔班·亚森、米吉提·阿布都肉苏里、张宏超、阿布都热合曼·艾白、胡毅、阿尔斯兰·阿布都拉、阿布力米提·艾海提、买买提吐尔地·米尔孜艾合买提、迪丽达尔·买买提明、巴力江·扎帕尔

序　　言

艾里希尔·纳瓦依（1441—1501）是维吾尔古典文学最杰出的代表之一。五个半世纪以来，他的作品成为维吾尔人民亲近喜欢的伙伴。纳瓦依的作品，在满足人民的文学和艺术的渴望，使艺术新苗在他们心中发芽和生长中，在了解生活的规律，打开思维的窗户，取得新的文化艺术成果中，起了巨大的作用。艾里希尔·纳瓦依的遗产，是其后维吾尔文学语言五个世纪发展的牢固基础。它对维吾尔文化、维吾尔教育、维吾尔文学、维吾尔歌舞、维吾尔木卡姆、民间曲艺、维吾尔书法、雕刻和文字艺术等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纳瓦依之后维吾尔文学的所有代表，都受到纳瓦依作品的教育，发扬和发展了他的传统。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艾里希尔·纳瓦依始终作为伟大的导师而被提及，受到崇敬。我们的许多文学家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对纳瓦依作品的研究、阐释、传播和教学事业，取得了丰硕的劳动成果。艾里希尔·纳瓦依留下的巨大的文化遗产，不只是在维吾尔人民文化生活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而且在国内外操突厥语人民的文化和艺术生活中，也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艾里希尔·纳瓦依在世界文学论坛上，也是伟大的思想家、著名的人道主义诗人，占有一定的地位。纳瓦依留下的巨大的文学遗产，几个世纪以来，对中亚和生活在其周围的人民的先进文学和思想的发展，不断产生影响。例如我国西部地区各民族人民，从纳瓦依作品中吸取营养，丰富其精神世界。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由于党和政府关

于收集、整理、抢救古代遗产，包括关心研究、出版艾里希尔·纳瓦依作品工作，这方面取得了喜人的成绩。在我们新时代，纳瓦依的作品显示出其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在我们发展新时代文化、发扬优秀品质中，起着促进作用。

在我国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今天，挖掘、研究在西部文化宝库中占有特别地位的纳瓦依的遗产，使之为今天的开发事业服务，是有着重要意义的一项光荣工作。

为纪念纳瓦依诞辰560周年、逝世500周年，我们学会组织出版了这套图书。我们的这项工作，得到了党政领导的诚心关怀、有关机关、单位和企业各民族爱国人士的经济资助，广大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的热情支持。为此，我们向支持关心、慷慨解囊的单位、个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纳瓦依学对我们还是一门新兴的年轻学科。这些图书的出版只是在这条路上迈出的小小的一步。我们学会今后还要继续抓这项工作，通过挖掘、整理、出版、研究、翻译纳瓦依作品，向兄弟民族介绍，使之为我国两个文明建设服务，并以此作为我们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此，需要各界的热情支持、关心，需要专业人员的热情参与。我们的书中可能有某些失误和不足，希望广大读者提出建议意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维吾尔
古典文学和十二木卡姆研究会

前　言

伟大的诗人和思想家艾里希尔·纳瓦依，是维吾尔族文化史上特别是维吾尔文学发展史上占有极其崇高地位的光彩照人的代表人物。生活在纳瓦依之后的所有维吾尔诗人，几乎都以这位伟大的艺术家为自己的宗师，以其为自己创作实践中的楷模。几百年来，在维吾尔经文学院、各类学校中，他的作品被当做一门重要的教材进行学习。作为维吾尔古典音乐百科全书的十二木卡姆，其歌词的大部分也选用纳瓦依的格则勒诗加以演唱。纳瓦依作品诗的许多珍贵的手抄本在维吾尔民众中问世，并广为流传。因此，谈到五百年以来的维吾尔文学，首先提及的代表人物就是纳瓦依。

纳瓦依的创作是当时先进的意识形态、科学知识和美学鉴赏的最高水平和重大收获。纳瓦依出生和进行主要活动的赫拉特城，是十四五世纪中亚文化中心之一。纳瓦依的家庭经常与教育和文学人士交往，本人也受教于当时最有知识的学者。纳瓦依自己说“维吾尔语言的能言

善辩者、突厥语言艺术大师赛卡克、鲁提菲”是他的同时代人。波斯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诗人、学者阿不都热合满·贾米,也是纳瓦依的同时代人,纳瓦依直接受教于他。纳瓦依还把用突厥语创作了伟大的优秀作品的玉素甫·哈斯·哈吉甫、艾合买提·尤格纳克、鲁提菲、赛卡克、阿塔依等文学家、诗人,当做大师加以尊敬,并热情地继承了他们的文学传统。同时,他也兴致勃勃地学习研究了波斯文学,特别是深入学习了用波斯语创作的阿塞拜疆诗人尼扎米和波斯诗人费尔多希、奥玛尔·海亚姆、萨迪、哈菲孜·希拉孜、赫斯劳·迪赫莱维、贾米等人的伟大作品,创造性地将所学的东西运用于自己的文学创作活动,并用波斯语创作诗歌。因此,纳瓦依的名字不仅在操突厥语的人中被提及而受尊敬,而且在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中也被提及而受尊敬。

纳瓦依是维吾尔文学最伟大的代表,关于这一点需要说明的是,在察合台汗国统治地区,当时形成了称之为“察合台语”的突厥文学语言,一方面是汗国统一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反对突厥语的波斯化之需要。这种语言以古维吾尔文学语言为重要基础,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一些历史学家指出,当时在波斯语压力下,突厥语言面临灭亡的危险,正是维吾尔文学语言传统拯救了它,这一证据也足以说明这一点。用在古维

吾尔文学语言基础上形成的察合台语创作诗歌的库勒·霍加·艾合买提·叶赛维、鲁提菲、赛卡克、阿塔依等诗人,也指出了这一语言的优越性,并用这种语言创作了许多作品。然而,在纳瓦依时代,文学家用波斯语写作的倾向仍然十分强烈。纳瓦依以造反者的姿态反对这种倾向,用察合台文学语言为自己的文学创作开辟道路,从而更加发展了这种语言,把诗歌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就是说,既然纳瓦依用以维吾尔文学语为重要基础而形成的察合台文学语言进行写作,那么维吾尔人说"纳瓦依是我们的诗人",就不足为奇了。

艾里希尔·纳瓦依的一生,是在重要的社会冲突中度过的。他参与了同学和挚友——国王胡赛音·巴衣克拉的宫廷政务,为平息王子们的纠纷、维护王位统一而努力。在文化建设上开展倡导和组织活动,同宫中贪婪而又忌妒心强的顽固派和宗教保守派,甚至和国王不忠诚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并总结了经验教训,从而使其具有丰富的社会知识。生活在复杂错综的矛盾之中,为之提供了许多戏剧性的插曲,丰富了他的感情。凡此种种,构成了纳瓦依创作的重要历史背景。

艾里希尔·纳瓦依活了六十岁(1441 年出生,1501 年逝世),其间,他写出了许多令人感叹不已的著作。《精义宝库》的四卷诗集,《五部长诗集》即《海米赛》,是纳瓦

依最伟大最著名的作品。此外,还有许多长诗、学术论文、劝谕书和回忆录。这些作品,全面体现了纳瓦依的世界观、知识、美学情趣和艺术技巧,具有重大的文学、学术、历史意义。纳瓦依也因此而真正称得起是世界文学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之一。

无疑,全面深入地研究纳瓦依的创作,大规模地出版纳瓦依的作品,是繁荣维吾尔现代文学的需要。这对于与古典文学传统中断联系很久的青年文学爱好者更为需要,你手中的这本书的出版,正是为了满足这种需要。

本书是纳瓦依《精义宝库》四卷诗集里格则勒抒情诗的一部分。《精义宝库》的完整版本,是用格则勒、穆斯泰赫扎提、穆罕麦斯、穆赛黛斯、穆赛满、泰尔吉班德、泰尔克比班德买斯纳维、哈斯达、沙克纳买、克提艾、柔巴依、穆艾玛、奇斯坦、吐尤克、帅尔德等十六种抒情诗体裁形式写出,由 3132 首诗组成。虽然第一卷起名"童年的奇趣",第二卷起名"青年的异珍",第三卷起名"中年的美质",第四卷起名"老年的收益",但却不是按照经历的顺序,而是根据古典诗集的传统,按照韵律或韵脚最后字母的次序加以整理的。

纳瓦依的格则勒诗共计有 2600 首,占四卷诗集篇幅的主要部分。内容上大多是爱情抒情诗,从中可以找到诗人的内在精神宝库和光彩夺目的形象。围绕着这个主题,

他反映了自己的民主精神，宣扬了有关爱情的崇高思想，颂扬了慈爱和忠诚，把愤怒的匕首刺向背信弃义者。对忠诚爱情，他躬身俯首；对虚伪的温文尔雅却盛气凌人。歌吟清贫痛苦的人的愁闷；撕破两面派、骗子手谢赫、苦行僧的伪装，加以示众；抨击刚愎自用残暴的帝王，劝谕勉励人们追求知识和正义；为艺术叫好……每首格则勒诗仿佛是一个宝贵的盒子，盛满了连接在诗行的纽带上的以优美的语言闪闪发光、以色彩斑斓的格律和韵律光辉闪耀的思维精华。同时，这些格则勒诗具有拨动人们心弦的魅力，极富音乐性。因此，纳瓦依的格则勒都可以谱曲歌唱。

然而，正如人们说的那样，“月亮上也有黑斑”，纳瓦依的创作中也有消极因素，当然这首先是纳瓦依生活的时代的局限。毫无疑问，纳瓦依是当时最先进、最有知识、品格高尚的诗人和思想家，终生为实现自己的崇高理想和主张而奋斗。他多次寻找为实现这一目的的合作人，而把最大的希望与国王联系在一起。但是，俗话说“抱有希望的山上并没有黄羊所猎”，他所信赖的国王未能帮助他，而且因各种原因不少朋友背叛了他，甚至与他对立。尽管他的理想是满月，但它却被乌云遮盖。这种视善为恶的行为，深深伤害了纳瓦依的灵魂。这种悲痛、错综复杂的矛盾，对纳瓦依的思想产生了消极的影响。找不到实现

自己崇高理想的道路,也反映出他对现实世界的冷漠倾向。在他的创作中,也响起“稠人广众里没有忠诚”,“应该跋涉谢世的荒原”,“医治时代痛楚的良药是美酒”之类的心声。这些诗句虽然像是进行失望的宣传,其实是对不义时代、蒙昧黑暗的极大不满。这一精神不仅反映在纳瓦依献给爱情的格则勒诗行中,也反映在他的长诗中。我们只有用历史的观点去看它,才能正确地理解它。但是被世人所公认且极其珍贵的是,他用极其高超的艺术技巧表现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思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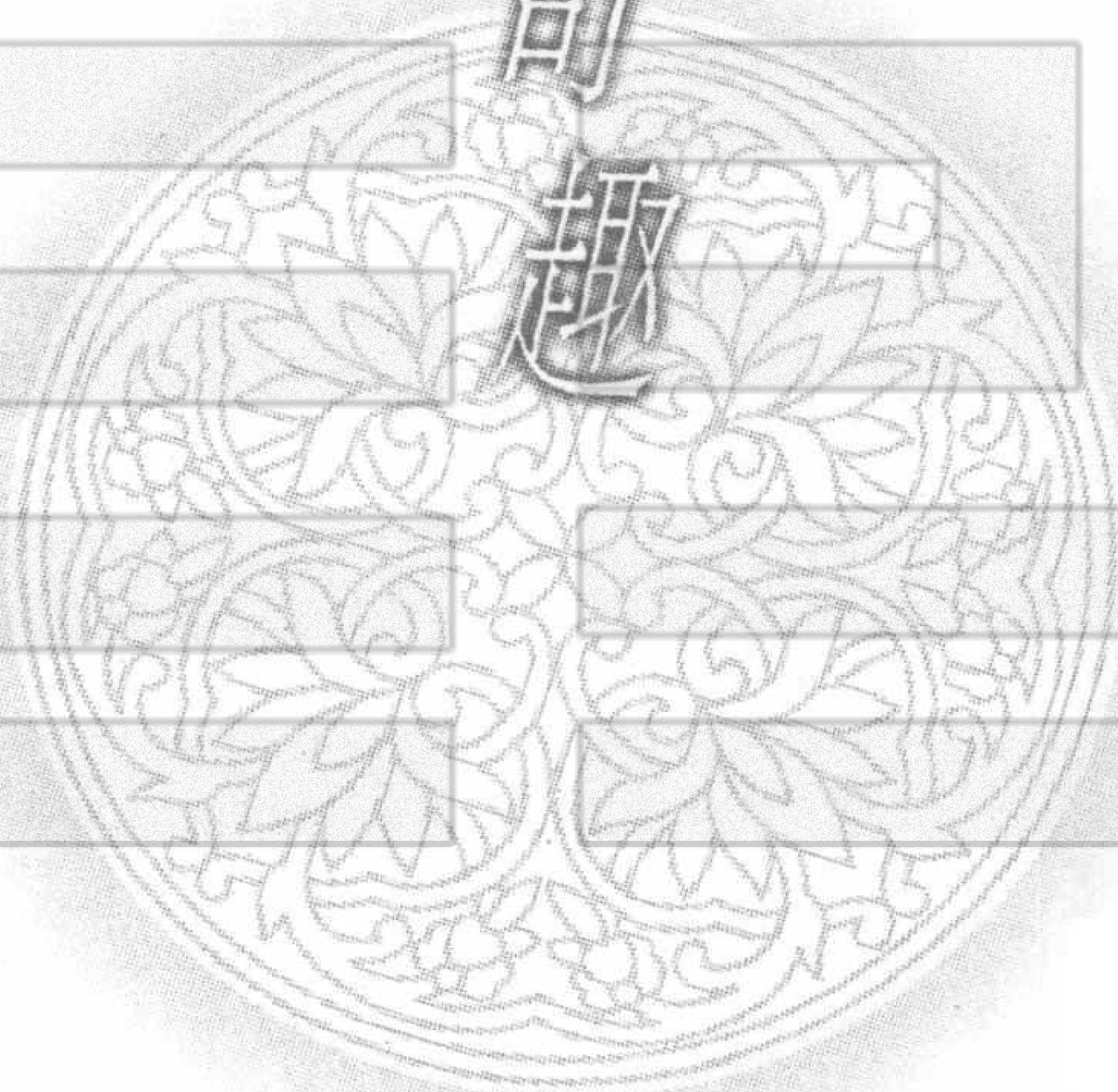
本书编入纳瓦依格则勒诗的十分之一,计260首。考虑到青年文学爱好者的理解能力和需要,用现代维吾尔文学语言对格则勒诗行做了散文体的释译。当然,这种释译很难充分表达纳瓦依用自己语言表达的深刻而微妙的思想感情、艺术特色和技巧。另外,我对纳瓦依作品及其文学特点的认识也很肤浅,尽管如此,在实际需要面前我也只好勉为其难了。虽然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但只要对青年文学爱好者学习纳瓦依作品有点好处,就是对我的最大奖励了。

铁依甫江·艾里耶夫

1981年3月

目　录

童年的奇趣



一

正义之光闪烁在太阳般明亮的杯光中，
酒杯里传出“请在酒中看情人身影”之声。

异想天开的愁闷如若出现在心灵之杯，
酒保啊，惟独自斟自饮才能消除她形影。

酒是这样的好东西，即使装在破陶器里，
会使之成为杰米西提[1] 痛饮的仙镜般的酒盅。

玉杯和美酒是如此美妙可贵的宝物，
值得为它千百次抛弃财富牺牲生命。

聪明的人到了酒肆就会声名狼藉，
酒保啊，斟酒就从我这乞丐先行。

渴望的容貌在心灵之杯酒中越是闪烁，
美味佳肴越会被冷落一旁，忘个干净。

用美酒和玉杯有可能招致孤独，
谁谈及玉杯美酒，都表达得清。

除你想的以外，玉杯美酒也存在，
苦行僧啊，别因无知把酒徒赶得无踪无影。

纳瓦依啊，别渴望命运的酒保传出：
“渴慕酒的人啊，痛饮吧”的话声。

---

① 杰米西提，伊朗古代传说中的帝王之一。

二

你的箭若断在我的心里,我用热血涂染,
就当它是羽毛,我用生命之弦将它紧拴。

你的朱唇美酒的热量会献给纯净的生命,
就如同你把救命水掺进它的里面。

这利箭时高时低燃起我心中的火焰,
我的心时而是柴,时而是泪水洒在其间。

我的心灵鸟儿是痛楚苦闷绿洲的孔雀,
把各色各样的花儿印在我的身躯上边。

鸽子晨风都到不了她这太阳的身旁,
心灵啊,向她尽情倾吐心中的悱恻缠绵。

你的想象印入我眼,为我的叹息不安,
这失意念头的大门我用睫毛紧关。

纳瓦依啊,痛哭控制不住我的悲叹呻吟,
啊,这是什么火,洪水浇灭它都很困难。

三

啊，我若公开你的爱情，死亡令我胆寒，
我若隐而不露的话，无疑又有生命危险。

据说艾沙[①] 圣人能让死了的人再次复活，
遗憾，我活着，可这样活着不如永眠。

啊，离别的大山压得我骨节支离破碎，
它们对我来说又是相互难分的器官。

它对生命是艰辛快活，对我是睫毛利箭，
我心头的爱火变木头为灰烬箭镞化为水点。

真的金子越是熔炼就会越加纯净，
越遭灾难我越憔悴又有什么可谈。

一睹她的黛眉弯弓，我会撕破衣领，
因为若弯弓射箭，衣衫绝对无法遮拦。

酒保啊，我酒瘾发作双目已经黯淡，
你打破酒瓶为我制作明镜将其高悬。

离愁别绪暴风吹散我身上的尘埃，
消失的路上暴风不要和我做伴。

纳瓦依啊，为什么对我幽会的希望不多，
然而恋人那里传来的信息却成千上万。

---

① 艾沙，又译“伊萨”或“尔撒”。《古兰经》故事人物，安拉的六大使者之一。相传他就是圣母麦尔彦之子。据说艾沙圣人以“灵气”能使死人复活。在古典文学作品中，把情人的樱唇比喻为能赋予生命的“埋希哈”。“埋希哈”，意能使人复活，能赋予人生命。在《古兰经》中，也称其为“埋希哈”

四

一睹你的芳容我便对你钟情热恋，
那是什么样的灾难日子，做你侣伴。

无论怎样做我却越来越把你思念，
天良啊，我越来越是把你执著热恋。

无论何时我求你施以恩惠你却总是折磨，
而不论何时你要我牺牲我都会履行诺言。

你会问我你为哪个美人如此欣喜若狂，
美人啊，我只为你这样，你做什么随便。

心灵啊，莫听劝告，那会给你带来麻烦，
如同没有千百灾难，对你我也是个灾难。

杰米西提酒杯和赫孜尔[①]神水是我的门第，
酒保啊，因此我弃官行乞到了你的面前。

恋人中间没有欣赏悲伤音乐的雅致，
只能像纳瓦依一样，和做你俘虏有缘。

---

① 赫孜尔，相传是寻到并饮用"生命之水"后长生不老的圣人，以给人帮助、寻求友谊而著称。

五

我们两人的身影总是映现清澈的水面，
水流哪儿娇艳的花儿就盛开在那边。

想起发辫我的思绪就飞到你的背上，
瞧，癫狂发疯让人落入各种念头里面。

人们若在月华佳人街道上呐喊，
月华佳人就会在他的路上叫个没完。

我的境况帕尔哈德①、麦吉侬② 都会吃惊，
恋情让我在神志清醒的人前丢人现眼。

优美有趣的娱乐吸引他游历四方，
然而不是他而是别人在游水玩山。

时代压迫你的话，就斟酒痛饮一番，
你吞下多少碗血这与时代有何相干？

一睹快活的恋人她就用刀乱杀乱砍，
然而等轮到纳瓦依时她却视而不见。

---

① 帕尔哈德，艾里希尔·纳瓦依所著的《五部长诗集》中大型长诗作品《帕尔哈德与希琳》中的男人公，希琳的情人。

② 麦吉侬，(1)艾里希尔·纳瓦依所著的《五部长诗集》之一《莱丽与麦吉侬》中的男主人公，女主人公莱丽的情人；(2)痴情的人、沉湎爱情的人、情种、狂人。

六

离开了花园夜莺怎么能纵情地歌唱，
离开甜蜜舒适之地鹦鹉学舌也难想象。

离愁别绪中我害怕和太阳告别，
我悲叹呼出的火焰焚烧到天上。

不要说什么与我离别你没有呻吟，
离开呼吸生命的身躯怎能呻吟悲伤？

天哪，离愁别绪的痛苦更胜于死亡，
今后与其和美人离别还不如我去见阎王。

离别啊，你就是要我一百条命都行，
但是千万别让我和恋人天各一方。

灯蛾幽会时会扑向火光自焚身亡，
因为黎明清楚它会离开黑夜的灯光。

没恋人的纳瓦依和没主人的爱犬一样，
真主啊，你的信徒绝不离开“苏丹”[1] 身旁。

---

① 苏丹，某些伊斯兰国家的君主，维吾尔古典文学作品有时也把恋人称之为“苏丹”。

七

我说一百句话她的樱唇一句也不答应，
我如果因此说她没嘴，不必为之吃惊。

你的美人痣何以长在香甜的朱唇上面，
无论何时“لب”[1] 这词的圆点总在下面站定。

我怎样才能够获得那令人欢快的幽会，
我虽然很无礼貌，恋人却有个好性情。

说你脸是太阳，你就会举起长矛，
人有何罪，绰号这东西来自天穹。

你郁金香朱唇取悦我裂缝的心会怎样，
啊，苗条身材和姿态娉婷也实难永恒。

欢乐快活的麦吉侬是为着莱丽才活着。
阿拉伯人啊，将其赶出乡村就能立功？

纵然达不到目的你若还做志愿者的话，
痴迷者断难把你赶出志愿者的行列中。

---

① “لب”维吾尔语，意为朱唇。这里为文字游戏，纳瓦依将其书写形式下边的圆点和美人朱唇上面的美人痣加以提及，相互对比，非常巧妙，显示出诗人的语言技巧。

愤怒的闪电和慈悲的甘霖是这样的东西，

其间吾布里艾拉不宁，吾布莱海甫[①] 希望落空。

纳瓦依从你口中找到兴趣不必惊奇，

因为美酒和人的心情总是相互适应。

① 吾布里艾拉和吾布莱海甫，前者系穆罕默德的伯父，阿里之父，商人。穆罕默德小时随他去叙利亚等地经商，曾保护穆罕默德传教时免遭古来氏贵族的迫害，但未信仰伊斯兰教。死于麦加。后者是先知穆罕默德的一个顽固不化的叔父，他在被劝化时总是出言不逊，反唇相讥。

八

目睹充满魅力的美人我不禁热泪盈眶，
就如同小孩子看到黄羊到处乱跑一样。

苦行僧看到我泪水中的鸽子窝格外吃惊，
就如同一个乡下人看到士兵一样惊慌。

看到利刺扎进我的生命心灵鸟儿会歌唱，
如同鹦鹉看到镜中自己的身影学舌一样。

我的心看到你的芳容便以你爱的平川为家，
就如同看到了人的荒漠上有水的土地一样。

她看到自己留在我生命中的伤痕始知道爱，
就如同看到标记认识了自己的奴隶一样。

你敬过酒以后千万别说他粗心大意，
也许就像从瓶中看恋人的相貌一样。

纳瓦依啊，目睹她的美人痣我忘了愁，
就如同看到印度人大象会逃跑一样。

九

注目我的境况以为杀了我会血染地上，
终年我总是在她的街道上漫步倘佯。

离愁别恨在我心头纵然扎上千根毒刺，
我也不怨恨一天的幽会能治愈这创伤。

你的爱情利箭一射进我的心灵，
我精心保护以免其突然断在腹腔。

在她的街道上我把心交给万千的苦痛，
也许她会取悦我心，如果看到这种状况。

她街上的尘埃和我的血泪搅在一起，
也许这尘埃适合给她的爱犬修建住房。

苏非[1] 啊，你若愿在天房[2] 幽会就勇敢迈步，
别放慢脚步被认为你会喘息在这条路上。

纳瓦依因为倒霉不幸经常痛饮玉液琼浆，
总有一天聚会上时代琴师会把曲调弹响。

---

① 苏非，即苏非派人，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
② 天房，亦译为克尔白，意为立方体形的房屋。中国伊斯兰教称其为“天房”。指麦加“圣寺”内的一座方形石殿。

十

痴情的石头打得我浑身上下伤痕斑斑，
爱火中我体内外被烧得郁金香般红艳。

琴师啊，你使我发狂，如今为抑制激情，
请把乐器旋纽当护身符戴在我脖子上面。

若想让我心灵鸟儿飞翔，享受爱情的欢乐，
你就把箭羽做翅膀箭头当口尽情开怀畅言。

我若被你秀发迷惑而死百衲衣就放进墓中，
用它的线做装饰腰带勒在拜火教徒腰上边。

在心灵前廊你若想不让我叹息之风吹飞爱幕，
就要把你的睫毛牢牢地钉在它的周边。

理智啊，若想看它的嘴巴就要找中心点，
但条件是首先须把太阳范围当圆规来看。

一边弯一边直是我胸怀建筑物的样板，
你若想建忠诚府邸就把它做这楼的墙面。

目的远诺言长，夜黑道路坎坷不平，
因此应抛弃自私的包袱轻装走在路面。

就如同把水洒在脸上唤醒人一样，
纳瓦依若死用你脸贴他脸就能复活人间。

十一

爱情啊，焚烧我的躯体，如今该把我舍弃，
真主公正，在哪儿看到我就在哪里忘记。

你曾说过幽会的明灯照亮了心灵，
我们已经成家，如今该照亮别的府第。

眼睛啊，情火燃烧无法实现幽会，
如今洒下喘息的泪水冷却火热的心扉。

你说为解除我的发疯愿灼伤我的心灵，
这伤痕微不足道，你要抚慰离别的伤势

哎，我的泪水，一旦她那春天般的容貌，
需要云翳的话，我叹息的烟幕多么合适。

任何事情的出现都无法摆脱命运，
忍住，关于人的行径不需要劝慰。

纳瓦依啊，在这过渡的五天的世界里，
就终日饮酒，用爱情壮大你自己。

十二

身躯、心灵、生命又被离别把爱火点燃，
离别对我把爱火点燃，真主对它也应亦然。

人们见我赤身着火一定会说：
痴情王国的皇帝穿上金衣亮闪闪。

忧愁荒原刮起的热风变成为龙卷风，
不，这和我一样变成狂人着火自燃。

我的眼睛和心灵就是你的目的地，
但你走会使之败落，失意之火会烧燃。

心灵啊，我不可能再燃起熊熊烈火，
因为我的欲望和这荒原处处以火相联。

我叹息的烟和大锅烟囱冒出的烟能相同吗？
抑或是你的离别将这孤独的茅屋无情烧燃？

既然时代点燃了我的离愁别恨烈火，
我用不停的叹息回敬这有什么罪愆。

命运如果不点燃火样花儿的绿洲，
园丁啊，为什么树木让木柴集成一团？

纳瓦依啊，我身躯留下，生命恋人带走，
走了的已燃烧，留下的离别中仍在烧燃。

十 三

就是那个美女让我疯癫发狂，
娉婷的姿态招致我去见阎王。

千万别问你为什么情火熊熊燃烧，
她脸庞的火焰朱唇的火炭使我这样。

东方出来的月亮驱使我心灵的鸟儿，
经常转向日出之国那边展翅飞翔。

她风情万种绰约多姿直令我丧命，
但赋予生命的朱唇给我永恒的希望。

夜莺在花坛重复着颇有深意的情话，
花瓣装点的小本子才招致成这样。

启明星和金星在茫茫天空闪烁放光，
让我在月华佳人离别时彻夜泪水流淌。

她那黛眉钢刀和睫毛短剑，
让我心灵破碎，满怀悲伤。

酒保的诱惑和消失不见的美酒，
常常伴我在酒肆里沉入醉乡。

赫拉特[1] 城的人们是那样纯洁诚实，
致使纳瓦依不愿去麦加那遥远的地方。

---

① 赫拉特，是呼罗珊王朝的都城，在今阿富汗境内，为当时中亚地区著名的文化中心之一。

十 四

啊，所有帝王都是你穷光蛋的穷光蛋，
谁若是你的穷光蛋，就无须宝座王冠。

一点罪愆就要惩罚你眼，这不用惊奇，
谁都晓得痛苦的人的精神脆弱不堪。

松树心中异样地想象你的身材，
风为什么用梧桐之手去打它的脸面。

啊，让我难过，你却不让我思想，
谁也不因衰败要求你从宝库支付税捐。

如同皇帝残暴家乡就盛行压迫一样，
因你让受苦连心灵生命都对我厌烦。

因你离别我若叫苦的话，你会说忍耐，
啊，你只有用爱犬治疗灼伤方能康健。

王冠和你的威严宝座有什么好处可言，
纵用星星花绸装点尘埃也会落在上面。

啊，所有帝王都是穷光蛋的穷光蛋，
纳瓦依因为是你的穷光蛋而不追求王冠。

十五

心灵看到你秀发的绞索就怨声冲到天上，
就如同鸟儿看到毒蛇时总会鸣叫一样。

从我的血泪中人们感觉到了心灵的创伤，
就像在河里看到血的人估计鱼受伤一样。

看到地上的血迹猎人就能找到受伤的猎物，
我眼里流淌出血泪，怎能隐藏心灵的创伤。

生命的仙女随着离愁别绪袭来会被血染，
心灵花园秋天一来她像红透的叶子一样。

我的泪水洗着你利箭创伤里面的灾难，
就像看到鸟窝想抓小鸟的小孩儿一样。

你戴面罩不是为了抢劫心灵的财富，
看到商队强盗也会给脸上蒙上伪装。

看到她发间的脸庞，我不能幽会仿佛要死，
因为夜晚面向任何地方的火都十分荒唐。

这世间的官职是暂时的，美名却是永恒，
因此当权时你应该时刻关心人们的痛痒。

纳瓦依啊，你是这样写出了优美的诗歌，
有知识的帝王看了会把金子撒在你头上。

十 六

酒保讨人喜欢，你要像卖酒人打碎酒杯，
如今我们再也难以过上顺心的日子。

离别一个月华佳人让我失去了知觉，
莫忘斟满，即使是天一样大的酒杯。

酒肆对于恋人们来说是纯净清真的，
苏非们如觉合适我们会斟满以表敬意。

酒娘啊，你赋予生命的朱唇令人鼓舞，
原因是若把“روھ”中的“و”换成“ا”就成“راھ”[1]

身上不曾有过的东西哪里会出现？
哲学家为何把身之器官当精神领会？

清晨酒店的大门关得严严实实，
我酒瘾大发口出狂言不足为奇。

酒店里的什么东西让人们大声喧嚷，
昨晚给纳瓦依和“酒姑娘”[2] 办完了喜事。

---

① “روھ”，维吾尔语意为精神。“راھ”意为欢乐。诗人这里强调恋人的朱唇使人精神受到鼓舞，而非欢乐。

② 酒姑娘，指葡萄酒。

十七

清真寺里教徒们围坐成圈高声喧嚷，
苏非们的时间财富任他们尽情争抢。

谢赫[1] 常常是用念珠靠近礼拜毯，
收买人的一是圈套，一是食粮。

或对大烟感兴趣，或为清真寺发愁，
以显示他奇异的神通非同凡响。

为让美人们落入圈套他口沫横飞，
叹息跳跃将其行乞讨饭大肆显扬。

僻静的地方他填饱了自己的肚皮，
却说我封斋让许多愚人受骗上当。

就这样他搜罗愚昧无知的人作为信徒，
让比他自己更愚昧无知的人受骗被诓。

我是酒店人的信徒，兴致是共同的，
清真寺里人们的共同兴致是谢赫的愿望。

苦行僧啊，在你庙里耳边清静才好念经，
然而，谢赫清晨念经时却大声喧嚷。

纳瓦依啊，谢赫干下不同凡响的事情，
用僧衣为我典当美酒让我痛饮入醉乡。

① 谢赫，一般指伊斯兰教对教内有名望或有地位者的尊称。

十八

和你幽会的人将你的黛眉作为朝拜方向，
与你离别纵然叩头百次又有啥好处可讲。

我内心的爱闪电百次，也不想吭声，
屋里生火要想留住烟那实在是难讲。

酒保啊，马宝若着血色如同下雨一样，
你宝石似的朱唇沾上酒时涕泪滂沱。

人们给钱仿佛是在讨乞丐喜欢一样，
留下伤痕，让心灵停止祈求你的创伤。

美人像失去理智的人孩子似地扔去石头，
这些石头好像是打不开理智的大门一样。

花落后夜莺会停止哀号，这应该致谢，
你的花容和我的爱之间也没病入膏肓。

钉上鲜花图钉让整个天空都漆黑一团，
你说的星夜是命运未给时代安逸之光。

豪饮虔诚者的愿望是你，没给我指路，
我该怎么办？到底应走在哪条路上？

纳瓦依，别说天房的话，寻找消失的酒馆，
跋涉目的的平川，我们找到了追求的方向。

十 九

啊，你容貌如花，秀发乌黑，姿态娉婷，
我为你的痛楚像夜莺一样地悲鸣。

我的心灵苦苦地追求着你的明眸，
啊，两个猎人追赶鸟儿怎能逃生。

你在哪个学校学习了娇媚的秘密，
抑或你的师长信义学问忘个干净。

看到我的泪水她心里增添了多少苦难，
诚然，钢不淬火入水就不会如此坚硬。

尽管帕尔哈德挖山负了很多重伤，
不及他心灵创伤的千分之一疼痛。

花儿的叶子是这片草地的利爪，
要把夜莺翅膀上的羽毛拔个干净。

谁如果把仙女作为恋人的话，
他若像纳瓦依做了乞丐何以受到批评。

二十

仿佛救命水那边吹来赋予生命的和风，
佳人身边来了信使是为我生命的安宁。

信来自信使，信使来自我的情人跟前，
生命喜讯来自风，来自坎昂[①]月亮的风。

离别之夜美人传来了幽会的保证，
让心灵平静的话语仿佛来自生命。

她的笔尖在信纸上倾吐着宝贝，
欢快的珍珠在我的睫毛间汹涌。

因为欢乐我就是牺牲生命这有什么，
像传说的这消息来自取悦者和心灵。

啊，信的内容是苦难的人漂泊不定，
任何灾难都来自于困苦的遭遇之中。

纳瓦依说我的信上没散发出她的生命，
那上面若有生命就不会这样去做事情。

① 坎昂，为地名。

二一

那个美人又到水银似的衣衫里面，
如同太阳隐藏到春天的白云之间。

衣衫上像白云的条条纹路的花儿，
仿佛白云中落下一行行雨点。

银色衣衫里你苗条的体态，
就像白银处在那水银里边。

银色衣衫衬托着你容光焕发的面孔，
如同镜中太阳的影子亮光闪闪。

取掉你的衣衫上的水银颜色，
我把泪的水银从眼云里洒到你头上面。

最终绿色天际把身体变成了水银，
长袍是绿色还是水银色只有一个判断。

纳瓦依啊，如果衣服是清澈的水色的话，
不必惊奇，因为绿色的宝贝就在水里面。

二 二

没有你我的伙伴又郁郁寡欢，
我的心血成了我泪水的伙伴。

我的眼前发黑，他不停地痛哭，
我离别之夜对他就是丧乱。

你别使劲想从我的伤口取出她的箭，
因为她的箭已牢牢置入我的骨头里边。

怎么能把箭从里边拔出来，
心灵不答应，生命也是我心灵的靠山。

你睫毛的想象给我心灵带来安宁，
就是说毒刺是医治我创伤的灵丹。

我的眼啊，别为找她的尘埃而痛哭，
到处都是你洒的泪水潮湿一片。

让鹦鹉飞出这座花园的原因，
是眼睛这淘气鬼使之毛骨悚然。

啊，命运之山把信义言辞一分为二，
所以它缺少一个也很自然。

纳瓦依不是因忧愁负担而弯腰，
而是一睹你的黛眉才叩首拜见。

二三

她的每枝黛眉弓箭都能招致生命牺牲，
它是正中的箭，射中我牺牲品的心灵。

心灵如寻找幽会，眼睛会流忌妒泪水，
眼睛若看美人，心灵会忌妒百次悲鸣。

匕首划破胸膛我心灵欢快不足为奇，
因为流水总使人们开心满面春风。

她爱火发热向各处射出了利箭，
它是这样的火，向身边喷溅火星。

悲伤用十个指甲翻耕我的脸庞，
我的泪水如同播在它上边的良种。

饮酒吧，杰米西提不知命运之杯的秘密，
对成百像他自己的酒鬼的机遇虽然全懂。

纳瓦依如控诉叹息之火，无可非议，
因为狂人们嘴里总是乱说一通。

二 四

哎呀，哎呀呀，恋人放弃了爱情，
她竟不辞而别，而我也全然不懂。

也不想想我弓样的身躯箭样飞去，
她也许认为在爱情篇章我弯曲不正。

帝王们不会把穷人当做恋人，
但不知以前她何以将我看中。

朋友啊，听劝告，莫和任何人交友，
是那恋人离别长矛刺穿了我的心灵。

是为离我而去的痛楚灾难哭泣呢，
抑或是由于她落入陌生人之中？

愁夜愁屋里谁找到灯像找着恋人，
用哭泣点燃痛楚之火火势旺盛。

纳瓦依啊，孤独中为恋人身患沉疴，
如今你快上路，因为恋人也会旅行。

二五

无论我看哪里都可见这太阳的光线，
我目光投向哪里这月亮又会出现。

“纵把你秀发隐入黑暗，但香味难遮掩”，
这是著名的民间谚语，广为流传。

奇怪，越是晕头转向我越看不见她，
那仙女将她自己当乞丐消失眼前。

你不老实的眼常待在你朱唇美酒边，
所以它总是兴致勃勃，酒气冲天。

柔情似水的美人给我生命篇章留的伤痕，
仿佛苦难的人为我的爱情印下的贺函。

别说给你头上插下羽毛就能高飞，
蚂蚁长出再多的翅膀也难飞上天。

纳瓦依赞颂白皙之躯，如病不必惊奇，
因为贪得无厌会使人病得气息奄奄。

二 六

是汗还是水制成了你容貌的明镜？
抑或是你面孔上汗珠的倒影？

莫说娇媚使之无法睁开眼睛，
也许那异教徒眼睛因沉醉进入酣梦。

你离别之夜要找到我自己亦很艰难，
因你的秀发裹着我的病体在哆嗦之中。

你射箭的时候可千万不要射错了，
门前从我胸膛缝中看你的仿佛是我心灵。

顶礼膜拜天房和菩萨有什么区别？
她身边祭坛在哪儿我就对其俯首卑躬。

你的乌发服丧者似的悲伤地低下头，
对她这忧郁如同敲响了我的丧钟。

奴赫[①] 的寿命、苏来曼[②] 王国都不会永恒，
纳瓦依啊，痛饮美酒把世间忧愁忘个干净。

---

① 奴赫，即诺亚方舟。
② 苏来曼，《古兰经》里传说的一位帝王。

二七

大众啊，你们说让我放弃疯癫，
你们为什么扔石头介入狂人之间？

永别了，我们的心灵和生命你们走吧，
离别既然这样，到明天你们会晚点。

离别时刻到了，我的眼睛啊，泣血吧，
你们可知道，今天和谁离散？

我献出了宝贵的眼睛的珍宝，
泪珠啊，如今你们被洒在她脚下边。

啊，离愁别绪的锋利如针的锐刺，
为何不怜悯又把成倍的愁闷嵌进心间？

心灵花儿啊，我怎样方能隐蔽起来，
因为血泪被你们写在我脸上面。

纳瓦依陷进离愁别绪中，大众啊，
感谢幽会，因为你们和可爱的恋人相伴。

二 八

春天也来了，我失去了恋人和家园，
如同落叶季节夜莺没了花儿和花园。

夜莺时而在桧柏上时而在花枝间歌唱，
离开倾国倾城的恋人我语塞显得痴顽。

失去家园和恋人我自然会受委屈，
没了花儿花园夜莺必然委屈不堪。

没有心上人如果在天堂需要待上一刻，
对我它的树是木材，花儿是我生命火焰。

酒保啊，你给了美酒，如今用你秀发拴住，
拜火教徒不系装饰腰带一起饮酒何乐可言。

园丁啊，没找到喝了不头痛的花酒，
啊，这花坛里没刺的花儿不曾遇见。

纳瓦依在苦行僧、苏非中没找到路，
大众啊，痛饮美酒让你们心灵狂欢。

二 九

她无情义一刻也不曾把我思念，
但对她的思念却时刻萦绕我心间。

她的芳名时时刻刻都挂在我的嘴上，
但我一次都不会被提到怕就命赴黄泉。

心灵总是爱慕迷恋着她的爱情荒原，
这无家的流浪者一次也不把故乡思念。

为了你朱唇的爱恋我的泪水染红了世界，
如今除心肝碎片外找不到一滴血点。
…………

划破我胸膛，别揭开发疯的护身符似的幕，
千万莫揭开，层层血迹把它围得异常紧严。

我们总没找到像消失酒馆似的安心的地方，
它的每道墙在雅朱者[①] 面前如同城墙一般。

珍惜你现在的时间，未来时间杳然，
谁也不曾从逝去的时间中把目标找见。

纳瓦依，你接近了，在福星高照者[②] 聚会上，
除你的话外绝不会对其他话语表示恩典。

① 雅朱者，《古兰经》卷十六中提及的魔怪。
② 福星高照者，指呼罗珊王朝帝王胡赛音·巴衣克拉。

三十

我把乞丐紧拴在那仙女的街道旁边，
你们用她锁链似的秀发缠住我的诗篇。

为了让所有的人都忘记爱情，
我杀害带伤心灵，让世人引以为鉴。

恋人街头的众犬若遇到我发疯的心灵，
你们让其四处都咬，将其撕咬成碎片。

朋友啊，爱情的美酒使我酩酊大醉，
把鸦片溶入我的杯中，让我醒转。

美人啊，我若高声痛哭你不要生气，
即使间或嘲弄你也莞尔一笑处之坦然。

苦难的人啊，莫寻找爱情大海的幽会之宝，
用它宝贵的想象让你们心灵喜地欢天。

你们若想画出莱丽的容貌就喻为那个月亮，
麦吉侬要喻为纳瓦依画得不差半点。

三一

黄羊皮足以让我孱弱身躯把癫狂目标实现，
我被狂石击破的头有鸟窝似的枕头就如愿。

艾沙啊，珍惜你那能解除痛苦的呼吸，
治愈我的病有她刀伤处一滴血也就遂愿。

赫孜尔啊，救命水呀，别管我的性命，
对我而言永生就是殉情在恋人面前。

如果皇帝和尊严的王位在世界上崇高的话，
对我有不幸街头叫苦的尘埃也就如愿。

巴依们心中隐藏着为金钱愁闷的话，
我心中能保留爱火伤痕就意足心满。

你需要天堂里神泉的水和达吾提的乐器，
有酒肆琴师的歌和卖酒人的酒我就坦然。

为避免皇帝事件能去天上的城堡就上吧，
有个安宁场所的虚无酒肆我也就如愿。

须知慈悲和愤怒对遁世者而言没有区别，
这过渡的酒肆给遁世者也不会带来欢颜。

苦行僧啊，我像纳瓦依半死不活别谈天堂，
它们是你的，我只要一睹恋人就称心如愿。

三二

莫说这风送来芳香，莱丽在把秀发梳妆，
莫说郁金香红艳，麦吉侬伤口鲜血流淌。

这花不是热娜花，而我在白花镜的一边，
恋人站在一边，映现出我们的长相。

既然我把花儿比喻为我的恋人，
这园里的鸟儿不是迷恋夜莺，是我不安的心房。

微风拂过乌发时，我想起恋人的发辫，
这不是因为迷恋，而是我心情悲凉。

金杯前的白绸不是为典当买酒的过滤器，
而是我的生命洁白的帘栊。

莫道我的悲鸣中没有夜莺哀怨似的欢乐，
她的哀怨也不纯是欢乐，我的悲鸣亦不纯是悲伤。

我想象着桧柏树上面的花儿，但说真的，
在心灵绿洲上它不像我那月华佳人漂亮。

美人啊，不要为你们的容貌而骄傲，
这园中去年没有一种花儿像你一样。

花容月貌的酒娘给我和夜莺斟满酒杯，
但没像纳瓦依一样出丑，夜莺也进入醉乡。

三 三

划破打开我的心房是不可能，
故意让花蕾盛开成花儿也不轻松。

苦行僧啊，莫说你为何对她容貌吃惊，
世上不可能找到一人不对她感到震惊。

压制心头之火的水不是箭镞，
而是那月华佳人的黛眉弯弓。

我就像那离别荒原上的旋风，
但旋风不像我一样流浪、悲鸣。

你的容貌通过镜子即使进了铁的城堡，
天空难把其隐蔽，仍像太阳一样光明。

花儿的不忠诚成千部长诗中均已叙述，
但夜莺的千部长诗不像人们想的那样精明。

纳瓦依啊，你从那位美人处若没看到人性，
那样她就不是人，而是仙女或是精灵。

三 四

她这铁石心肠出发上路已夜半，
如同黑夜里出了太阳非同一般。

见到太阳人们全都泪水潸然，
那太阳走后泪水盈满我的双眼。

有缝的心灵如今血流不停，
倘若公众之中传来号啕悲叹。

离别痛楚中哭泣，我向真主祈求幽会，
时而我往头上撒土，时而又头碰地面。

石头打在我胸上流出一滴滴鲜血，
这不是伤口流的血，是石头为我啼血不断。

结果是石头和尘埃落到了你的身上，
你下面虽有命运丝绸的孔洞，有何益可言？

纳瓦依憔悴的面容公开了他的爱情，
如同黎明东方泛金将太阳公开人间。

三 五

一盖上她的脸我的眼就泪花飞溅，
就像太阳落山后星星闪烁不断。

爱闯祸的眼和眉抢劫了我的信仰，
巴旦木是我的食物，酒馆角落是我的圣殿。

我的叹息越来越公开了她的爱情，
像清晨的微风揭开了太阳的笑脸。

一个吻都不馈赠，我说你的朱唇也太无情，
她嘴里有宝石，它也不像石头样坚硬酷寒。

这是你的箭钻进我心之后不停地挣扎，
我的心灵和生命相互争抢箭镞没了没完。

你如想寻求永恒的生命就踽踽独行，
桧柏笔直生长不发旁枝，总是绿叶芊绵。

纳瓦依若在她眉前付出生命你别责骂，
因为所有的人都对浮雕半成品叩首拜见。

三 六

别以为这是黄花,原是看到她的脸庞,
我的美人进园后玫瑰晕过去脸色蜡黄。

离别的利箭从方方面面都为心灵开道,
你的爱情警察把惹祸的兵带到那个地方。

你的愁闷行善要人命,是对生命的盛情,
就是说此一举救了我的命才活在人世上。

晨风虽撕破花蕾的衣领,翻遍其怀抱,
也未能把像你一样的宝贝寻找到手上。

划破心房她的利箭会从各处进来,
这就如同为了生火应该劈柴一样。

越是翻身她的芳香的乌发越会竖起来,
这就好像太阳升得越高影子越短一样。

手放到咽喉上时瓶子和我一样会流血泪,
就像亲吻酒保脚一样怨恨声一浪高一浪。

莫为食物奔波,须知真主给什么就足矣,
莫说你给吧,也莫把送来的食物退给对方。

为了结束离别的痛楚和苏非行动,
纳瓦依用九天玉杯把爱酒九次喝光。

三 七

以疯傻性格我寻求快乐有何吃惊可言，
因为讨我喜欢的天仙的性格就疯癫。

让我失去知觉限制我的心灵喝她的莱丽酒，
清醒的人们你们说这话醉者会不会喜欢？

没有纯真的幽会，离别完全是毒药，
酒保啊，让我喝口酒，送我去渴望的黄泉。

处于这状况中我这狂人怎能保持清醒，
那美女自己就是乞丐性格和酒仙。

恋人把我的心放进离别痛楚的炉中，
仿佛爱情在这心灵还有些不安。

散兰是谢赫头上的一个祸害灾难，
因为它的边襟是听爱情秘密的羁绊。

我用一句好话要纳瓦依命他会满意吗，
莫说美言再三杀害还有什么必要可言?!

三 八

那个月华佳人是否把染眉药抹在眼上？
抑或是和田的黄羊身上带着麝香？

我在她的街头身体才变得如此虚弱，
不是爱犬而是蚂蚁为散开拖着走一样。

你的许多娇媚的利箭都放进了我的心里，
抑或是你离别之火把鸟儿贵族院烧黑变样？

是那个月华佳人头上缠着镀金的纺绸，
抑或是太阳把自己的光线缠在她头上？

世上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喝得烂醉如泥，
因为吹拂你秀发的风把芳香传遍四方。

在你离别的荒原上恋人们被烧成骨头，
或者是恋人们像木柴被哀兵烧个精光。

佳丽的火焰焚烧了恋人们的身躯，
忌妒的容貌把可怜人控制在手上。

在你的聚会上酒轮不到我有水也行，
因为喝过酒的碗被你用水涮得又光又亮。

在这老酒馆我系上卖酒人腰带有何不可，
艾沙圣人不是也把它系在腰上。

同时代人要比慈悲和忠实的罪过纯洁，
纯洁的目光是，他们并不把它观望。

纳瓦依十分珍惜她街头上的石头，
所以有时把它有时把头当枕头让其枕上。

三 九

我即使危在旦夕也难摆脱离别的苦痛，
你或从离别中救我，或从离别中救命。

风儿掠过花儿吹拂着她乌黑的秀发，
世上能摆脱她蓬乱乌发的还没一颗心灵。

莫说每晚你的哀叹使人难以成寐，
一到夜晚人们总会听到这一悲鸣。

你找到心灵位置，但对叹息泪水要谨慎，
因为精神崩溃的人摆脱洪灾万万不能。

淘气美人的痛楚落入痴情人心中不必惊奇，
这也像鲁莽的孩子间难以摆脱石头的暴风。

没有你我的生命和身躯不会一个寻找一个。
主是真实的，会救这个那个于水火之中。

恋人离别使我的心被关押在愁闷的屋里，
啊，何时我们方能被解放出囚犯的狱中。

啊，你如果想要避开时代的悲伤，
就必须围着酒杯开怀畅饮大醉酩酊。

我若说把纳瓦依从你的秀发中救出来，
她会说“不摆脱苏丹的统治这不可能”。

四 十

你微笑的朱唇缠绕秀发是为了我的生命，
如同为得到神水赫孜尔进入黑暗之中。

倘若不给爱情火上洒水会烧毁我的心灵，
所以我的心愿是用你的利箭把我的心染红。

离别啊，没她为何给我生命带来这么多痛苦，
你说你的目的若是生命，我就交你手中。

消失吧，我的生命心灵，我虽如此伤了你们，
她仍不满意，那不忠实的把离别之山留心中。

你若想拿到凤仙花，别怕让人用匕首刺吧，
一捧血是你的目的，行，我甘愿奉送。

你在打人的主意，人也在打宇宙的主意，
朋友啊，行了，让宇宙和人为你牺牲。

纳瓦依啊，瞧瞧你的境况吧，
恋人前要求者多，但要求却不相同。

四一

是你脸上的美人痣呢，或是真主笔尖，
在撰写太阳篇章时浸透在其上的黑点？

如果看字时间长了眼前就会昏暗一片，
但越看你的酒窝我的眼越亮光闪闪。

我把月亮比喻为你的脸面，它在黑夜里，
从远处出现我感到是如此的奇异怪诞。

你的苗条身材总是处于生命里边，
仿佛处在字母“ جاب ”这个词汇中间。

太阳漫游离别的夜晚天没有明亮，
我叹息之箭好像使命运卖俏之马伤残。

卖酒人啊，酒的热度使你家园好像火炉，
这里的鸭形酒杯如同赛曼黛尔一样丽艳。

纳瓦依，别说我是苦行僧就放弃爱情，
所谓修道就像没味的食物会令人生厌。

四二

哈菲孜啊，这是歌曲呢，或者是灾难，
哈菲孜啊，可是你把末日带到聚会场面。

哈菲孜啊，你的声音虽使人民苏醒，
但也指出了健康之路，也祝你康健。

哈菲孜啊，乐曲如此地道，歌儿直率，
但是，却使别人难以站得稳健。

哈菲孜啊，你唱歌时人的知觉找到位置，
但是，却离开了他自己原来的家园。

哈菲孜啊，你是圣人艾沙和达吾提，
一呼吸就能够把生与死指示给人间。

哈菲孜啊，歌唱吧，莫算计伊斯兰国家，
不然的话，你会在真主面前懊悔不断。

哈菲孜啊，你是设喇子的哈菲孜[①]，
端起酒杯你会对纳瓦依神通大显。

---

① 哈菲孜，原名阿不都热依木，哈菲孜是笔名。他于 14 世纪末 15 世纪初生活在哈莱孜木和设喇子。他是以其丰富的创作成就、高度的艺术技巧为当时的文坛增添光彩的大诗人之一。

四 三

她的幸福之星让我眼闪闪发亮，
不是眼珠，是我戴上黑绸伪装。

因你朱唇离别我心头流出了血泪，
做这样水的火源也完全不必惊慌。

图谋我生命的你那睫毛利箭，
相互碰头聚首，集聚在我心房。

这是什么骑手，骑的是什么马，
飞翔时比天轮还快，高过太阳。

她的容貌之光从我胸洞落在我的心上，
命运的短剑啊，扩大那胸洞又有何妨。

给这地里撒下效果相互对立的星星种子，
每日收获的同时也出现灾难，不必惊慌。

纳瓦依，当心命运美人，她时而用乌发，
时而用黎明似的白头巾让你受骗上当。

四 四

你暗藏的神采大刀穿透了我的胸膛，
你的黛眉如同它的刀鞘，将其隐藏。

你的黛眉列队，睫毛利箭未曾站岗，
没必要为心灵苏丹的士兵排列成行。

因有恩爱我做了恋人，愁山之后压来说什么，
爱情以“ ئەين ”开始用“ قاف ”结束放在尾巴上。

你的黛眉偷了我的心，否则为啥弯着，
小偷低下了头不就是承认了他的罪状。

爱情中有人称赞麦吉侬不凡，有人也说我，
人们不怀疑我的厉害，他们了解我的情况。

若寻求恋人幽会，就和心灵纯洁的人为伴，
美酒若不清醇，怎能将酒保身影清晰倒映。

纳瓦依啊，你的心灵如果愿意朝拜天房，
就跋涉消失荒原，目的仍然是朝拜天房。

四 五

聚会中没有笛声和手鼓声，
若有响声和鼓掌还算成功。

花容月貌的酒娘，给我送酒，
我的兴致已造极登峰。

与其到清真寺列行而坐，
不如围坐酒肆大醉酩酊。

为了和恋人的幽会决裂 ，
我愿把生命全花费酒中。

到这边来，不会委屈你，
你若来更是我们的光荣。

谢赫的伪装不会失去，
或讨好这边，或为那边说情。

痛楚的纳瓦依为了你的利箭，
会把瞳孔作为目标捧送。

四 六

酒肆里痴情的石头不停击打我的胸前，
虔诚和理智的偶像也被石头砸个稀烂。

你离别时如果一丝阳光射进我的破屋，
如同把灰撒我眼中，把火撒我心间。

酒肆的人说：烧掉虔诚的百衲衣，
烧了似乎不行，它的每根线如同生命之弦。

得不到你朱唇，就把我心变土关押体内，
因为有把没命的人交给土的规矩在先。

别说为什么你倾慕那柔情似水的意中人，
可能吗，让人取悦又完全出自自愿？

因我叹息招来苦难的石击，不必惊奇，
晨风摇撼枝儿花瓣儿也随之凋残。

紫罗兰就好像低着头的老头儿一样，
老人深感生命落叶时机临近颇为伤感。

谢赫啊，莫以有罪限制我们痛饮美酒，
这也是命运给我们的一份，有何罪愆。

你如果想把黛眉的弓箭瞄准纳瓦依的话，
就把瞳孔作为弓之准星，彩带制成心弦。

四 七

我想离恋人远些，因为这会使她喜欢，
别人寻求那幽会，我却对离愁热恋。

恋人面前好坏相同，兴许坏的更好些，
这对好人是多么不公，令人心灰意乱。

有啥办法，顽固者牢牢控制了帝王左右，
正人君子像棋盘上的棋子总待在一边。

身上的痕迹是美人爱情留下的创伤，
这就像星星借着太阳的猛火在烧燃。

按照恋人的意愿由亲近变得疏远，
但从这疏远我却接近了死亡边沿。

花容月貌的佳人心黑你不必感到惊奇，
那些人外表虽然白皙内心却漆黑一团。

纳瓦依啊，别总是赫佳孜木卡姆唱个没完，
你有艾介姆或伊拉克木卡姆，要和恋人做伴。

四 八

谁如果做了恋人就会生病痛苦抱怨，
因为妒忌对所有的人总是满腹疑团。

恋人们的幽会是件艰难的事情，
日日夜夜总长吁短叹忧心如焚。

有时爱火中像鬃毛一样扭动哀号，
有时离别时像芦苇一样悲伤哀叹。

不能幽会离别中会产生各种灾难，
这样的灾难年年月月会降临身边。

在爱情街头喝不上幽会的果汁，
到酒肆做个请求者好把酒杯斟满。

瞧这痛苦，命运让两支队伍总摩擦不断，
这种状况下他们怎能不践踏在蚂蚁之间。

纳瓦依啊，你若想远离忧愁悲伤，
就应该尽快从大清真寺移往酒馆。

四 九

离别的道路修建在恋人们中间，
我的理智知觉生命心灵活动位置不变。

恋人若走了我的理智知觉生命心灵就起动，
躯体躺下，在这奇异情况面前我会瞪眼。

现在这个时机让我低下头颅，
不能让它匆忙地离开地面。

酒保啊，斟酒；琴师，弹出悲伤的曲调，
我生命的士兵把来世的大鼓敲得响声震天。

古老吉祥的赫孜尔，离别时抓住我的手，
我若步行在这荒原，似要穿破我的肝胆。

你用花瓣儿缝制好了丝绸衣服，
若穿上合身，就使用我生命的幕帘。

心灵啊，你生命的财富花费在消失路上，
毕生若是像奴赫圣人一样那才真冤。

你如若遭受同时代人的痛苦折磨，
毕生须在戈壁荒原度过寻求平安。

五 十

美人啊，你香唇叹息在我心灵穿下成百洞，
每个洞孔就如同蜂窝一样甜到了心中。

我只剩下皮包骨头，你的爱犬都不吃它，
骨头也会腐烂，如果皮张凝固收缩变硬。

这样的丧失实在是令人感到不死不活，
或你朱唇没味，或你眼睛未把离别箭射中。

我是被拴着的这样丑恶的疯子，
周围总是帕尔哈德、麦吉侬式的人要丧命。

爱情烈火在我胸膛烙下奴隶生活的印迹，
在恋人们里面我这样留下了我的特征。

在清贫的平川上自尊心越少越好，
因为旅客负担轻行走起来才轻松。

你给人们放火，纳瓦依在悲伤中燃烧，
但是和这样的情火的焚烧则完全不同。

五一

花仙子啊，你的两片花蕾朱唇非等量齐观，
你的嘴巴很窄，你的心胸太宽。

你的嘴巴并不和你的容貌争论，
因为它不等同一丝太阳的光线。

郁金香的斑点正好是在中间，
你的美人痣为什么长在脸的一边。

我的臂痕和胸伤都已公开暴露，
因为我的胳膊没袖身上没衣衫。

你若想对世界放火就露出你的容貌，
因为那火热的容颜把世界烧燃。

手伸出衣袖说我要和容貌打官司，
袖中纵伸出百双白手也是枉然。

纳瓦依的酒瘾此刻发作起来，
告诉酒保，送杯酒到我面前。

五二

风驰电掣般飞去的是我明媚的春天，
暴露出我憔悴蜡黄面容的是愁闷的秋天。

我像疯子似的总是在自言自语，
世上除我自己外别无密友相伴。

温情祥和的雨啊，我若变成她街头的尘埃，
请你帮助，在那儿我是尘埃不会飞散。

不知她在哪里真是要我的命，艾沙圣人啊，
给个喜讯，我漫游世界的太阳目标在哪边？

啊，我心灵冷漠叹息是什么就说明它，
但不管这冷漠呼吸什么，恋人都不喜欢。

真主赐予给养，每天为一个小圆馕，
我干什么在她街头像宇宙轮子似的旋转？

纳瓦依啊，当命运的色子刻上点时，
奇怪的是，我的萨卡[1] 出来的是六点。

---

① 萨卡，是用羊踝骨制的赌具。

五三

离别若在我心中对你容貌的设想加以装点，
爱情是化妆师，血是胭脂，睫毛箭是镜面。

你的眼写苦难条幅时练习了“ ئېلىپ ”[1] 这个字母，
你的睫毛艾力甫似的为把针刺入生命列队向前。
…………

心灵啊真主赐你以灾难，梦里我找到幽会，
你的呻吟哀号却作对似的偏偏让我醒转。

当爱情吹拂恋人那蓬乱的秀发时，
世界的花园里没有人不愁锁眉间。

麦吉侬啊，找到莱丽所在的地方时，
离别灾难扔来再多的愁石又何愁可言。

夜莺关在铁笼，猫头鹰置下废墟房产，
仿佛它们知道世界的主人无忠实可言。

这聚会主人的两面派行为使我心里厌烦，
酒保啊，轮到我时把迷昏药放进杯里边。

纳瓦依，离别痛苦中你为何泪雨滂沱，
若幽会时机到来你不可能蹚过这洪水水面。

---

① “ ئېلىپ ”，也译为艾力甫，系阿拉伯文第一个字母的读音，这里意为笔直。

五 四

我的黑眼睛啊，来吧，如今该把盛情宣扬，
给我眼珠上的瞳孔买下居住的地方。

给你脸面的花儿把心灵园地建成花坛，
给你身躯树苗把生命花坛建成草木之乡。

用我的心血染红你的如飞的骏马，
把痛苦的生命之弦做成你的骏马之缰。

命运啊，如果在离别的山上找到我的尘埃，
重新和成泥还做挖山工具在这座山上。

如果想让心灵和你的脸面幽会，
就把你蓬乱的头发盘绕在头上。

园丁啊，你就是用针和篱笆把这圆墙
围起来，也不能把眼睛的士兵阻挡。

朋友啊，看到她脸上的汗珠我倘若死去，
就用玫瑰花汁洗身，把花瓣缝的殓衣裹上。

纳瓦依，生命中你若想组织爱情的聚会，
就须把她的眼睛这有穗的箭做聚会灯光。

五 五

夜莺像我成了哑巴，园子像我发黄，
离开了花儿以后情况就是这样。

地上的叶子孤零零如不被践踏，
为什么像我她泪水鲜红，脸色蜡黄。

目睹玫瑰花瓣儿落入水中的人，
会以为它是我泪水里心灵碎片漂浮水上。

树枝是赤裸的大声号啕痛伤的麦吉侬，
花瓣是用针和刺在绣美人痣的莱丽姑娘。

她不理睬我因离别的痛苦发出的叹息，
感谢秋风没有给桧柏树送来一缕阳光。

这飘落在我虚弱蜡黄的脸上的我的泪水，
如同凋零的园里流向各处的清水一样。

要知道幽会是爱情花园的春天标记，
须知离别则是落叶飘零季节的形象。

草坪上的热娜花啊，摆架子有什么好处？
哪株笔直的树苗能摆脱凋零季节的掠抢？

纳瓦依啊，如果作为国花的美人王子来了，
秋季将会变成春天处处充满明媚的春光。

五 六

我彻底中断联系和同时代的伙伴，
他们与我合不来，一时也不愿交谈。

我因有野蛮行为所以害怕我自己，
在乡村荒原上与野兽做伴的人感到喜欢。

我要逃出消失的戈壁，瓦木克、帕尔哈德、
麦吉侬到我身后破坏了我的安闲。

我为了失去自尊心而感到心头绞痛，
在这痛苦戈壁我的样子如旋风一般。

大限啊，烧掉我身上的谢赫的百衲衣，
这谄言利箭缝制的衣服实在沉重不堪。

哎，集中天际上星石扔向我的头颅，
我丧失的一切都可从酒肆的土块里重现。

如我呼出的叹息笼罩了天空的拱北，
就像蓝色篇页把七重天推向了八方四面。

别提珍珠宝贝绿松石，在我盛情面前
天空星星还大不过莲花瓣上的露珠点。

如果我热衷于镶着宝石的威严的王冠，
就悬起我的头淹没在红宝石般的血里边。

我毕生为人民疾苦忧愁担心令人惊奇，
更让人惊奇的是我做的工作谁也不喜欢。

纳瓦依啊，放弃两世我找到了幽会，
因为这条路上这两座庙对我是灾难。

五 七

天晚了，还没有照亮我家的明灯，
我的生命如灯蛾焚烧在这悲伤的火中。

衣领的破处露出了我被划破的胸膛，
只要看不到我胸伤的瘢痕就行。

她的愁闷使我珍珠似的泪水流成河，
我的泪滴将世界装饰得如同星空。

满天星斗，太阳也从天马上下来，
但我光辉的太阳尚未下马步行。

救命水啊，赫孜尔可曾把我带到你跟前，
黑暗把世界变成井，我像要死在这黑暗中。

别说天上太阳落了，黑暗笼罩了世界，
因那月亮离别我叹息之烟使之黑咕隆咚。

这黑夜像纳瓦依一样哀号哀怨而死，
我的美人若来，我甘愿付出一百次生命。

五 八

家园败落，这更令我愁锁眉间，
叹息之火烧了门，我的泪水打湿墙面。

对别人甜言蜜语，我因离别吞咽毒药，
死了也罢，只要我能摆脱这伤感。

酒保待在酒肆，纵目把她的人们细看，
喝酒的人集中到这地方的酒店。

不管在哪儿只要可能找到低级趣味，
倘和恋人在一起，我是一百个喜欢。

酒保啊，今天忘了酒，像我把血吞咽，
琴师啊，上好老弦把悲凄的曲调奏弹。

我说：无情的男孩儿，月亮朝你脸走去，
他说：老奸巨滑的小偷走向恋人的街面。

眼睛啊，孤独的纳瓦依纵送命别让流血，
无论他怎么哀号，你也别鼓动让他去干！

五 九

想着你的脸面我的眼变成春天的云烟，
有啥不好，我这眼睛把地面变成花园。

我的眼珠用鲜血浇出奇异的郁金香，
我眼里出现过许多这样的郁金香花园。

它的鲜血和影子不仅催生出了郁金香，
我的眼还让离别之火烧出期待的斑点。

我的心灵如果使我穷困潦倒的话，
我的眼睛就会让我心灵啼饥叫寒。

想起你朱唇牙齿我的眼把宝石珍珠向花和钱
奉献，你别想它是否把矿藏和大海奉献。

我眼是诬告者和不保密的东西，
离别的夜晚日子过得那样黑暗。

你们别说，纳瓦依如今你别看她，
因为我喜欢的东西我的眼并不喜欢。

六 十

我在爱的路上一刻也没离开忧愁苦难，
远离她的生命我仍难以接近美人身边。

成百次守信，除苦难外没得到别的好处，
我信守不渝却遭受了那么多的苦难。

将自己的恋人视为等同于一千个太阳，
但恋人面前对藐小的千次死亡我也不看。

世人啊，你们别指责爱情路上我的丑事，
做恋人究竟有谁不丢丑而显得格外体面。

笼罩天空的不是星星，是我叹息的烟云，
世间未被这雨滴打湿的楼房谁又曾看见。

找个帮手，没有她就不可能摆脱忧愁，
她是这样的帮手，不把金腰带系在腰间。

纳瓦依啊，须知不舍弃生命交出自己，
这样的人从恋人唇间找到生命食粮很难。

六一

亭亭玉立的妩媚姿态，惊得我难把话讲，
是谁长发纷披，在她面前我的景况凄怆。

我身体消瘦，两个“ لام ”之间加上艾力甫①，
不必惊奇我成哑巴是两个造谣者站在身旁。

在我眼睛园中你坐骑足迹开放成百玫瑰花，
这就是在你爱情的路上我被践踏了的形象。

我的身心处于悲伤痛苦中，你不必惊奇，
越是想你的秀发我的身躯越像弓一样。

为幽会我祈求生命的心灵吞咽着血泪，
谢谢，如今摆脱你的爱情我得以安详。

爱情烈火这样焚烧着我赤裸的身躯，
如今我是美人痣落到要完了的痛苦人脸上。

纳瓦依啊，你的泪水沿着脸流不足为奇，
我麦吉侬仿佛变成了孩子们的玩具一样。

① 两个“ لام ”之间加上艾力甫便成为“ لال ”一词，意为哑口无言。

六二

你芳香的乌发可是脸上火花冒出的烟？
你闪闪发光的朱唇可是这火花的火炭？

这可是从太阳泉里滴落出来的水珠，
抑或是宝贝挂在你脸面和耳朵上面？

它是星星呢，抑或是那月华佳人离别时，
射向四方的叹息之箭把天空射穿的洞眼？

这是火房角上生长在火里的赛满黛尔① 呢，
抑或是我那不安宁的心燃烧在身体里边？

这石榴花似的酒杯里盛的可是红酒，
抑或是你离别新创伤里流出的血那么鲜艳。

苦行僧祈求天堂，我却祈求恋人本身，
真主啊，这两种祈求是否相同有关？

纳瓦依啊，你莫言帕尔哈德的伤感，
它可是灾难山上我狂爱招致的麻烦？

① 赛满黛尔，传说中不怕火的鸟。

六三

每晚他醒来都看不到帮手恋人在身边，
就把影子当帮手诉说忧愁，不必骇然。

毒蛇若进他的怀抱，又怎么能睡着？
每晚睡不着也是盘发萦绕在思想中间。

那睫毛的想象把世界搞得一片黑暗，
铺盖里有无数的刺，枕上怎能合眼？

晚上我不叹息并不是没有原因，
离别之箭射中某人心灵呼吸都困难。

他的生命蜡烛怎么能给予光明，
愁夜离别的露珠落在他心里边。

心灵啊，把失望的土撒在你创伤上，
命运的瓶中幽会药谁也休想找见。

离别之夜如果命运不为纳瓦依服丧，
为何穿上黑衣，把泪水星星洒到地面。

六 四

我把你爱情的衣襟用生命之手牢牢抓上，
一想起你我就会把自己完全淡忘。

无论朝哪儿射箭，她的箭总会射中我心灵，
因为我曾让她把生命的蜜汁细细地品尝。

人们说你的恋人和其他人痛饮美酒，
弄清这一点前我只好把血吞咽肚肠。

朋友啊，寻找幽会之灯莫为之拼命，
它越是发亮我的心里越是爱慕欢畅。

离别之夜只要有苦难她会来我面前，
但我想幽会的白天，以壮我的胆量。

谢赫啊，在僻静处谋生是奇怪的事儿，
你别责难，我在虚无的酒肆自会畅想。

纳瓦依无意间叹息之火烧干忍耐树苗，
如今用泪水浇灌它使之发绿茁壮成长。

六五

离别和兴趣折磨得我要命赴黄泉，
大限啊，你来把我救出这一苦难。

眼珠像郁金香似的发红任它去吧，
它常为你的忧愁把杯中之血吞咽。

你和别人饮酒，眉来眼去要我的命，
我默默吞咽血泪只能远处纵目观看。

小孩子们吵吵嚷嚷地扔出了石头，
我像乞丐吓得怎么也出不了房间。

啊，我用你爱犬的陶盆痛饮清酒，
像清新神水似的味道何时能洗完。

你自己要从玉液琼浆中寻求生活，
这破亭飞的蝙蝠不会对艾沙缠绵。

琴师和纳瓦依的心中怎能欢乐，
我如果离别，她就会离得很远。

六 六

谁也不像我处于与恋人离别的痛苦中，
切不可像我一样丑恶行为环宇出名。

只能是我操心来诉说恋人的爱情，
其他任何人都不得提及她的芳名。

主啊，无论你给我怎么指出她的压迫，
但是任何人都不可能得到她的爱情。

我是死了，但是绝对不可饶恕任何
忠诚恋人服丧时悲痛追念的哀号声。

朋友啊，别说我用劝说和心灵繁荣家庭，
它破坏了我们，真主啊，让它永莫繁荣。

那花儿整整一夜与酒杯周旋，晨风啊，
须知，诉说我的景况时切莫沉醉不醒。

我为和恋人幽会而高兴，但被赶出街头，
纳瓦依啊，任何人都莫为财富得意忘形。

六 七

命运画家为亭亭玉立的佳人画像，
不喜欢模仿月亮太阳，画作别样。

那美人姿态娉婷，莱丽的爱情消失，
举起我癫狂的烈火旗帜，麦吉侬失去声望。

她舞动白皙的身躯，露出笑脸，
做桧柏伙伴羡慕花儿的人不再亮相。

在你脸前我的心多可怜，爱你朱唇而吞血，
天下的流浪者啊，不时地告诉我他们的情况。

我虔诚的念头被熨平，念珠线成了乌发，
我的位置是酒肆，那里像看中国戏一样。

在她街头倘能幽会我就绝对不会进天堂，
下地狱也罢，我也绝不会离开她的身旁。

喷香的风儿骤然送来你秀发的芳香，
我甘愿被她的锁链锁住那会更疯狂。

谁知事情的秘密，谁能解开这疙瘩？
啊，这愁闷总是让我的心惊奇震荡。

纳瓦依，你直走，就在虚无街头避难，
舍弃苏非派和清真寺，经营玉液琼浆。

六 八

她的朱唇在微笑,抑或是在让生命苏醒,
说它是我精神的安慰,或是生命之生命?

是锋利的尖刺扎进了我的心灵里面,
是箭镞或是睫毛的利刺我难以说清。

心灵啊,毁灭世界时什么最为厉害,
是奴赫的漫天大水还是泪水的洪峰。

什么最是要人命?请你把它说明,
是爱的痛苦抑或是离别更为凶猛?

人啊,为杀害世上一个你倾心的顽皮鬼,
是娇媚的公开杀害还是暗中灾难逞凶?

她杀害了纳瓦依,但是我却无法弄清,
这是讨人喜欢,还是让人迎合她心灵。

六 九

除你我若倾心别人就让它被焚烧精光，
各人自有心思，若是生出爱也是同样。

我若要求与其他任何人幽会，不得好死，
其他人若想和你幽会，其下场也是同样。

我若欣赏别人的容貌，就让我瞎眼，
其他人若把你容貌欣赏也瞎眼成盲。

除你我若乐道他人就让我舌头烂掉，
其他人若乐道你，烂掉舌头是其下场。

那个姿态娉婷的美人漫游园子的话，
嫉妒让每朵花仙的眼睛对我都喷射火光。

谁也不像我的美人一样说得娓娓动听，
太阳虽把每条光线献给生命也难赶上。

结果涉及到我的生命，卖酒人啊，
如今送上一杯，好让其在酒肆大出洋相。

没有医生能治好我的疯病傻气，
你们唤巫师，他能治愈美女恋人的内伤。

忠诚的心灵如果公开了它的恩情，
命运把它像念珠一样会经常照亮。

纳瓦依啊，你莫落入世间美人的圈套，
太阳般的脸周围黑夜似的乌发披在肩上。

七十

是让我说我的愁闷还是无忧无虑的事端，
是让我说我的心境还是取悦心灵的苦难？

是让我说苦难爱情的灾难和艰难，
抑或是让我说陷进奇异中的热恋？

是让我说我的无数苦楚和病疴的沉重，
抑或说这难以忍受的创伤的恐惧不安？

是让我诉说心灵的幽会花园的愿望，
抑或是离别锐刺扎入我心与命休戚相关？

是让我诉说不忠实的恋人的麻木不仁，
抑或是她对别人的忠诚，给我的苦难？

是让我说命运的压迫，人们的苦难，
抑或是美人不顾我的境况心思不专。

纳瓦依，恋人提出请求，我该怎么办，
是因离别而哀号，还是为幽会而狂欢？

七一

像光辉的太阳每晚进入幕帘里边一样，
我那夜晚的明灯也就到了僻静的地方。

她和朋友们每晚都欢乐笑得像晨光似的，
我让心灵蜡烛般燃烧，珍珠坠落到地上。

我赤裸的身躯因太阳离别而如同天空，
爱情的烈火中每晚都出现成千的暗伤。

打盹儿的醉汉啊，打听这病秧子的景况，
每晚想起你的朱唇，生命垂危令人惊慌。

劝导者啊，让我夜晚怎么能暗暗地祈祷，
信仰和理智的旗帜竟擎在非穆斯林手上。

一天晚上会来问我的景况，以前曾问过：
“每晚哀号哀叹的那个恋人在什么地方。”

纳瓦依，奏响悲鸣曲，备好你眼之酒心之烤肉，
每晚那月亮的想象都来客游这间平房。

七二

“戒掉饮酒”，劝告者对我进行规劝，
哎呀，手拿它，嘴喝它，我有何罪愆？

劝告者啊，我喝酒并非出于自愿，
仪表堂堂的劝告者、恋人都能证验。

苦行僧对我说要放弃痴情和酒杯，
若不是傻瓜怎能对狂人这样言谈。

酒保啊，把酒杯之灯放在我面前，
切莫在修道遁世的黑暗之中迷乱。

就用这明灯带我到酒肆那边，
莫在修道的黑夜突然命丧黄泉。

让我的头颅枕在酒肆的门槛上面，
乞丐和帝王都会在它的门前出现。

谁在庙宇里提到神佛的法名，
若说“毕斯米拉”[1]，纳瓦依跟着也会去念。

---

① “毕斯米拉”，意为以真主的名义，以安拉之名。穆斯林在做某件事之前，特别是进餐时念的祷词。

七三

酒里未投下我身影，也许我自己深入酒中，
酒保不相信的话，我的昏迷完全可以作证。

出了酒肆，穿上敬神对襟长袍我去清真寺，
卖酒的小伙儿啊，这长袍成了我脖上罪行。

逃离愁闷后我到酒肆，卖酒人啊，真主
保佑你，酒坛后给我找个庇护地方可成。

酒肆里我酒意正浓食粮被酒保小伙抢去，
我若想不到念珠和谢赫，莫下责难之令。

机警的人玩得得意，头上散兰掉了莫惊奇，
人醉时反戴帽子乱骑马是经常会有的事情。

为酒可把念珠放进坟墓，别羡慕他的串珠，
就是一千次努力这也难成心灵鸟儿的洞孔。

为美酒祈祷的的每只蚊子也是一只大象，
要保卫饮酒人，愁苦士兵如果大肆进攻。

我若用我的脸面来打扫世间酒肆的道路，
其原因我是领路人在卖酒人面前应该先行。

你脚下是篝火的灰，光头上是爱情之火，
纳瓦依啊，这样的帝位王冠与你这帝王相称。

七 四

啊，为了某人的愁闷我又悲鸣，
多么不幸啊，我遭遇到了灾星。

原告啊，你的责骂使我沉睡过去，
行了，行了，你说什么我都赞成。

你朱唇的蜜汁是医治我痛楚的良药，
医师啊，我是病人，发发慈悲恩情。

每天夜晚都为一个太阳悲伤忧愁，
悲伤石头击得我浑身像受伤的天空。

谢谢，理智破坏了苏非派僻静的房间，
我又在爱情的虚无酒肆里面卖酒打工。

倘我嘴干，呼吸困难，跳起来不必惊奇，
我把发疯的高明骑手的缰绳紧抓在手中。

失去理智，没有知觉，心燃烧，断了气，
纳瓦依啊，如今你得感谢我一身轻松。

七五

我愿将你飞马的掌作为头上的桂冠，
如同印度人将孔雀羽翎插在头上面。

你脸上若映出美酒，酒中亦有脸的倒影，
有时星星映出彩霞，有时彩霞映出星团。

倘艾山乃比孜将太阳般的酒杯捧给某人，
为什么不把欢乐愉快的聚会捧上蓝天。

你看，我的王位夜宫用石头和土建成，
砖是我身上的被褥，石头是头上的靠山。

啊，她不是吉卜赛美人，而是凶手，
其每根睫毛都是故意让人流血的短剑。

造物主的秘书把世界绿洲的花叶做本子，
也难以写出你的花容月貌的方方面面。

纳瓦依，你像鲜花的恋人，好像夜莺……
做像桧柏树样的孔雀，你若心甘情愿。

七六

冬季总给人的生命带来上火败火的病症，
酒保啊，兴致之毒不消，把解毒药快送。

挑选好饮料，组织晚上相互交谈，
下边的少妇点燃冰清玉洁般的明灯。

酒保啊，用高度酒使聚会更为热烈，
演奏者啊，吹笛，让这火烧得更旺盛！

爱情樟脑遮住时代麝香，色白如樟脑，
麝香样的香酒为什么不喝个大醉酩酊。

博学的人为秘密痛饮寻找夜间黑暗，
这大白天什么东西怎么也辨别不清。

当那太阳光芒撒在雪上时可是我脸上的汗，
抑或是我的泪或水的激流我一时还难说明。

纳瓦依，醉卧雪上手执斟酒陶器，命运啊，
展示凯赫斯劳王位和杰米西提酒杯的盛景。

七七

心灵啊，热爱吧，你身上最终来了生命，
我愁闷的生命啊，欢乐吧，生活会永恒。

那美女旅行归来了，我变忧愁为喜悦，
心头旧苦愁没了，身上有了新的生命。

理智啊，收起兵勇，忍耐啊，莫荒唐，
苏非派啊，莫要吹牛，世界正在暴动。

一离开她，我把我的心灵作为伙伴，
我的心来了，我知道来了那不可爱的心灵。

那帝王秘密来了，我满意自己竟不知道，
如果她不是仙女，为什么眼睛会看不清。

命运听我呼号，大限同情我的生命，
我凋零的绿洲如天堂花园万紫千红。

琴师啊，奏一曲，纳瓦依啊，你也弹唱，
酒保啊，喝上九杯，时代主人出发行动。

七 八

啊，你朱唇的蜜汁神水味道一样香甜，
如果你的朱唇和我有缘更是乐趣万千。

夜晚离别的万般痛苦几乎毁了我自己，
我的状况是遭陷害受苦难呻吟不断。

你幽会的财富如果还没我的悲叹多，
离别的痛苦总是让人哀伤难过悲叹。

我的心中如果有你朱唇的痛楚气喘，
这有什么，瓶子美酒不是密切相关?!

美人啊，发狂的心向往你的容貌，
仿佛我这狂人成了烈火和伙伴。

园丁啊，生命像晨风是恋人的信使，
她的图像完全能够见证这个意见。

纳瓦依日夜思念你的脸庞和美人痣，
他的眼睛如同饱含血泪的郁金香的伤瘢。

七 九

那月亮以自己的光华使世界受到尊敬，
但是，不知为什么不把我这狂人放在眼中。

尽管为了她命运使我身躯背驼腰弯，
我的眼总接近她的踪迹，这要不断谢声。

人们越是劝告我，我的爱就越是坚定，
诚然，倘若鼓吹火势怎会不越加旺盛。

我的根根睫毛都写出了对离别的阐释，
命运将我的睫毛做成笔插进墨海之中。

那月亮走了，给我留下许多苦愁灾难，
不错，当然这也是赐予我的一种恩情。

爱情篇章里命运写下痴情人的方方面面，
命运同样也写了我作为他的同庚。

我眼中饱含着血泪，这有什么值得惊奇，
“ ئەين ”的后面加上“ دەم ”就成为“ ئەدەم ”没了踪影①。

花园中间花儿开放银白色一片，
但落叶季节它的瓣儿就会凋零。

你的箭伤把纳瓦依的身躯变为陷阱，
所以幽会的鸟儿不会栖落而飞上天空。

---

① “ ئەين ”即“ئ”这个字母，后面加上“ دەم ”就成为“ ئەدەم ”一词，意为没有、无。

八十

心灵啊，来吧，灾难聚会上我把愁酒献，
我为自己的困难服丧，在死亡以前。

人们头戴用我叹息之烟做的孝布痛哭，
在办我的丧事以前让我自己现在就办。

给世人带来这么多恩情，自己却受苦难，
心灵啊，来吧，如今我要离开整个人间。

心灵啊，别放开歌喉歌唱欢乐的歌，
谱写哭歌，我会使你得到片刻的狂欢。

酒保啊，我的痛苦除沉醉之外别无他治，
拿酒来，一时我独斟自饮，一时让你干。

劝告者啊，在酒肆里就让我随心所欲，
沉醉不醒，撕破衣领，悲歌唱个没完。

纳瓦依啊，世间和世人中没有信义，
就让我紧紧地抓住信义之弦的尖端。

八一

美的火把啊，你的容貌是金匣耀闪，
里面的图书是蓝宝石，还有金钱。

你的容貌是奇异的月亮，天空是其蓝衫，
星星是你镀金的身上的花儿格外鲜艳。

你容貌的清澈任何时候都胜过明镜，
仿佛明镜的闪光远远超越了湖面。

那美人在郁金香花园，黄花中仿佛黄金，
一个穿平绒衣的人比月华佳人更为娇艳。

爱打扮的人啊，莫给她相貌处处描上痣，
印度人没有办法能混杂在和田人中间。

你别想和时代的小媳妇结下秦晋之好，
是美人，以后变成魔鬼的小媳妇屡见不鲜。

纳瓦依啊，用奥斯曼和细眉骗人的纵是仙女，
最终会和魔鬼一样以讽刺者的身份出现。

八二

我的坟墓出现在恋人们的陵园的地上，
帕尔哈德削平它的石头，麦吉侬在这地方。

你说别多看我的脸，如果脸是这样的话，
我的眼被爱情热力融化流去之前总在观望。

从你的妩媚中大限学会办人的丧事，
这样的大师，自然很快会成为内行。

莫道面纱遮盖不住她的容貌，
黑夜怎么能遮盖住月亮光芒。

没有你什么时候心灵在花园漫游，
仿佛赛满黛尔[①] 在火焰里行走一样。

接受穆斯林的心灵因她娇媚亵渎神灵，
抛弃了穆斯林想做异教徒也很平常。

扎进我心灵的每根尖刺都是一句话，
每根纵说百句话也难完全说明自己状况。

你若想寻求安宁，先要消除掉担心，
谁若不担心的话，放心也是空想。

纳瓦依把你的身躯比喻为桧柏树的话，
可怜人想以此不当的叙述来把诗人当。

---

① 赛满黛尔，可以在水和陆地上生活的短尾巴野兽。

八三

我愿面向遭受欺凌的我生命的发狂荒原，
一下子摧毁我潦倒的生命使之不复再现。

命运的压迫纵然使我变成为尘埃，
别人也莫把我的泥土当图蒂亚找到手边。

坟园的穷人们没察觉到我坟墓之灯，
如果着火房屋家具全都会毁于一旦。

别问你去哪里，我支配不了自己，
我把支配权早交给了命运手里边。

鲜红的泪水流干，只留下蜡黄的脸，
命运的压迫把我的春日变成为秋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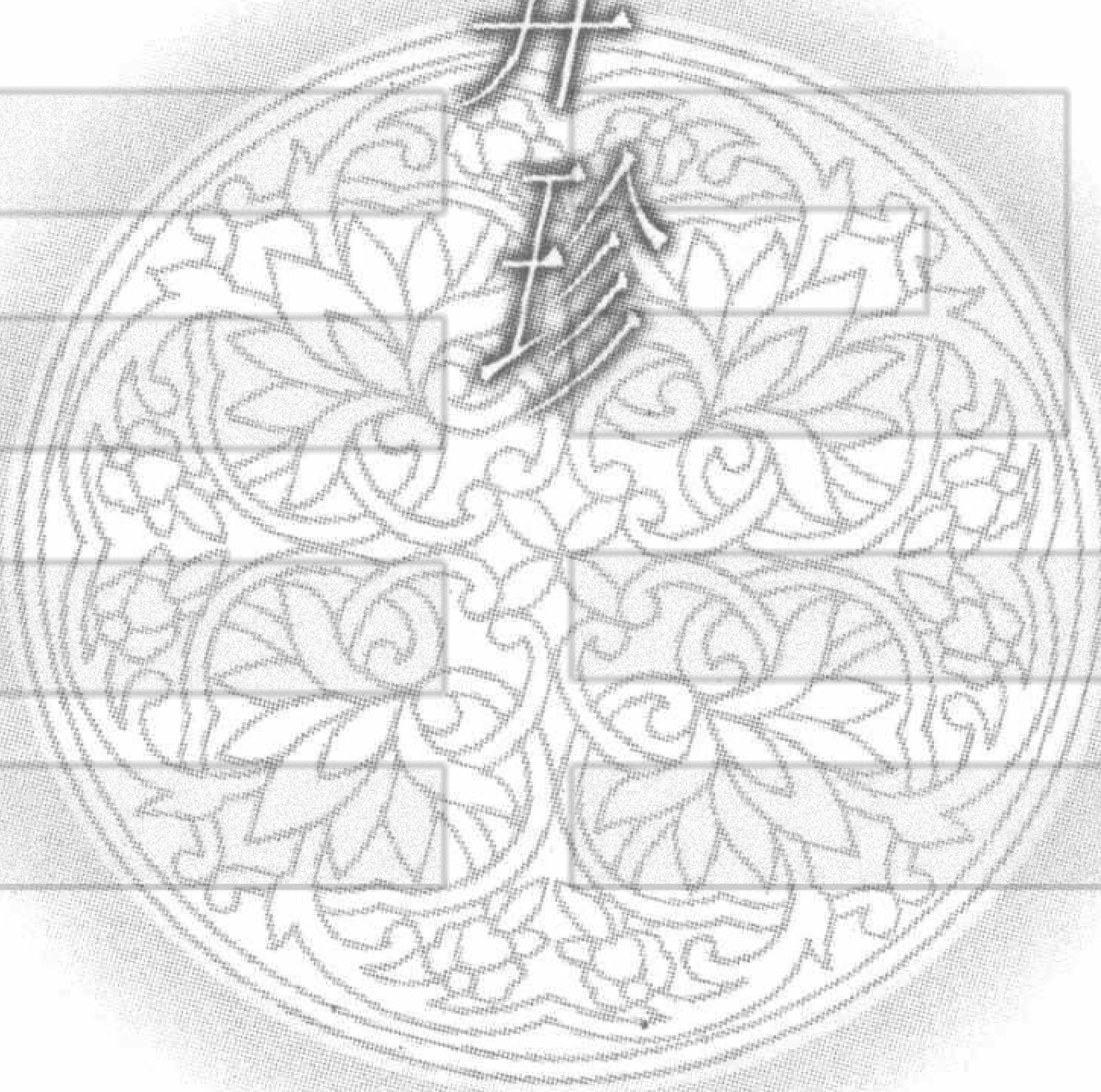
离乡背井扔下恋人只身而去又有什么，
我的乡亲和恋人给我带来了无穷灾难。

任何人看到我破碎的心和血染的脸庞，
都会对我的境况深深地表示痛心伤感。

生命的美酒着实让我头脑发晕，酒保啊，
再给杯中放下致命的毒物让我把瘾过完。

只要不离开世间，就难以找到安宁，
纳瓦依烧光我的一切，让我骤然摆脱羁绊。

青年的昇珍



八 四

谁如果遭遇到了爱情创伤这个灾难，
爱情创伤就是领地，痛苦就是康健。

爱情街头的尘土是这样的珍贵，
价值比一百甚至更多太阳绝伦超凡。

谁如果用爱情酒肆聚会的破陶器饮酒，
那就会对杰米西提的酒杯也兴味索然。

谁如果穿上用爱情的旧线毯缝的百衲衣，
它每根硬毛都能成为天空拱北的套索圈。

如果点燃了恋人身上爱情的火焰，
那就如同把皇帝的金龙袍裹在身上面。

那火中飞出的每一火星犹如一次闪电，
把成百皇位王冠烧成灰的就是那火焰。

情火落到头上的人家若冒出了烟，
那还需要什么帝王式的帐篷和金冠？

替代给财富王冠若能得到爱情的火星，
就会烧掉自负，这样的财富又能何干。

酒保啊，来一杯，让它燃烧像狱火，
但在天堂路上流的水愿它清澈如泉。

如果我醉意朦胧地进了地狱的话，
有眼泪的洪水地狱怎能把人烧燃。

纳瓦依啊，你创作的歌朴实无华，
国王修改加进珠宝首饰后金光闪闪。

八五

那月华佳人的离别让我又回到人间，
这样的活着着实令我羞愧感到汗颜。

那个淘气的美人用她的盛情杀人，
我要死去，因为她对我未施恩典。

她要杀我，我的遗言是，怜悯吧，
我的心灵很快也会消失不见。

收起离别之箭时，做鸟儿有什么好处，
在这种状况下这双翅膀能飞到哪边？

离别之夜尽管对我是墨水，天空是墨水瓶，
但是绝对无法写完我遭受的种种苦难。

既然恋人处处展示自己的容貌和柔情，
所以破屋和佛庙对我一样没不同之感。

纳瓦依啊，比喻不等同于本身，劝告者啊，
赫拉特城的街头对我如同天堂绝伦超凡。

八六

如不把那美人乌发做锁链，啊，心灵，
如今你有什么办法，你只好疯疯癫癫。

如今纵然有千千万万灾难也得承受，
让你厌烦这事你不听我的千般规劝。

我责备你什么，支配权不是在你手中，
命运之笔将这写得清楚，莫再生疑团。

你在爱情的熊熊烈火中燃烧焚化，
为摆脱你谋略，如今有啥好处可言？

我在燃烧，你自己也在燃烧，
干什么让我非得找你的缺点。

你要原谅饶恕我这个痛苦的人，
但我说的在你面前被一一证验。

倾家荡产者闪电般地摧毁你心里的念头，
纳瓦依啊，如今规劝修复有啥好处可谈？

八七

节日这天人们看到了你的脸面格外吃惊，
你的面孔是人们的节日，我愿为你牺牲。

节日那天地上的不是灯，天空的不是星，
而是地上天空惊奇地望你的千万只眼睛，

节日没有尘埃，随着你脚步到来，
为了布施它自己整个广场在震动。

节日看到你的飞马驰骋飞腾的人，
“这是群星的皇帝太阳”的话声不停。

上天把帐篷形的天空给你做盾，
是为收回灾难用以保佑你的安宁。

给我的过节钱就是给我病体以健康，
对你我的心乐观，生命满怀殷切之情。

当你穿上各式各样的长袍的时候，
切莫把节日穿百衲衣的穷人欺凌。

命运啊，莫让节日集聚的人们觉得伤感，
这些集聚的人只是你几天客人来去匆匆。

纳瓦依啊，节日这天如果苏丹对你尊敬，
你宝贵的歌像主麻日念的劝谕经样光荣。

八 八

你穿上金纽扣儿的绿长袍华丽非凡，
这使人把果实累累的橙色树苗思念。

是这样阔气的长袍，遮住出汗的容貌，
如同花园里的露珠遮盖住了花瓣儿。

天哪，这是什么身躯，不，不是身躯，
而是天堂树苗，花儿盛开，花瓣蜜样甜。

你的脸面如清澈的水，掀起愤怒波浪时，
她的美人痣如同芙蓉花儿盛开在海面。

你的街头是这样一块美丽的花坛，
其树苗、花儿和缬草天堂也少见。

苦苦找我不安宁的心灵，谁都不知道，
如果我到了她的街头，消息会到耳边。

我厌恶清真寺，如今该去酒肆，
那里漆黑一团，这儿明光闪闪。

酒杯纯洁，酒肆的人纯洁，酒保纯洁，
到这里的人除了纯洁什么也看不见。

纳瓦依的歌色彩斑斓又流畅，不必惊奇，
因为他的全部心血和泪水都渗透其间。

八 九

在美人面前我的一切全都一样，
如同阳光前所有尘埃也都相当。

瞧，我的眼前的大海江河，
仿佛是出现在大海前的清泉一样。

幽会时刻地狱之火产生的斑痕，
离别斑痕前像火炭儿的花儿开放。

穆斯林啊，这是什么样的情况？
情火让成百穆斯林在非穆民前受到欺罔。

人们说他是麦吉侬，这是真的，
他赤裸的身显示他破碎的心房。

谁若是有知识的人就喜欢清贫，
在他们面前和世上尘埃相当。

纳瓦依啊，我愿在晨风中走向黄泉路，
到苏丹面前时他会知道这穷人的情况。

九 十

她脸上的泪珠是如此的闪闪发光，
啊呀，哪儿出现的太阳这样明亮

你若不让世界燃烧，就别走出九层帘幕，
纵你取掉六七层帘幕，两三层还是原样。

仿佛太阳的倒影在水中颤抖晃荡，
沉默美人肖像出现在我泪汪汪的眼眶。

一睹美人红宝石似的朱唇我就发疯，
我把生命之弦做绳是为将她牢牢捆绑。

那位月华佳人寻问了我的爱情痛楚，
我只是一百次叹息，不愿一次答腔。

这花坛开的不是花蕾你晓得是夜莺的心房，
爱情将它烤成羊肉串儿，用的是火花热量。

纳瓦依啊，如果你真的不想结束悲伤，
如泡沫浮在水上，你绝不可离开酒乡。

九一

花季每朵花儿都有夜莺为之歌唱，
我心灵鸟儿则因新创伤哀号悲伤。

一朵花儿离别时我的心像盛开的鲜花，
我咬呀咬纵把马蜂咬断也绝不会把她释放。

你离别的叹息破坏和震动了心灵，
如同风儿吹得花蕾一片片地飞扬。

我因伤而倒下，亲吻着你的脚掌，
你桧柏似的身躯出现在我的前方。

花儿啊，你纵有恩夜莺，可因和刺接近，
哎呀，一刻能使它几次复活几次死亡。

我情愿品尝酒肆的人手中的苦楚美酒，
但在苏非们的斗篷下品尝却非我愿望。

纳瓦依啊，生命会像风一样地逝去，
你该欢乐，跑得再快也难把风追上。

九二

我花容月貌婷婷的美人若漫步花园，
娇艳的花儿也会羞红脸面枯萎凋残。

纵在我身上穿千百洞也难找到心灵，
如同不论怎样扒拉灰烬也找不到火炭。

我冷漠叹息的光明少，多是黑暗，
就如同那冬天夜晚长，白天苦短。

受伤时我如果走在那条街道上，
一步呼吸两次是因为格外疲倦。

悔恨饮酒，我没把酒瓶挂在脖子上游街，
而是在酒肆的人面前双手高举乞酒不断。

酒保啊，我的嘴唇是这样的干燥，
你纵然斟满天空之杯我也会喝干。

大限啊，离别中你要了纳瓦依的命，
生命和他相互从对方摆脱了灾难。

九 三

春天对别人是享受，对我则难安宁，
我的景况让闪电发笑，白云哭出声。

仿佛清澈的水淹没了黄土一样，
花儿的心思不会牵挂我的身影。

花蕾走了，我会咽不下饭食，
水仙走了，我再也难入梦境。

对人们会吹来幽会的清风，
给我的是离别之火燃烧熊熊。

世界园中如果没有花儿和我幽会，
离别毒刺的痛苦就足以使我丧命。

遗憾啊，青年时代在旧酒店中，
在她的压迫折磨下疲于奔命。

如果没有幽会，还是失去知觉为好，
酒保啊，酒杯还是快些转个不停。

几杯美酒落肚，在这败落的酒肆里，
我自己要开怀畅饮喝它个大醉酩酊。

九 四

我隐蔽的痛楚最终公开为呻吟哀鸣，
保存的秘密泛滥在我睫毛的洪水中。

我隐藏了破碎心灵，但我的眼睛，
奔涌的血泪最终还是将它揭露指明。

离别大山出现在我胸前隐蔽的创伤，
我的衣领被撕破之声向大家做了申明。

啊，爱火在我心上烙下隐蔽的瘢痕，
又刻划出人们的胸伤，使之痛不欲生。

其兴趣姑且不谈，她的折磨令我欢乐，
但在以后的离别中我却落下坏的名声。

我的阿訇，异教徒眼里你的发饰如此，
最终我进庙忧愁中好像是大醉酩酊。

绣着离别花儿的我赤裸裸的身躯，
最终在爱情的街头宣告我发疯。

时代的绿洲上生长的多少笔直的树木，
最终我们难以看到其影子般溃败的情景。

纳瓦依啊，你若想从幽会中寻找永恒财富，
最终没有失去难道还有掌握它的可能？

九 五

敌人尚能怜悯同情，朋友让人吃尽苦头，
心灵啊，如今该找敌人，不可再交朋友。

朋友们啊，我的敌人总是恼怒生气，
朋友也让我这可怜人常把委曲受够。

如果敌人使我身体受伤，那也随便，
但朋友的折磨伤了我心，鲜血直流。

我的呻吟哀鸣让敌人整夜难以成寐，
因为朋友的折磨我染上了浑身病魔。

我要死了，为什么不死，敌人以朋友的
面目朋友以敌人面目出现在我的前头。

我牺牲了生命才交了这么多的朋友，
但却一点也不忠诚，敌人笑它不过头。

莫因命运的慈悲而骄傲，它不会忠诚，
无信义的敌人任何时候也不会做谁朋友。

酒保啊，为了友谊斟酒这没有痛楚，
任谁有多少敌人，但你和大家是朋友。

仿佛纳瓦依死了，朋友们集聚痛哭，
你的爱犬起劲地大吵大嚷仍嫌不够。

九 六

她朱唇的甜蜜微笑能医治我的心灵，
如同用玫瑰酱治疗孱弱的人的疾病。

医生啊，别轻言那些放弃爱情的话，
劝谕方法医治不了要死之人的病痛。

没有她我会死去，纵有美人有何好处，
即使找不到她，想象她和本人一样有用。

医生啊，把我的心灵拴在她秀发的链上，
对付疯子的恰当办法就是要拴紧莫放松。

她的爱犬不断地把我赶出她的街头，
我的肝胆因之破碎，虚弱得痛不欲生。

为了摆脱时代的苦难须喝醉发疯，
因为就连理智的思维也显得无能。

纳瓦依，离别的痛苦总会毁灭，
她的痛楚若是断了命运会接通。

九 七

明明看到我的痛苦你也不表示同情，
我流了这么多泪水也没见你一丝笑容。

在你离别之火中我这样痛哭哀号，
你的心里却一点儿也不疼痛。

我的叹息泪水合起来使天下大乱，
面对这漫天大水你一点也不惊恐。

我渴望你的温情话语因之生病，
你居然没有一句安慰我的话声。

我向爱情缴械投降的心灵啊，
受了这么多苦你也不叫苦哀鸣！

命运啊，你给痴情人只赠送苦难，
丝毫的舒适安逸也难以满足享用。

纳瓦依啊，厄运总落到你的头上，
你根本无法唱响欢乐的歌声。

九 八

离别中我缠绵悱恻，酒保把酒斟满，
无论多少杯你都斟上，我会喝干。

聚会上的人饮它时如果力不从心的话，
那就会全都合在一起一下子送我手里面。

一杯酒我也会满足，但我的苦楚太多，
我会喝个没完没了，你要不停地把盏。

我若不经常大醉，离愁怕要将我毁灭，
真主万能，你同情我的生命就把酒斟满。

我若能幽会，而你如果又加以关怀，
给游客也要斟酒，对她要多多把盏。

她和我两人都酩酊大醉，随你自己的便，
或允许别人摆脱聚会，或者把酒杯斟满。

苏非啊，你进了酒肆，出去很难，
喝了后就难随你之便，你得把盏。

卖酒人啊，纳瓦依把苏非派袷袢放进坟墓，
他若清醒就会败兴，所以你要将酒杯斟满。

九 九

在你花容月貌面前理智软弱无力，
你若想叙述它语言更是徒劳无益。

当你骑上容颜千里马驰骋的时候，
理智只能被踩在蹄下无声无息。

你仔细瞧瞧这小小的孩童幼儿，
老人的理智是多么的惊奇。

爱情格外地重视我的发疯癫狂，
然而理智对它却这样粗心大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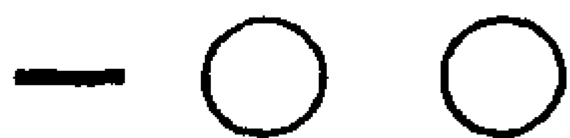
理智如果寻找幸福的财富的话，
那么在爱情的街头就只能受气。

理智以惊慌使人陷进深深的忧郁，
酒保啊，因此快把玉液斟到杯里。

有这样清醇精制的饮料的地方，
理智就会毁灭在虚无的洪水里。

酒肆里的老人如果打我的话，
卖酒人也会打老人理智的脸皮。

主啊，赐给纳瓦依爱情缘分，
但首先要彻底消灭他的理智。



没像你身姿直的树，如你脸似的月亮，
树虽也有其果实却不像你的朱唇甜香。

我的眼泪渠道流得这样的欢快迅速，
即使我打着盹儿，也难将这流水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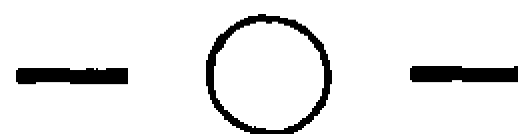
一提起她的名字我就失去知觉，
体内没留下我生命的一点形象。

医生啊，你为慰问心灵特意而来，
须知她对你我都没有告诉过流浪。

无论是多是少我的泪水都洒在你的路上，
无论是有是无我的心灵都是你马的草粮。

农民啊，在这座花园我做过多次试验，
栽忠诚树苗的人所得果实只能是悲伤。

和你离别已让纳瓦依遍体鳞伤，
他人看到会说他没在自己位置上。



你离别时天堂花园在我心中有地狱之感，
没有你鲜花盛开的园里在我眼中毒刺布满。

她不是鲜花盛开的园里不断开放的花儿，
而是我流下的鲜红的一滴滴的血水泪点。

别以为那是海这是山，其中之一是泪，
另一个则是我心灵里离别的深重灾难。

莫说乌云片刻间怎么会把天空遮拦，
这难事在我叹息之烟面前也很简单。

如果空中响雷的话，处处都会闪电，
一是我的哭声，一是心中叹息的火焰。

哪里有片刻都不停息地落下的雨水，
它是美人离别时我眼中泪水漫天。

你若理智就别随便承受恋人的离别之苦，
谁若做这样的事，会像我一样愚笨可怜。

谁不曾遭受离别之苦一味痛饮幽会琼浆，
无刺的花儿不可能开放在世上绿洲中间。

朋友们啊，你们别对纳瓦依再三规劝，
他现在晕头转向正处在离别痛苦里面。

一〇二

生命中有你爱情，或爱情是生命本身，
我痛苦的心灵是你爱情痛楚的家园。

我就是死了，你的爱情痛楚的瘢痕
也会成为生命间相同标记的两个点。

漫长的离别之夜我的泪水变成锦霞的颜色，
你若不用黎明的绸子包扎它天空将被血染。

天哪，有赐予生命的精美朱唇、神水，
我的生命为什么还是如此的虚弱不堪？

她的箭什么时候使你心灵受到恩典，
箭如果是鸟儿，鸟巢就是我的心间。

花儿的叶子打上露水就会沉甸甸的，
夜莺啊，你的工作就是要不停地哀叹。

纳瓦依啊，我环状的叹息之烟直上青天，
它仿佛是梯子为了登上那月亮的身边。

一〇三

朋友们，莫做世上人们的恋人伙伴，
不只恋人伙伴，连情人也不可承担。

莫给他们去找情人，让其去扎姘头，
这会给你生命招致无穷的痛苦灾难。

管理的人到我面前，以后未能受到恩典，
你们别像我变为丑陋的乞丐生活在人间。

别人用幽会享受生活乐趣，随他的便，
痛苦忧愁啊，除我崩溃的心莫与人为伴。

看到我和那月亮离别时郁郁寡欢，
幽会过的人啊，别过于喜地欢天。

酒肆的主人啊，人们不可能有忠诚，
醉了莫做恶魔，决莫做人活在世间。

纳瓦依离别时也悲叹，幽会过的人啊，
如今轮到了你们，千万不可这样宠惯。

一〇四

那滑头若是我的恋人，当国王也不热衷，
不和那滑头同呼吸，国王对我又有何用。

苦难的石头纵然落到我的头上也不叫苦，
但若把花瓣投向别人我断难忍气吞声。

来自恋人的折磨不管多少我都会接受，
但若对别人施以恩典我却绝不会答应。

我若把她宝石朱唇上的美人痣设想为苍蝇，
因为忌妒我将会失去苍蝇似的生命。

你若忘记恋人幽会，她会接受别人请求，
但愿这样的灾难千万别落到恋人的头顶。

为了绝对不至于迷惑于自己图像的伟大，
会对爱情荒原的跋涉者发出响亮的笑声。

纳瓦依啊，在爱情的规矩中有这样的折磨，
花儿的位置是花园，夜莺自己的美人是木笼。

一〇五

我暗室里的酒杯中投下你面孔的倒影，
它是灯，杯是灯碗酒是油，室内通明。

如同理智的人给银元上边暗暗地倒银元，
伤痕上摞伤痕出现在我情火症结的心中。

你若想治疗就准许我闻闻苹果似的面颊，
需要你乌黑秀发的芳香扑入我的鼻孔。

你的眼是水仙，面容是花，身材是桧柏，
这些出现在我失意心灵的美丽花园之中。

如今你想干什么就干吧，你爱情的抢劫，
让我心灵摆脱了对忍耐学问苏非派的虔诚。

因你甜蜜朱唇的兴致我心变为帕尔哈德，
你的睫毛箭对他成为铁镐和爱情的山峰。

花容月貌的酒娘啊，斟满天空似的酒杯，
愿这酒杯成为大海淹没愁闷士兵于其中。

痛苦忧愁不让人有片刻的安宁，饮酒吧，
在这旧酒肆里人自然会得到经常的安宁。

眼泪星辰照亮了纳瓦依的黑暗街头，
这些星星仿佛就是他夜晚的明灯。

一〇六

我做了恋人，天啊，却不知她与别人相恋，
在爱情的道路上竟还有如许之多的灾难。

别人欣赏她的身姿我的心头颇感委屈，
从渴望者笔直身躯中找到的只是埋怨。

若对别人射出睫毛利箭我觉得是奇怪了，
扎进我心头的尖刺原是投向别人的短剑。

我若是箭，葬送者就是缝伤口的线，
是从白色的殓衣边上被抽出来的线。

她街头墙壁投在我病身上的影子，
如今已经被忧愁悲伤的洪水所淹。

她的葬送者的匕首置我生命于不安之中，
谁又知道她对这件事至死都觉意足心满。

纳瓦依啊，对美人别轻易注目观看，
谁若去看，要医治好相思病却很难。

一〇七

美酒让我摆脱了虚伪的忌食生冷，
而且还摆脱了自吹自擂刚愎自用。

若遇苏非派，大醉酩酊我不认识，
感谢我摆脱了和他们的亲近之情。

爱情将我从苏非派角落引到了酒肆，
如同摆脱了牢狱角落不自由的处境。

酒肆之人的一口美酒就是我的帝王，
我渴望摆脱世间清贫，不找它哪行。

受苦人啊，要忠诚，那时我们会摆脱，
我将摆脱受苦，你也会摆脱不忠诚。

酒保啊，离别中上了瘾，事关性命，
你用一杯酒让我摆脱了离别的苦痛。

纳瓦依啊，心上人把你当穷苦人寻找，
你若想当巴依，就千万不要逃避贫穷。

一〇八

我这可怜人把你的朱唇品尝，
如同蚂蚁仔细地品尝那糖浆。

你的话让我的心兴致勃勃不必惊奇，
因为果汁有益于疾病效果非同凡响。

离别不是我烧伤的心灵的良药，
发烧的人不会快乐地把火品尝。

露出你那一头秀发下面的脸庞，
黑暗的夜晚给人的乐趣是光亮。

这醉汉为你的朱唇牺牲了生命，
这个晚上这个可怜人格外欢畅。

酒保啊，斟酒，酒瘾要折磨死我，
没酒的话就难把酩酊的味道品尝。

你毁灭了纳瓦依的愁闷心灵，
如今用幽会使之再度欢畅。

一〇九

秋季那月亮若看到我的身躯和脸面，
一定会说“这是枯树上的枯叶一片”。

月蚀似的瘢痕的标记留在我的脊背上，
因为芯子火大这样的伤疤出现我胸前。

说它是留下了无罪而死的人的血液，
否则她指甲不会像凤仙花似的红艳。

那是美丽灵巧恋人用娇艳花儿缝的衣，
抑或是把红短袄穿在了黄衬衣的上面？

为不使太阳晒了脸，不，脸晒了太阳，
她把保护的帽子戴在了头上边。

那个美人的明眸既有疾病又醉意朦胧，
心灵啊，斟满时代之杯，我亦难安然。

睁开眼，为你的景况流出悔恨之泪，
因为你的马瘸、眼花、路窄、夜暗。

别因为是枯叶便无礼地步入这座花园，
因为这儿的黄叶是其彩色面孔的章篇。

那个月亮如果赤脚步行在她的街头，
踩过之地的黑土别抹在纳瓦依的双眼。



目光投入太阳的脸庞看实在是难，
但把目光移开这太阳的脸庞也难。

这是怎样的太阳，它一旦出来，
千万心灵会受伤似的不停地抖颤。

我叹息之风掀动泪水，不必惊奇，
大风起处大海怎么会不波浪涛天。

约会过的人啊，听到我哀号别笑，
离别牢狱中人被折磨得痛苦不堪。

酒保啊，莫言结束，离别中她枯干的
唇杯之中不可能留下美酒的积淀。

琴师啊，酒杯，明灯！面向这昏沉，
让笑、让哭、让睡不正该把乐器来弹。

心灵啊，纳瓦依不能称自已为她那面，
不能把你自已投入她，这也没好处可言。

一一一

露出你面孔会焚烧成百的房舍家园，
这如同用一点灯火把整个世界点燃。

猎取心灵又给我身上放火是怎么回事？
捉了鸟儿以后，没有就烧掉鸟窝的规范！

焚烧我受伤的身躯，若冒烟你别生气，
倘若点燃麦草的话，那就会不冒黑烟。

别把锦霞说成是那群星的影子，
兴许愁夜我叹息之火能焚毁蓝天。

我心灵焚毁了你射中我体内的箭，
如同点火就能够把芦苇全都烧完。

别人虽是你的恋人，但我依然钟爱，
给别人放的火我却怎么会熊熊烧燃？

心灵啊，我叹息之箭开春也把天洞穿，
焚烧了它不就是把整个的世界烧燃。

花儿是火，树木是柴，长发是烟，
命运为什么在这绿洲不把火点燃？

纳瓦依尚在，莫给其他恋人生命点火，
因为首先不是应把那坏人烧光烧完。

一一二

你想什么？又想把我心灵鸟儿猎取手中，
从各方面射来的弓箭成为我身躯的囚笼。

我心中你的爱情干柴的火焰升上了天宇，
为燃这火你把我骨头变为枯草干枝失了形。

鲜血溢满眼眶，我若叹息口中就会冒烟，
许久你让血漫出来，炊烟使之烧向天空。

我死了躺着，听了她苦难的史诗而复活，
朋友啊，我入睡前你为何把故事暂停。

对我恋人间离别痛苦的办法就是死去，
你用离别愁闷的办法想治愈这一苦痛。

在离别痛苦的荒原我悲伤的心灵裂开缝，
命运啊，健康人迷路时你拯救他们心灵。

心灵啊，你说离别的打击是相思人的月亮，
如今又会怎样，因为以前你把这灾难申请。

你日夜手不离杯，酒肆聚会上总有位置，
酒保的腰带你也系在自己腰间上当绳。

纳瓦依啊，你向人们乞求灾难如愿以偿，
为什么人们中间对没有的东西兴趣倍增。

一一三

你对我不曾施以片刻的恩情，
带来的苦难却片刻不曾放松。

你的身躯对我总愿意躬身作揖，
却不认为我这意愿合理合情。

你若向别人射箭总是会出错，
对我却是弹不虚发每箭必中。

对别人你还会施以恩情，
给我却带来苦难重重。

你把自己的光华评定为生命，
但对我的评价与土却不等同。

你自己不去虚无的荒原，
就无法找到永恒的乡井。

你面向纳瓦依发过了誓言，
但未守誓言一句也未实行。

一一四

真主啊,你让人们心里喜欢那个太阳,
你做得很好,让我在爱情痛苦中毁伤。

命运啊,我若做恋人的帝王不必惊奇,
你让我忘记赢得美人君主的爱情至高无上。

命运啊,我从头到脚是苦楚不必惊奇,
因为你使我意中人从头到脚不同凡响。

秘书啊,你把我的痴情写给我的仙女,
寄出去之后我就成了疯子精神失常。

你为什么责备酒肆我们这些无罪的人,
骗子谢赫啊,你为何像苏非一样中伤?

爱情啊,付出生命做你的买主这有什么,
你要求的任何东西就是要我到你的身旁。

纳瓦依啊,你自己加入她的爱犬之中,
这就是你交的朋友视其爱犬如人一样。

一一五

越是心情沮丧鲜血越是不断地流，
如同瓶子破了会不停地朝外流酒。

在这条街道上你莫双眉颦蹙满面愁容，
礼拜的祭坛凹凸不平那就会疑团满腹。

我的泪水的江河是这样的江河，
它有天轮似的转动的每一旋涡。

你的秀发在月亮周围是这样的锁链，
它仿佛是设下的圈套把月亮团团围住。

我的身躯像根硬笔在离别之火中扭动，
它的绞扭盘绕的目标是在烈火里干枯。

我的心灵是这样的为之牺牲，
不用刀杀害生命的是她的屠手。

酒肆的人清晨起来，卖酒孩子不睁眼睛，
他香甜的睡意对于我的心境却是剧毒。

阐明你的每句话需要写出一千本书，
为什么她的话越长就越是感到亲睦。

纳瓦依啊，我享受着乐师演奏的乐趣，
就仿佛他的拨片在把生命的丝弦弹奏。

一一六

凶手啊，你来，离别谋害了我的生命，
你一定要来，倘若你想让我流血丧命。

我的泪珠饱含眼中，生命宝库掌握手中，
你什么时候来我会把它洒在你的全程。

我的生命离开身躯，倘若你愿意的话，
就带来艾沙圣人的咒语复活我的生命。

不用说你就会来，同时还要稍停片刻，
来也好去也罢你要带来带走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垂危，想把它交给你的朱唇，
你来要让我和我的生命如得意的春风。

我说为了痛饮来到酒肆，卖酒孩子说：
你必须把乌发系到脖子上对神磕头才行。

可怜的纳瓦依没有你就不会寻找生命，
你拯救他和生命彼此于痛苦之中。

一一七

别说酒醉后走起来身子不会趺趺撞撞，
我叹息之风让他笔直的身躯左右摇晃。

在她容貌前我的头颅是膜拜者，嘴乖舌甜，
我的眼满意她的嘴，其朱唇是我生命所向。

如漂泊中晕头转向的人向往自己的家园，
倘我如旋风飞驰在她街头你们不必惊慌。

离别烈火上炙烤我仍在向往她火热的脸庞，
疾病或什么使之憔悴对其容貌我依然向往。

你的刀奔向我被蹂躏的生命不必惊奇，
因为哪里地低些水就会流向那个地方。

也许那个美人会突然来到这边，
我在卧室总是等待空怀着希望。

谢赫啊，我进了清真寺开始诵经，
然而酒肆和琴师仍然是我心之向往。

愁闷的兵勇以纳瓦依失意心灵为目的地，
如同驼队倾向把荒废处当做住宿的地方。

一一八

心灵啊，我总愿消失，怎么样？
倘我消失的话，就没人来拜访！

久久思考，也未能领悟心灵欢乐是什么，
心灵啊，我没见你片刻的开怀欢畅。

越对世人信守诺言我越是受苦受难，
心灵啊，如今你要减少这样的伴当。

心灵啊，我在想就别再折磨我自己，
可你却给我生命带来了痛苦忧伤。

心灵啊，美人的灾难一旦降临世间，
在爱情的道路上我就会臭名远扬。

心灵啊，如同美人给鲜花上洒上露珠，
你让这么多我的泪珠布满了我的脸庞。

一位仙女为捉一个疯子展示出她的乌发，
心灵啊，是你把我的脖颈系在那铁链上。

心灵啊，过去了的事儿就让它过去吧，
绝不可贪恋性欲，这一点要牢记心房。

心灵啊，垂暮之秋为什么要爱上某人，
行了，放弃爱情，纳瓦依的歉意出自胸腔。

一一九

恋人走了，是去是留我心中无数，
想托付上苍，说真的我有些嫉妒……

看到她容光焕发我就惊慌不安，
既无法轻轻呼吸也难仰面长嘘。

仙女带来恩情和苦难我会慌神，
该欢乐或者该悲伤我也不清楚。

对我莫说坐在身边去吻她的面颊，
连坐在她的街头吻吻土地也觉胆虚。

离别兵勇朝我孱弱的身上射来无数枝箭，
我却没有丝毫的力气将一枝折断或拔出。

别对我说你暗送秋波，有啥办法，
可把我赤裸的身上的伤痕隐蔽或蒙住。

纳瓦依，面对爱情痛苦你要欢乐，
取悦于她或者是你都不能做主。

一二〇

朋友们的折磨常常使我不满抱怨，
甚至做敌之友朋友们也不把我责难。

我纵然牺牲生命，甚至病得弱不禁风，
给我口里滴水时对我仍然显示出敌焰。

对我说话严厉像扔来一块块石头，
这石头暴风使我浑身伤痕斑斑有啥可言？

敌人要了我命就高兴，朋友更是表功，
不必惊奇我以生命对敌人表示感谢再三。

这些灾难使我处于失去知觉的状态，
不必奇怪我把酒肆当目的地寻求平安。

酒保啊，送来宴会之杯使我复活，
清醒时时代折磨会使我命丧黄泉。

恋人们啊，我的心上人就像是莱丽，
我像麦吉侬似的隐瞒原因也是这般！

啊，你说纳瓦依从人们那里受了委屈，
既然有我，受的委屈我更是成千上万。

—二—

她毫不敬畏给我瘦骨嶙峋的身上把火点燃，
引火芯子一碰到我枯草般的身子燃起火焰。

鲁莽的心灵在我体内扑腾扑腾地跳动，
我这心头无法平静下来眺望纵览。

花儿啊，你把愁闷的心灵撕成碎片，
我这愁闷如今像花蕾似的棉桃裂绽。

在你爱情的痛楚中我是另外一个世界，
星星是我的泪珠，天空是我叹息之烟。

我说砍下我的头颅，给你的爱犬做食物，
他说这样的货物最近使我稍绳都被挣断。

啊，爱情话语有如此美妙的含意，
要理解它我的智慧实在是势比登天。

你还说纳瓦依是个聪明人，行了，
该说像他那样失意的丑陋人少见。

一二二

在这世间我终生寻找恋人把血泪吞咽，
寻找了这么多时间那样的恋人却少见。

为你恋人我如果为某人牺牲生命，
而我要寻求的恋人却总是不出现。

我不晓得人们那里没有恩情信义，
哎呀，盼望没有的恋人我终生寻求不断。

你们瞧这呆傻，人们中间少见，
我寻求仙女特有的美有些疯癫。

我的心和眼公开了恋人的秘密为了什么？
我是这样的虚伪，做了不固定人的伙伴。

从谢赫和清真寺那里无法找到光明，
我愿在酒肆里工作当个卖酒的人员。

纳瓦依啊，忧愁悲伤里难找朋友，
是我让我自己遭遇这孤零的灾难。

一二三

希琳和莱丽也没有你绰约多姿俏丽出众，
我的爱情癫狂压倒了帕尔哈德和麦吉侬。

令人毁灭的忧愁负担虽然使我佝偻腰弯，
我却从她留下的足迹中找到生命的历程。

你那一绺乌黑的秀发前面的眼睛，
让对蛇施魔术的大师出现在回忆中。

射出你的睫毛利箭，将我欠佳的心情，
变作镀金的桥，你的新建筑物也落成。

和你离别一滴血泪若从我眼里流出，
它就会把一江清澈的流水染得通红。

太阳啊，些许时间在幽会日子里格外宝贵，
命运的车轮将会大大缩短这样时日的里程。

看到我头上离别的石头，你会以为纳瓦依
头上的点即“ ۏ ”这个字母的圆点从那儿产生。

一 二 四

离开同呼吸共命运的密友我觉得可怜，
孱弱的我如同那乐器上快要断的丝弦。

我无情的眼睛日夜都在娇俏睡眠中度过，
你娇媚的明眸不会说我得把可怜人顾盼。

让你赋予生命的朱唇死而复活没话可说，
如果艾沙圣人看见她他自己也难以安然。

除了她的街头我的心灵不会飞往别处，
它就好像那不会飞翔的鸟儿守在窝里面。

眉之弓啊，你无情的眼睛是位神枪手，
我若像刚才那样，谁也休想躲过她的箭。

我的泪水暴露了我的秘密，朋友们啊，
必须格外留神扩散我的秘密的这双眼。

我如果说出那太阳的折磨和命运的苦难，
命运的太阳在烈火之中一定会被它烧燃。

地狱用恐怖的后果使人们格外害怕，
但是我的命运事先就让我惴惴不安。

比时间还多的东西找得到，不死的少见，
纳瓦依啊，少说多的，少的却可以多谈。

一二五

没有你我的心和眼总血流不断，
但是你一刻也离不开心灵和眼。

我叹息离别之火焚烧我身不必惊奇，
炭火上面如果落下麦草就会冒出烟。

啊，离别之火的烟让人睁不开眼，
这离别的折磨让你难得片刻安闲。

世上的好人坏人我久久地进行观察，
没比我心上人更好的，比我更坏的混蛋。

精神失常使我在这荒原变得如此野蛮，
不逃避麦吉侬的野兽惊得逃离开我很远。

酒保啊，此刻你莫让我感到离别之苦，
斟酒吧，我连毒酒也不挑选会把它喝干。

纳瓦依啊，你何时幽会，尽管开心，
谁也不能担保自己会有充裕的时间。

一 二 六

她是命运城堡流动的火把，不是太阳，
这是她火红的脸面上反射在天上的火光。

我身上的枯骨在爱情烈火中焚烧，
连着干草蔓延的闪电谁也不曾观望。

在缝合我胸膛上的裂口的时候，
抽出我破衣领上的线最好用上。

爱情之苦使我头脑沉重，你若砍我头，
莫让你爱犬稍绳奔跑时断了，牢牢拴上。

愤怒地亮出战刀时我落入她的手中，
没关系，你莫把要摆脱这无情凶手的话讲。

朋友们啊，如果我醉死在酒肆里的话，
就用酒洗身，用葡萄藤把腰骨节捆绑。

纳瓦依啊，你别说干干净净离我而去，
不，那样离开，干干净净还谈不上。

一二七

恋人们用我的泥土做馕坑我会感到高兴，
在我的内心已习惯于爱情燃烧烈火熊熊。

朋友们啊，莫说我属于人就会欢乐，
我是一个美女离别时愁闷的麦吉侬。

别以为我是希琳的恋人帕尔哈德，
是用手指挖掘灾难之山的情种。

离别的风啊，莫在离别夜街头飞舞，
我是土黎明的呼吸让我飞扬在天空。

你不要用你的苦难去折磨别人，
折磨对着我来，对它我能受用。

酒肆里给奴仆信件我喝一杯别责备，
我不会因此陷进世人的流言飞语中。

纳瓦依啊，爱情途中我不会屈从命运，
但那太阳的锋刃对准时我会乐于服从。

一二八

我做恋人，遭受人们多少苦难都随便，
惊天动地的人该受的苦我会甘心情愿。

恋人和陌生人的折磨都超过了限度，
为幽会我愿受好人坏人带来的更多苦难。

我的心在离别旋涡之中，给幽会的绳吧，
让我把它救出这无边的大海，回到岸边。

你从幸运的鲜花中摘下享受的花蕾，
我忍受她灾难之箭留给我身上的痛酸。

为去她的街头我肩上仿佛长出了翅膀，
但说到她的苦难我又不想踩她的门槛。

你如果在我的面前做我的客人的话，
我得排除身上刺、心上箭、生命的埋怨。

纳瓦依啊，像踩着衣衫下摆受凌辱，
到如今我也不再把同时代人爱恋。

一 二 九

在灾难荒原麦吉侬没有我过的日子艰难，
也没见像我这旋风似的转动着的流浪汉。

我的悲伤和不安像灾难荒原茫茫无边，
奚落我精神失常和癫狂如大海般广宽。

我自己有病，心头愁闷，心灵破裂有缝，
语哑，体弱，叹息，泪成血，夜晚黑暗。

痛苦愁闷，憔悴孱弱，遭受苦难是我职业，
我一无所有穷困潦倒，离别送我赴黄泉。

我的哀号使命运愁闷，泪水让世界发火，
我的痛苦之火不说减弱，离别更令人伤感。

我的头被愁石打破，身负离别的箭伤，
不可能找到办法愈合我这心灵的碎片。

我眼湿，体弯，内心中充满丧事的悲哀，
哪有与我这暗藏的痛苦同呼吸的伙伴。

我没恋人帮手，没有密友，也没办法，
我没良药，没有耐性，也没有安闲。

我衰败的景况、通宵的哀号、火热的
叹息之烟使我愁闷的草棚漆黑一团。

命运强盗、时代敌人，立春时我浑身也有泪，
生命走出身体家园，身体留在生命叹息间。

纳瓦依啊，苦难越多越要多喝欢乐的酒，
无论有多少困难孤独美酒能使之好转。

一三〇

我呼吸让明镜似的天空变得黑咕隆咚，
如今给我嘴上装好明镜，我呼吸已停。

离别聚会上斟酒时莫言瓶嘴咕嘟作响，
也许是它对我怪诞状况发出哈哈笑声。

若看天空大海，会见你太阳面孔的倒影，
诚然，两个太阳是因其影子倒映在水中。

是你脸上的汗珠洗去了你的美人痣呢？
抑或是一个印度人为享受沉入神水中？

究竟为了什么迷恋着恋人的幽会，
我是无礼貌的迷恋者，她有似水的柔情。

别和命运战争，也别给自己制造痛苦，
如果你愿望之灯不亮，叫苦又有何用。

纳瓦依你自己说，人不死哪能复活？
你想得到恋人的朱唇就要付出生命。

一 三 一

我的手指碰上你的朱唇，这是精神失常？
我咬它闻它，这是不是把它的味道品尝？

你容貌如果闪电，众人眼睛都会明亮，
我受煎熬是出于嫉妒或者是太阳闪光。

闻到你秀发的芳香享受了无穷的乐趣，
这是因为发狂现象抑或就是因那芳香？

一阵清风吹来我顿觉精神焕发，
不知这风来自她街头抑或是天堂？

我身上的石伤，内心的创伤，
是发疯的痛苦，抑或是爱的力量？

心灵啊，狱火原来是这样伟大呢？
抑或是离别之火发出这样的热量？

世上除我爱情之火没别的话可说，
这是我火影响，抑或是名扬四方？

酒保啊，寄上玉杯，不知我没力气，
是时代苦难，抑或是酒瘾的痛伤？

说些虚无的大话，让人需要他自己，
是因恩情，抑或是虚伪的纯洁心肠？

我在酒肆，任何乞丐不会到皇帝面前，
谢赫啊，你说，是恩情抑或是声望？

纳瓦依心灵爱火中烧成这样，如今已停，
这是因悔恨，抑或以前的习惯就是这样？

一三二

莫忙将我又要走说个不停，
你别让我的心灵又不安宁。

你来了，我的草棚成了天堂宝殿，
你走了可别衰败不兴。

别给你的容貌戴上伪装，
我叹息的风总会把它吹得无影无踪。

它怎么会像你的朱唇，
宝石总是石头，尽管闪烁不停。

酒保啊，快捧上玉杯，
别再让酒瘾折磨我的生命。

酒肆门关着，我痛哭失声，
门又开了我是多么的高兴。

纳瓦依啊，端起玉杯开怀畅饮，
聚会上传来竖琴和热瓦甫乐声。

一三三

真主啊，别让那脸片刻离开我的眼睛，
也莫让我的眼睛迷恋除她外别的面容。

让我的眼睛成为她的容貌的主人，
我眼做她容貌的主人不光顾别的眼睛。

展开她的秀发，莫让我愁闷的心灵叹息，
莫展开她的秀发，如若没有我的叹息之风。

除她朱唇别的朱唇莫给我以生命，
为她朱唇除我的生命外别的生命不可牺牲。

除她的街头别给我其他避难之地，
在她的街头莫让其他人头晃动。

心灵啊，做千年街头那边的时代主人，
他们纵带来千万折磨也莫发出叫苦声。

花儿啊，若找像纳瓦依一样欢唱的夜莺，
莫用谄言毒刺刺伤她花蕾似的心灵。

一 三 四

太阳一落离开你的容貌我叫苦连天，
黎明的晨风使节给我送来花叶一片。

我心灵爱情的大海里装满你兴趣的宝贝，
如同宝贝装在贝壳的肚皮里面。

如果你脚下的尘埃落进哪双眼睛，
不必惊奇那眼流的泪就是神水泉。

我的睫毛若擦她脚掌你莫恐惧，
夜莺的爪子绝不会抓伤了花瓣。

那月亮出来我怎能控制住自己，
我的心跳对我身边的人知无不言。

我五十岁了，纵哀叹百次有什么好处，
生命欢乐期已过，如今我只饮酒寻欢。

纳瓦依啊，瓦木克·帕尔哈德，麦吉侬走了，
任何时候切莫马虎，你以后也会上路去那边。

一三五

不知不觉你使我心灵受到创伤，
瞧，我的双眸中映出她的方向。

为那月亮的爱情我的心灵哀号，
你莫惊奇这哀号可以到达天上。

我的心灵由于已进入了黑夜，
在我眼里整个世界漆黑一团。

我的心血若滴在她的街头，
即刻哀号的花儿会香飘满园。

“丢失的心灵让某人拾到了”，
我能为此把看到的人都诬陷？

如果需要说明你的爱情的话，
我无能为力缺乏表达的语言。

纳瓦依啊，赫斯劳也许会看到你，
可能说君主是第二国王妙不可言。

一 三 六

清晨沿着天空率领队伍的是东方帝王，
光线点缀下的金色旗帜在山上飘扬。

命运的仆人用清晨银色的笤帚扫地，
如同天房里孔雀开屏似的闪射金光。

造物主的笔说明了“太阳”经文的篇章，
并用金色妙笔写在天上拱北屋顶上。

宣礼员在天房塔上宣讲艾赞祷文，
拜火教徒的教祖把佛像曲调弹唱。

凶手吞下离别之夜恋人们的苦水，
撕破衣领以表达清晨哀悼的悲伤。

一时他笑看粗心大意，觉察到命运压迫
之山要碰撞他，可这山却撞在别人身上。

这好，这样时刻朋友会察觉一生不忠，
接连不断地开怀畅饮清晨的玉液琼浆。

思想家说出了种种深刻优美的意见，
琴师们弹奏老弦和清脆弦放声歌唱。

刺进一朵花离别痛苦毒刺在心头的人，
为找借口痛哭烦恼的苦酒灌满了肚肠。

恋人若能幽会，那时帕里冬[①] 宝座上聚会，
就如同用杰米西提的玉杯痛饮一样。

人看到恋人的容貌时就会沉不住气。
大醉酩酊向她弯腰，把她脸贴在土上。

这样的状态下人会离开自己，幽会中
若从生活世界走向死亡大地是福从天降！

纳瓦依啊，岁月为走过消失荒原而迈步，
行路人若有这目的缘分，切莫惊讶异常。

---

① 帕里冬，古代突厥部落君王之名。

一三七

没有像我这样的枯枝败草在悲伤火里烧燃，
没有像我这样的愁闷、多病、孤独、可怜。

啊，你纵有麦吉侬的品质也没关系，
恋人前我纵百次牺牲，她也不会干。

莫说灯蛾像我一样燃烧，它是扑向灯火，
但不像我似的在愁闷夜晚的黑暗中烧燃。

我对太阳说："是你美丽漂亮，还是她呢？"
她说："一百名像我这样的歌手也是奴仆。"

常年要求为了你如弓的黛眉而去牺牲，
这古老命运祭坛与我有着相同的心愿。

人啊，你为世人没有忠诚信义而气恼，
好，你应像我一样将他们的友谊中断。

纳瓦依啊，如果谁愿意照亮欢乐的日子，
就别承担任务把我这草芥变得信守诺言。

一三八

酒保啊，你玉杯似的朱唇映现酒中，
美酒中生命的气味儿扑入我的鼻孔。

杯中酒里的倒影使我大醉酩酊，
这闪光的明镜把一切照得透明。

人们垂头丧气，不是因为心情舒畅，
这是聚会主人爱慕你容貌的问候之情。

我们为爱你朱唇的鲁莽人而吞血，
酒保啊，行了，欢乐你独自享用。

如今你心情欢快，说要回家去，
你别让聚会上的人们感到扫兴。

我哪有胆量敢亲吻你的朱唇，
能尝尝你准备的糖果我也高兴。

你保证我们喝到天亮，竟大醉酩酊，
这个晚上和我们睡在一起难道不成？

酒保啊，知道了你不信仰宗教，
我出了清真寺走进了酒肆之中。

酒保啊，如果纳瓦依说“我发誓不喝”，
控制些，把满的一杯酒灌进他喉咙！

一 三 九

封斋开始，但并未让我将吃喝停止，
除了血泪愁闷我喝的没有别的东西。

别人享受安逸的果汁和夜晚的乐趣，
我的眼在洪水之外嘴唇也不曾湿。

人们看到了新月，我不曾见你的弯眉，
就是说对人们是节日，对我却非节日。

为了轰动世界你纵马驰骋入场，
就在那时谁的丑恶行为不暴露无遗。

若新月出来，你摘下它制作玉杯，
除了这件事对其他人未弯下身躯。

你须从离别的狱中把我解放出来，
做她自己的保护人没有不欢乐的牢狱。

纳瓦依啊，节日里人们品尝着美酒，
除吞咽心血外我却没有别的东西。

一四〇

倘若你不向世界露出你的容貌，
就不会给世界带来这么多喧闹。

你娇媚的容貌让世界末日到来，
如果我眼睛看不到它该有多好。

如我眼睛不看你火热的脸庞，
我心灵中就不会有你爱火燃烧。

你爱的灾难使我可怜的心灵愁闷，
如果我不理睬愁闷的话那该多好。

如果不理解你那虚伪的恩典，
你的幽会自负在我痛苦心灵就产生不了。

施恩典，让我的心对你幽会充满乐观，
如果以后你不再折磨该有多好。

我如今像疯子一样臭名远扬，
不可能幽会，为这发狂杀了我多好。

纳瓦依啊，既然恋人不忠，如今行了，
有什么好处，讲再多的“如果”或“也好”。

一 四 一

我吃了这么多苦，那月华佳人在享受，
我在公开痛哭，她却暗暗地笑个不休。

拖累得我半死不活她居然高兴，
我担心她来了也不会把我救出。

她朱唇漂亮，说死人找到永恒的寿命，
而艾沙圣人毕生也未曾把这话说出口。

人们担心她的压迫之山落到自己身上，
我的心中却为会落到别人身上而担忧。

莫说压迫太厉害他的心头会埋怨，
脱离开这样的压迫的人才会叫苦。

心灵啊，人在幽会里的百年享受，
与片刻离别的打击不可同日而语。

纳瓦依若不能和恋人聚会的话，
哀怨和悦耳的歌声有什么好处。

一四二

我的心灵因离别痛楚不想活在世间，
没有你我活着还有什么必要可言。

她的体态直令桧柏树自惭形秽，
怎么也难达到她那样笔直不弯。

一想她也就够了，我不敢要求幽会，
即使没有她的幽会，还有她的思念。

她身躯比天堂的托碧[1] 树还优美，
托碧树又怎能比她苗条的身段。

如同新月趋向于黑暗那样，
她新月似的双眉和秀发接连。

在她的赋予生命的话语面前，
哪有力气把艾沙圣人咒语念。

酒保啊，如果没有杯子罐子的话，
随便，酒肆的破陶器也可应付一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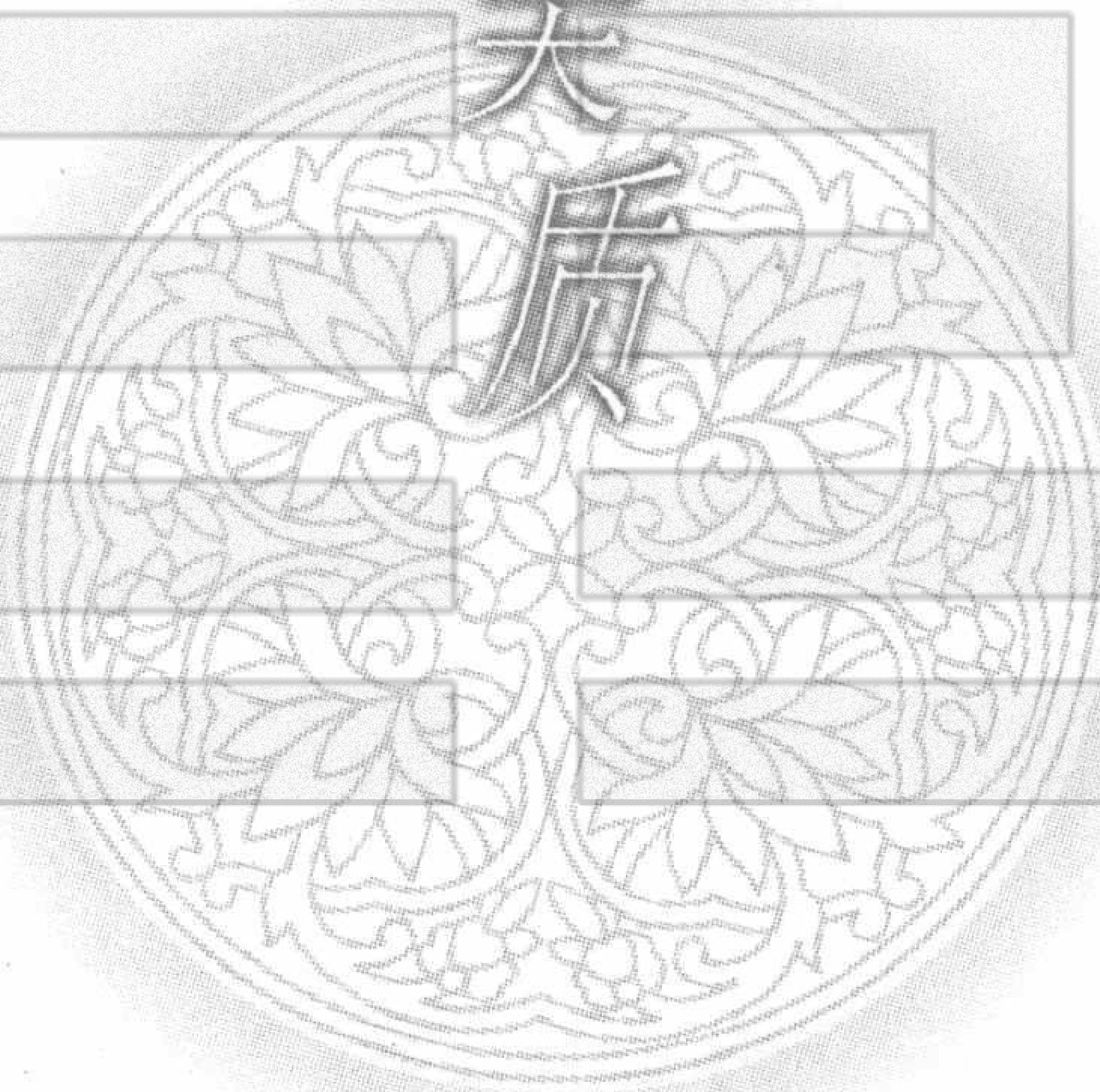
你用一杯酒让我精疲力竭，
我的心灵刚刚还古怪不堪。

纳瓦依，离别之苦适合你，莫丢掉它，
你如果经营幽会贸易的话，事情就难。

---

① 托碧，相传天堂中的一种极为漂亮而挺拔的树，也称为天堂之树。古典文学作品中常把美丽的情人形容比喻为该树。

中年的美质



一 四 三

啊，你容貌的春天使清晨欣欣向荣，
引发出成百的花瓣儿和夜莺的歌声。

你街头青草如托碧树和荷花枝葳蕤茂盛，
它喝的是恋人们的泪水吸的是叹息之声。

哪个恋人因你离别的毒物而痛苦的话，
没你幽会的蜜汁艾沙圣人也难救他命。

你是满足需要的人，为了你的恩情官司，
我带来了痛苦和离别这两个悲伤的人证。

不接收吸取，那就不可能进行创造，
接着驱逐你中意的还需要你的恩情？

苦行僧啊，清除心灵空间的陌生要求，
你要想心灵平静的话，就得游览名胜。

纳瓦依，如果想让意中人在你生命中闪烁，
首先必须把别人的图像清除出你的心灵明镜。

一四四

杀害恋人是她长期养成的习惯，
需要生命的话，莫让心倾向她那面。

我若知道离别带来这样的死亡，
即使死了也不会把她当做伙伴。

啊，我莽撞的心做了美女像的俘虏，
奇怪这像面向她在爱情的中间。

照亮她的眼和脸，太阳却昏暗不堪，
明眼人都知道她举世无双对手罕见。

用帕尔哈德挖下的石头去打麦吉侬，
恋人间我受的打击帕尔哈德何曾遇见。

麦吉侬见了意中人才死去，我没见就死，
死前他还不像我这样的悲痛伤感。

只有我流的泪能转达我眼吻你的脚，
若不是那样为什么飞快地奔向她那边。

我头昏沉醉的身上有成千枝离别之箭，
这个样子就如同她围绕着的命运旋转。

你别贪婪世界园里信义的芳香气味儿，
黎明的兴致不会把那样的芳香撒到这边。

那个酒鬼竟把酒肆作为自己的家园，
卖酒人为爱情纵遇成百灾难依然兴致盎然。

心灵啊，世人给纳瓦依带来很多苦难，
你不要让他清醒，就让他在酒乡长眠。

一四五

对你朱唇的兴趣让我刚刚把血泪吞咽，
我若片刻沉浸在你幽会中就忧心如焚。

不叫规劝，见到她我遭遇到成百的灾难，
让我流泪吧，那样的成百惩罚也少得可怜。

我的兴趣是写了爱情说明，但有什么好处？
为了转达它应和凤凰成为知己促膝交谈。

见不到恋人，我就会疯疯癫癫，
给我招致这风波的是后裔，是谁的言谈？

戴上黑纱，我如同笔一样悲叹流泪，
为吐心头苦水我以这样的服丧者出现。

莫看别的眼睛，给我的双目——盖章，
恋人每次顾盼都会把图章刻印在上面。

世间发生的事件面前这火似乎不会减弱，
甚至泪水似乎要把我的眼珠冲到眼眶外边。

酒保啊，这世界的章程许多事我不清楚，
给我捧上仙镜玉杯，我想把这秘密揭穿。

为了意中人麦吉侬没有立即就牺牲生命，
纳瓦依啊，我执行爱情规则会严格一点。

一 四 六

你的朱唇一出现在我的眼前，
我流的不是泪水是心血流个没完。

你不要说离开了我会一样的生活，
与其这样活着不如死去要好一点。

对像我这样的上路人在消失的旅途，
痛苦的伤痕就是花费开销的银元。

所有的人都在责备我的爱情，
啊，人们责备的已成我的职权。

医生啊，你别劝告我忍耐，
你这果汁对我会危害万千。

你不要对我说把酒戒掉的话，
酒瓶为我展示出酒娘的娇艳。

纳瓦依日夜都沉浸在那月华佳人的离别中，
夜晚对他来说难熬，清晨更是漆黑一团。

一 四 七

啊，我又把洋相出在傻瓜和贤者之间，
这奇怪的情况成为所有聚会上的笑谈。

离别时我不知所措，恋人放弃自己爱情，
对我说来爱情的痛楚更是难上加难。

失去理智、忍耐、知觉，心头留下创伤，
如同驼队若是转移它的炊火会留目的地上面。

如同在生长着芦苇的河边找到了地方。
你的箭羽像睫毛排列在热泪盈眶的眼边。

仙女啊，如同玉素甫落入巴比勒[1] 井中，
睫毛利箭射中的我的心灵让你浮想联翩。

若因奴仆生活创伤而死随便，我不求解放，
这图章既是不幸又是幸福的标志十分明显。

纳瓦依喜欢住地，苦行僧喜欢赊欠天堂，
多么大的差别啊，学者与无知者之间！

---

① 巴比勒，阿斯苏人时期在伊拉克建造的城市之一。该城位于巴格达城的上部，由于它十分宏伟，在维吾尔的某些古典文学作品中称它为“巴比勒城堡”、“巴比勒之井”。在穆斯林的传说中，说它是乃米鲁德为探获真主的秘密而营造的，故也称为“乃米鲁德城堡”。

一 四 八

桧柏树如果不直的话，就该用火把它点燃，
花儿若不漂亮万紫千红，就让风把它吹完。

离别之夜我的叹息之风刮到了愁闷的大山，
天亮之前若没有这山川那该多么令人称善。

鲁莽行为招致的痛楚苦难越来越多，
若不为那美女的爱哪会有这么多麻烦。

我明天就死去是你作出的保证，
心灵若不领这番美意现在就让你命赴黄泉。

谢赫啊，酒肆的人不会把苏非派破袍入墓，
直到没挖好私人坟墓之前他不会把酒加添。

纳瓦依啊，美女称你麦吉侬，你莫食言，
没有痴情发狂的人又怎能去和美女相恋。

一 四 九

在你离别的痛楚里我的面容憔悴蜡黄，
木瓜仁似的精神失常颗粒在我的鼻腔。

我蜡黄的脸上落下穷困潦倒的尘埃，
如同木瓜面上落满尘埃出现茸毛一样。

如同人们用棉花把木瓜包裹上似的，
爱情使我白发皤然遮住蜡黄的脸庞。

为什么离别锋刃给我脸上划下一道道伤，
可也不曾有用锋刃去砍伐木瓜的规章。

疾病使我身体枯槁，满脸是土，
如同树枝儿细弱木瓜倒挂着一样。

穿上绒短袄礼拜还是躬身弯腰为好，
在这花园里寻找援助者总像木瓜一样。

纳瓦依，太阳视木瓜比柠檬还要好，
这是世界贞节麦赫迪乌里娅王后所赏。

一五〇

你的朱唇令我精神变化生命多病，
不，不是病，而是那香甜的睡梦。

我知道像把黄金弄成水银不闪光一样，
我的眼泪使我失去威信不受人们尊敬。

在你弯眉的离别中我若想制造马掌，
我的眼前总会呈现出祭坛原来的形状。

看到获得你腰肢的刀锋我就嫉妒，
我的眼前就会出现鱼钩形的蛟龙。

我的睫毛下面的不是什么血，
而是你宝石朱唇在我眼前晃动。

像拨片拨动琴弦会发出声音一样，
弹奏生命之弦我的哀号响彻空中。

命运是把狗皮盖在了你的头上，
你别愚蠢地以为是猞猁或海龙。

你若忘了人的本性有什么惊奇，
在狗的聚会上你总得自重。

纳瓦依，莫为得到她的朱唇自己受苦，
她纵是贵重石头，你要找它必然落空。

一五一

一睹恋人间充满魅力的眼睛我就叫喊，
如同拎着的狗见到黄羊就会呼唤救援。

啊，为什么恋人面前我想看爱打扮的人，
一睹他手上镜中恋人倒影我就妒忌抱怨。

我醉心于你脸和痣的想象，被你箭射中，
这如同为了水和食鸟儿落入了套圈。

啊，你的朱唇和美人痣边上长出了细毛，
不必惊奇鹦鹉看到糖和印度人就会和善。

一睹我眼中的泪水她的朱唇上会露出笑意，
看到赋予生命的朱唇上的笑意我泪水潸然。

规劝者啊，我的嘴怎么能离开那酒杯，
酒中若能看到酒保脸庞我会痛饮不断。

恋人啊，倘纳瓦依长叹，切莫让人责怪，
他会在你死亡心灵的丧事上号啕哭喊。

一五二

我心中是多么地把那美人想念，
但她对我多是折磨，很少挂牵。

园丁虽然有许多桧柏和云杉树，
但像你身姿样苗条的树苗少见。

我极不满意我这发狂的心灵，
每晚在她街头哀叹，让她家犬心烦。

莱丽和希琳般的美人及其麦吉侬帕尔哈德，
在爱情的荒山大漠中虽然很多我却看不见。

美丽的平川上没有人们的心灵鸟儿，
活动在这灌木林里的猎手成千上万。

对你睫毛凶杀的教育虽然大限到了，
但这师傅教的徒弟竟比他自己能干。

面对谢赫和伪善者、苏非、卖酒人和酒鬼，
大师的指导很多已写进了苑娜章篇里边。

这漂亮的大楼根底虽深，却不稳当，
即使只是几天也要珍惜生命的宝殿。

遭受世人的苦难谁若感到委屈伤心，
治疗的办法是把轮传的酒杯全喝干。

恋人们啊，散去吧，卖酒孩子让我们落网，
否则你们都进酒肆，无情人的后代会接连。

小孩子们把纳瓦依当成疯子闹着玩，
与和我一样的人玩后，也成孩子很自然。

一五三

莫把苦难之箭一味地射向我被凌辱的身上，
你也不要让这尘埃漫天飞扬。

在爱情的烈火中我已焚烧够了，
莫再用离别闪电烧得我遍体鳞伤。

眼睛啊，他连看一下的力气都没了，
忍耐点，不要目不转睛地看她脸庞。

我想从你香甜的朱唇里寻找生命，
莫因为我的这桩罪过将我杀伤。

无论何时总有说明爱情的规矩，
莫为这罪过视我们为责备对象。

幽会途中离别之苦外就没别的东西？
忍耐点，莫把忠诚者逐出你的身旁。

造物主的诏书之外别无他物，
莫向被创造者乞求未央。

穷人啊，为了真主你乞求施舍，
行了，别过分死皮赖脸出洋相。

纳瓦依啊，你要珍惜贫穷，
莫低下头颅，即使是君王。

一五四

享受过你可爱的朱唇的结晶食粮，
天哪，宝石这东西多么令人舒畅！

你若说别怨恨，就把朱唇戒指放我口中，
用这娇媚者的戒指图章把我的嘴巴封上。

你的朱唇果汁是特别的玉液琼浆，
其兴致使精神糊涂，令理智惊奇异常。

太阳在开春的路上是不会下雨的，
与你短剑之锋相会，天哪，我泪汪汪。

哎呀，容貌国里你是这样一个仙女，
天上的天使也会施舍到你的身上。

苦行僧知道自尊心永恒，幽会只是吹牛，
人是不绝的，幽会官司的证据可能找上？

纳瓦依的生命死亡，只剩下骨瘦如柴，
要用这枯骨做成灵柩将那死尸殓装。

一 五 五

啊，你朱唇的兴致终使我心头鲜血浸染，
沿着我脸庞滚动的是我眼里流出的泪点。

你把图章盖在我嘴上走了，不让我哀号，
离别的创伤最终成为封条贴在这门上边。

啊，你离别之山又使我失意的心灵难过，
灾难洪水最终让这失意的心灵饱受摧残。

我心明白你眉毛的心思，字母“ن”是潭文①，
暗伤最后成了这字母“ن”上的圆点。

愁闷之夜我死了，你朱唇的想象注入生命，
黑暗的山洞里边救命水最终还是被我遇见。

纳瓦依啊，与恋人的幽会虽然很难，
但相遇后这难的东西变得又很简单。

① 潭文，在阿拉伯文语法中，词的尾部以“ن”读的音。“ن”字母上面的潭文以“,”或“＝”形式出现。这里有文字游戏。

一五六

你的娇媚给我身上留下成百的创伤，
而每个创伤又给我的生命带来欢畅。

你的朱唇未能让我的生命享清福，
奚落指责是把盐撒在我伤口上边。

你容貌的黎明让成百花儿盛开，
看到太阳的美他感到痛苦不堪。

我的眼睛扫了你街头的广场，
这个广场是生命闪光的地段。

杀害的时候你的朱唇吐出了
让死尸复活娓娓动听的语言。

恋人离你不远，就近在身边，
为什么找她家你把世界跑遍。

纳瓦依啊，真主把世界创造坏了，
人们那里除了恶什么也找不见 。

一五七

主啊，那月亮容貌的表情对人们隐瞒，
只让我的眼和心做隐瞒的秘密的伙伴。

增多我对恋人街头、身姿和朱唇的想象，
减少我对天堂、托碧树和天泉的贪婪。

除她脸庞我的眼睛若再看别的脸庞，
你就用黑蜡塞住这两个洞孔的空间。

除她的幽会我的心若再渴望别的幽会，
就让其命运和离别影子与服丧结缘。

我疯癫的心思除她秀发若再向往别的，
我让它陷进像那头秀发样的愁结里面。

我的生命除她娇媚的体态若把别的渴望，
就让它经常陷进离别之火与地狱之苦中间。

酒保啊，我的心灵让离别之火烧伤，
你得用白酒的痛苦来医治我的疾患。

既然世界园里没忠诚味儿，酒肆的人啊，
你就捧上闪光的玉杯，让另外世界出现。

美女哟，你为爱情的罪愆把纳瓦依驱逐，
任压迫折磨，让当乞丐、出丑，切莫再赶。

一五八

爱情和兴趣虽然招致我终日疯疯癫癫，
造成这两个东西的却是美女的脸蛋儿。

莫说什么招致你每晚期盼到天亮，
是你睫毛射中我的灵魂招致这般。

我爱你火热朱唇的愁闷，纵燃烧有什么？
招致变为干草的身躯燃烧的不正是火炭？

你射中的利箭让我长出了羽毛翅膀，
我飞到你街头莫惊奇，是那翅膀招致飞旋。

你离别的危险让我一百次地送命，
我不死是因对你赋予生命朱唇的思念。

你的头使我发晕，你还翻脸，不必惊奇，
这招致我流浪生活福星高照，喜地欢天。

谢赫啊，在酒肆念珠和破袍被埋进坟墓，
酒肆的人手中端着的酒杯才招此灾难。

自愿者钻进虚无大海的目的是幽会，
是宝贝招致海员沉没海底命丧黄泉。

心灵破碎招致纳瓦依身体受伤，
心灵破碎却是意中人招致的灾难。

一五九

医治我发疯心灵的癫跑症须用你香发锁链，
医治我痛苦生命的创伤须用你香甜的笑颜。

你的锋刃把我的心灵划得破碎不堪，
但用你睫毛利箭射中粘住方能康健。

你的兴趣涉及我生命，或刀刺或娇媚，
二者之间别无他法，我的需要如此这般。

恋人朱唇把我救出离别之死，艾沙啊，
你虽会念咒治疗，但在这里缺乏才干。

统治者啊，我因她的脸庞朱唇离别而病，
莫浪费生命，你给的果酱也非妙药灵丹。

我的离别之苦深重，大限啊，你来吧，
除幽会没有像你一样的方法可以商谈。

夜莺啊，你的心灵被揉成上百的碎片，
花儿若来这碎片会从花瓣里找到灵丹。

规劝者啊，纳瓦依与美人离别的疯癫，
你的规劝绝对解除不了他的灾难。

一六〇

出于兴致让我成乞丐的是那顽皮的天仙，
为爱情终日疯疯癫癫，成了人们的笑谈。

那美人似乎抢夺了我的智慧和知觉，
紧接着她又暗暗地使我的神志错乱。

聚会上那调皮鬼打破酒瓶酒杯，
孩子似的把游戏规则破坏搞乱。

你们听，酒肆里大声喧闹，
那个调皮鬼大概也在那边。

调皮鬼贪杯把破袍放进了坟墓，
我的念珠变为赌具玩得没了没完。

游戏中用智慧赢得了我的忍耐，
它自己消失，把它该怎么办？

那个调皮鬼让乡亲们讨厌纳瓦依，
把他带去安置在苦难的国度里面。

一 六 一

糖说它自己和你的朱唇一样甜，
那么就让我把它咬碎细嚼慢咽。

我不敢贸然去亲吻你的朱唇，
只要想象中能亲吻就知足喜欢。

她苦心把我培育成为疯子，
规劝者啊，规劝疯子有啥好处可谈？

真主创造人们的目的是创造出
像你一样非凡的子女生活在世间。

你的朱唇的香甜是莞尔一笑，
爱笑的会让花儿的笑容更甜。

莫把心许给世上的娇媚者，
理智的人们不会讨她喜欢。

纳瓦依又怎么能离开你呀，
是你连结着他的生命之弦。

一六二

啊，在你容貌前智慧不发一言，
在你爱情暴乱面前则遭受作践。

你在那里让你容貌闪烁发光时，
他失去知觉，智慧陷进丑恶里面。

是富有智慧能解疑难的人，
然而爱情却使之迷惑被骗。

不管理智多么不清神经错乱，
恋人却未离开自己笔直的路面。

给智慧指明爱情之路才是智慧，
你们看，“ دال ”① 若没“ د ”不就昏暗。

纳瓦依啊，智慧如给你带来艰难，
你就痛饮爱情美酒进入醉乡里边。

---

① “ دال ”，这里是文字游戏。

一 六 三

你的两绺秀发就像互相绞在一起一样，
我负伤的身体何日萦绕在你娇贵的腰上。

桧柏把自己喻为你的身躯结果断了，
其他草也模仿它受到惩罚理所应当。

瞧，缬草与你秀发抗衡自不量力，
就如同旋风一样自己缠在自己身上。

美人们也许知道爱火焚烧的煎熬，
灯火焚烧了灯蛾，自己也会暴亡。

聚会上那调皮鬼什么时候心情开朗，
就会世界大乱纵马把她的热闹欣赏。

夜莺在这草地上一直哀号到天亮，
仿佛朗诵着花儿书中的爱情篇章。

莫说纳瓦依因爱情煎熬脸色发黄，
你这样践踏黄金，定会实现理想。

一六四

火热的叹息为他的器官点燃火焰，
身穿锦缎的帝王哪知道他受熬煎。

受点刀伤伤口滴血的统治者，
不知恋人心头滴血悲痛心酸。

我受的苦不是恋人而是帕尔哈德理解，
我的苦不是命运之官而是入土人方能听见。

我的生命心灵消失进入愁闷荒漠，
我的伙伴走了，我也要跟在后边。

离别杀害了清醒悲伤的人，
清醒人能感到离别的苦酸。

欢乐的聚会上围坐着的随和的人，
怎能理解被离别所苦的我的心愿。

纳瓦依啊，帝王不会为穷人着想，
你要问的就在真主之官全都问完。

一 六 五

世上所有的人若在她头上吵闹不停，
不必惊奇，我的美人正十八岁妙龄。

十八岁上她就招致这样闹个不休，
再过十八年的容貌又是什么情景？

莫说是十八年，就是一百八十年，
那灾难眼眉还在，仍是美丽的帝王首领。

面对她国色天香的图像我不惊奇，
这可全都是真主绘画艺术的结晶。

她白皙的体内藏着铁石心肠，
这月亮内外神志不清总发愣。

卖酒人啊，斟酒吧，连艾沙也感惊奇，
最有趣的是走进这旧酒肆的黑暗之中。

纳瓦依啊，离别让那月亮泪流成河，
如果你常看的话，太阳就倒映其中。

一六六

朋友们，为我鲁莽的情况涕泣涟涟，
让扎进我心灵的尖刺变成干草烧燃。

如果晨风不愿意让心灵集中到一起，
你蓬乱的头发为什么根根清晰可见。

你无愧是和太阳相称的一对，
美人们成双结对地歌唱表演。

我害怕你娇贵的身体委屈生气，
你芳香的鬓发和衣服搭配超凡。

用她秀发细绳做成环挂在我脖子上，
因我爱的罪愆那心上人给我把绞刑宣判。

爱情是这样的教育者，在它的影响下，
娉婷的美人若露面，麻雀变夜莺也会出现。

纳瓦依啊，那美人既是拜火教教徒，
你不必惊奇她能让你生命火星飞溅。

一 六 七

我不惊奇麦吉侬头上有这么多创伤，
小孩子们投掷的石头将他打成这样。

仙女啊，这是你脸庞周围的花儿呢，
抑或是排列成队的群星围绕着月亮？

每次旋风刮起的都是头昏恋人的尘埃，
那些可怜人变作尘埃落在爱情荒原上。

你若看到她的爱犬口中噙着心肝碎片，
须知他心里把那意中人当做客人观赏。

一边聚集着疯子，一边聚集着美人，
我麦吉侬在那个地方，你莱丽在这个地方。

谢赫啊，你听着，虚无酒肆里的酒鬼们，
瘾发作了也不会喝掉清真寺瓦合甫[①] 家当。

纳瓦依啊，爱情路上死亡之外别无他法，
说恋人们是可怜人也绝非是奇怪的演讲。

---

① 瓦合甫，赠给清真寺、经文学校或麻扎的财产。

一六八

倘若我不做那月亮的情侣苦苦相恋，
命运也不会给我带来这么多的灾难。

爱情路上我若控制不住自己，你莫责备，
这样的事情至今还不曾落到我的头上边。

莫说你要吃苦，你要放弃爱情，
对忠诚的人这样做是行为不端。

我真主遭遇到了爱情的灾难，
这遭遇也绝不愿摆脱这灾难。

啊，爱情的痛楚没有办法治疗，
我找不到医治它的妙药灵丹。

瓦木克·帕尔哈德的爱情处处传遍，
但无论在哪里都没我的事那样麻烦。

你不要以时代的悲苦使心灵忧愁，
玉杯宝镜还是不暗淡才人人称善。

若说同时代人给你带来许多苦难，
我却要说又有谁对此能信守诺言？

无论遇到什么为了民心你自己都要欢乐，
作为命运的秘书对事绝不可能乱写一番。

倘若你不愿意因贪欲奢望而得病的话，
在爱情的路上你绝不能有幽会的心愿。

纳瓦依啊，别过多地企望去享受爱情，
这园中的夜莺任何时候都无实惠可谈。

一 六 九

你们用苦难利刃将我胸膛戳穿，
又把我的心灵撕烂成千万碎片。

把每片都烧成灰让它们飞散，
让每粒都纷纷扬扬飞向四边。

让那灰烬飞旋飘舞在天空上，
把我叹息变成流星飞向四面。

无论如何都要使之消失无踪，
要想方设法将恋人救出苦难。

追求那个调皮美人爱情的人，
别看她要把我的心灵饱览。

命运是狡猾的老妪，其手艺是狡诈，
喜欢孤独的人要和她分离切莫受骗。

纳瓦依瘦弱的心灵如果迷惑错乱，
叹息之雾啊，你们让她失去脸面。

一七〇

我喜欢的人不让我和她自己交谈，
喜欢我的人的谈话我的心又不喜欢。

从我这里找实惠的人我怎能找他的实惠，
虽然我在乞求好处，他们却绝不会支援。

我能把美人聚会怎么样，他们居心险恶，
公开注目我的死活，虽在暗中也不露笑颜。

我不需要月亮和太阳的样子，它的美既
不使我伤心，也不能让我身上关节离散。

我自己的疯癫性格凶杀品质的骑手好，
除我失意心灵外千里马没驰骋的地面。

面对刁滑的命运你莫动心，更莫被它欺骗，
除致命绳子别的东西不会系在你脖颈上边。

那月华佳人露出热情的脸庞，为着不看它，
纳瓦依对她除做情种不会把别的东西做烟。

一 七 一

那个残暴的美人无论怎样总讨人喜欢，
娇媚之态令聚会上皆大欢喜春风满面。

你那与脸庞相称的朱唇，如同花坛中间
红宝石颜色的酒杯一样无比的漂亮美观。

你双耳上的珍珠宝贝，如同月亮
两边的金星和火星一样明光闪闪。

你的眼长在你脸上面，如同把郁金香
花瓣儿当枕头躺在上边的鹿一样好看。

一位是仙女下凡或是窈窕淑女，
她怎会喜欢与人的后裔交谈？

为一睹她的容貌我愿送掉我的生命，
这样做尽管不好，同代人仍然喜欢。

纳瓦依啊，如果你需要恋人的话，
对她的苦难和恩典应该等量齐观。

一七二

这是怎样的娥眉，其心愿是变我身躯成弓，
这是什么睫毛利箭，置我于苦难岁月之中。

你的秀发的圈套为何这样盘绕、这样绵长，
一旦解脱不是心鸟连她的脸庞我也会热衷。

这是怎样的眼睛，我心灵各个角落
眨眼间就会染病，会招致灾难重重。

这是怎样的人面郁金香，让心灵浴血，
它给心灵创伤打上烙印就能治愈疾病。

她脾气为何如此微妙，声声斥责竟能把
向其秀发明眸和身姿讨施舍的穷人蒙哄。

如果有人谈起天堂地狱，他会把幽会
比喻表达为天堂，地狱会成离别绞痛。

瞧这怪事，爱情路上为把毒龙变为蚂蚁，
她又会念出咒语把蓬乱的乌发变成毒龙。

愚蠢的规劝者啊，可见到改变命运的人，
我和爱情玩耍嬉戏从来都是命中注定。

她无情的眼睛讨好卖俏，长发披肩，
我会像纳瓦依实在难摆脱她的身影。

一 七 三

如同莱丽的苦楚为麦吉侬所独有，
你的爱情为我的悲伤忧愁所特有。

桧柏莺尾树啊，展示你们娇媚姿态，
这种事情为那优美的体态所特有。

我潸潸的泪水使我身躯跪了下来，
伏尔加与阿姆河也没那样的劲头。

是你还是命运对我这样的无情，
这种事情为月亮和天空所特有。

美酒啊，莫吹牛我一睹就让其大醉，
这样做为她的朱唇所特有。

月亮啊，不要说我照亮了黑夜，
这为她日益丰满的容貌所特有。

纳瓦依如鲜红的花蕾似的燃烧，
你为心灵遭受煎熬的人所特有。

一七四

如同疾病有公开死亡的危险，
离愁将危险带进我有伤的心里边。

啊，从朋友会见中寻找生活是你的目的，
敌人纵举起凶杀短剑你也不会感到危险。

朋友啊，我在幽会绿洲并不安心，
离别尖刺扎入我心中才会有危险。

美人啊，离别夜如同凶杀一样危险，
这样的死亡夜莫惊奇我会落入危险。

末日时的人多么害怕地狱的话，
百倍超过它的是离别之火的危险。

不扔掉自私的包袱你别进无私荒原，
这路上负担沉重的人会有很多危险。

纳瓦依啊，你若清醒，她眼睛危险，
清醒人要比大醉酩酊的人更为危险。

一 七 五

啊，你的容貌和娇媚一个比一个漂亮，
你的体态讨人喜欢，更亲善的是长相。

我品质虽好仍被驱逐出恋人面前，
没像我一样有罪过的人活在世上。

爱情上帕尔哈德和麦吉侬也冲昏头脑，
但是，在这件事上没有人比我更遭殃。

你无论做什么我疼痛的心爱你胜过生命，
真主尚未创造出比你更可爱的人来世上。

美人啊，你若要求死，我愿牺牲生命，
你如果还要求什么，我也会和你一样。

谁若乞求今世，任务就是踏上旅途，
与个人利益有关的事情要扔到一旁。

纳瓦依你心上若有合适的，就要怜悯，
恋人中谁遭受的折磨也不像他那样。

一七六

如同人民向皇帝头上抛撒金币银元，
园中群芳向你抛撒白色红色的花瓣。

这是什么友谊？每晚一直到天亮，
你睡得真香，我总有病醒卧一边。

我的眼珠甘愿做你街头的尘埃，
若流血就当遭报应或吸进土里面。

一见她我竟发呆紧紧咬住了手指，
我牙咬进手指，指甲把舌头割断。

生命的本钱被你离别和寿命一分为二，
就仿佛利益分开了两个相好的伙伴。

我不需要天堂，需要的是你的街头，
街头天堂之别如天堂地狱伯仲之间。

世界并非永恒，生命也无情义，
最好即是片刻也和朋友喜笑开颜。

达到目的因此而格外困难，
马瘸路滑眼睛昏花夜色暗。

你说如今我来的话就杀纳瓦依，
他死于这叹息，真主你来快点。

一七七

深夜思念你我心中充满了伤感，
仿佛一到晚上就会越来越黑暗。

这明眸带跑了世上人们的睡意，
那有什么，若像我幸福般的安眠。

生命灾难啊，你不就是要我的命，
可让我失去忍耐和知觉又为哪般？

离别荒原上不会留下活的野兽野鸟，
这地方的风毁灭一切，草也是毒箭。

朋友啊，别阻拦我去酒肆的街头，
这路成为受斥责的人的路也很自然。

酒肆里的人并不理睬什么命运，
自己虽受气，思想却伟大超凡。

纳瓦依一旦陷进愁闷世界对他是一片黑暗，
如果一人悲伤，人民自然也不会喜地欢天。

一七八

他能把死人说活如同艾沙一般，
他的嘴巴虽小，但却大话掀天。

莫惊奇她直身时桧柏弯腰吻其脚面，
太阳升高的时候影子却会不断缩短。

你若向那月亮写我身躯变为泥土，
这信上墨汁会被你撒下的土吸干。

心灵啊，朋友们若包扎好被她刺下的伤，
别悲伤，爱情上一扇门关了会敞开万千。

她哪知爱情不断把离别之石打在我头上，
给我身上带来无穷的艰辛苦难。

夜莺啊，从这个花园里飞走吧，
任何花儿在信义篇里迟钝，急性子在苦难篇。

那醉汉卷起衣襟衣袖，露出明亮的刀，
为什么不来把纳瓦依杀害在这边？

一 七 九

银针在我心上扎下许许多多窟窿，
它像是我的破衫，再说比之更无用。

赋予生命的朱唇和凶手眼睛在离别中，
是死是活我自己也实在无法弄清。

盖章时如给戒指上盖下白蜡一样，
你朱唇戒指一碰到我嘴就被咬定。

因你离别负伤的我的心像郁金香，
它被燃烧和血染一片通红。

你火炭似的朱唇焚烧灼伤我的生命，
不必惊奇，它炽热，格外甜在心中。

莫说爱情荒原上成千的恋人哪里去了，
在这无边的戈壁他们一群群消失无踪。

纳瓦依啊，走清贫路前须放弃自私，
过多负担妨碍在这条路上星夜趱行。

一八〇

莫说你赋予生命的朱唇比生命香甜，
任何东西虽非都比命甜，你唇超凡。

能说会道的人话儿无论多么香甜，
但是倾吐那蜜糖的话儿却不香甜。

因你香甜朱唇离别毒药才对我有缘，
它虽甜过任何东西，对我没好处可言。

你细管似的利箭让生命大有快感，
任何甘蔗园的甘蔗也比不上它甜。

你睫毛的箭镞对我如同冰糖，
享受那样的利箭是心灵的奢愿。

酒保啊，把毒药放入酒杯之中，
纵它再苦也要比离别之苦香甜。

纳瓦依啊，描写她的朱唇的生命，
比增添你安逸聚会果汁的神水还甜。

一八一

花园里我不得安闲，只要心里安宁就行，
桧柏花儿何用，只要有我的花容月貌就成。

美女怕我这疯子如鸟儿惊飞我就无忧愁，
只要有让我服从的活泼漂亮的恋人就行。

平安街头我不能和月华佳人们对等，
对我是赌徒脾气调皮酒鬼恋人才成。

天房对教徒除丧失和伪善别无他有，
佛庙的自尊心何用，有无情朋友才行。

园丁啊，我不需要什么玫瑰花、凤尾花，
有那长发纷披和蔼可亲的花容月貌就成。

酒肆的主人啊，我的心灵使我臭名远扬，
我来这里找它是因我需要酒鬼这一恶名。

纳瓦依啊，清真寺里伤感没有找到什么，
我需要酒肆角落的酒缸那样的安宁清静。

一八二

我做了情侣，你快想方设法别再规劝，
对迷惑于爱情的人不要折磨要施恩典。

哎，你说爱情之中要有忍耐的思想，
还没这样做你就把我府邸基石挖完。

我那体态优美的佳人消失在眼睛园里，
替她栽上托碧树苗让我接受实在困难。

朋友们啊，没她对我毒药是什么神水何物，
你或者是杀或者让活都没什么意义可谈。

大限不让我的身躯停留月华佳人街头，
朋友们，让我灵柩在那里停留片刻时间。

恋人们啊，你们莫责怪他拿来沉淀的酒，
害怕什么，你们在苏非派裤裆里去交谈。

纳瓦依的心灵被她的一根秀发拴住了，
朋友们，你们要割断对她的希望之弦。

一八三

背信者啊,你医治我的痛楚有什么不成,
你保证一定忠诚,就信守诺言怎么不行。

在亲近的场地上你践踏了我的身躯,
让我头做幽会门的情人有啥不行。

我若把手伸向你脸,实现我的心愿,
露出你脸,满足我眼需要怎么不行。

心灵鸟儿啊,你在低处,幽会峰很高,
无论你怎样飞翔又怎能到达它的峰顶。

酒保啊,一杯美酒落肚可消天下忧愁,
你若评价如同两世财富我会买到手中。

你就装做不知道同时代人的苦难,
你若添麻烦他们装做不知怎么行。

纳瓦依,那月华佳人虽能歌会唱,
但和你夜莺似的那么多歌唱不同。

一八四

目睹你的容貌园里花儿格外吃惊，
离开了花瓣儿她又现出一副愁容。

花儿啊，看到因酒力变成花儿的脸，
鲜血染红她因离别而破碎了的心灵。

如同那玫瑰花园的苏丹一样，
美的王国的帝王是我的月貌花容。

游园时为了不让世人眼睛看见，
花儿把她的周围围得水泄不通。

花样的美人若来身旁，我会享受其朱唇，
举办聚会时我的心思全都投入美酒之中。

夜莺啊，忍耐点，别日夜歌唱不休，
这园中的花儿对你是过客来去匆匆。

开花季节里他的恋人出外旅游，
花儿样血斑留在纳瓦依的心灵。

一 八 五

国王得病的话，全民都会经受磨难，
恋人遭受折磨，愁闷布满我的心间。

太阳若不出来世界就经受不住黑暗，
恋人若不出家世界在我眼里漆黑一团。

你的是怎样的热度？如同注视太阳旗帜时
世界会被焚烧一样，你的热度把宇宙焚燃。

这是怎样的美酒，你娇贵之躯淹没其中，
不，这全是被沉浸进花汁里的花瓣儿。

桧柏树在园里显得处处娇媚格外相宜，
为何枫林园的桧柏影子似的躺在地面？

没有你喝斟满杰米西提杯里的神水，
就如同用大限之杯饮用毒汁一般。

纳瓦依啊，为消除痛苦你要做牺牲者，
我死了有什么痛苦，只要她能够康健。

一八六

清晨见她面庞，忧伤的生命燃烧到晚，
幽会清晨若如此，离别之夜又将怎办？

我离别的明灯倘照亮我的黑夜，
对我要比太阳照进我家还要喜欢。

我的火热的叹息，心中的血泪已暴露，
又怎么能够把这离别的伤感加以隐瞒。

我的叹息若能放飞天上的鹰隼之星，
幽会的鸟儿希望栖息我家岂非怪诞。

美丽的春天啊，你的体态树苗在我面前，
愿真主保佑让它常在我眼泪洪水里边。

我说莫从焚烧的心灵片刻拔出你的利箭，
她说我的箭镞在那里停留片刻将消失不见。

如同命运向我失意的悲伤投掷灾难之石，
我失意的悲伤把含辛茹苦之土撒在头上面。

酒肆的人啊，尽可能让杯盏转动，
如今我再也不想遭受时代的苦难。

纳瓦依，莫说给消失之杯放下致命毒汁，
就是送命也要喝那杯酒这才是我的心愿。

一八七

对某人信守诺言我就能免遭千百苦难?
一百次施恩我就能免受成千痛楚灾难?

为某人牺牲头颅,各方又图谋我头颅,
这样我就不会碰到千万苦难的短剑?

我的心灵对某人倾吐了恩爱之情,
信守每一信义就能免受苦难的罚锾?

为某人我把生命作为囚犯,为杀我
她向别人开恩,赋予生命我能坐视不管?

我为某人落泪黑白眼珠全下赌注,
我的双目被血染,黑白消失不见。

朋友啊,你别指望美人信守诺言,
这顽固者的忠诚面貌我还未看见。

纳瓦依啊,谢赫面前我没有忏悔,
这点我未能使酒肆的人称心如愿。

一八八

哪个流浪汉也没看见过爱情的荒原，
可怜我在这荒原连异教徒也没看见。

帕尔哈德和麦吉侬前莫划破我的胸，
别让外人看到我的痛楚留下的伤瘢。

主啊，求求你把世界变为漆黑一团，
投去任何目光也休想将其尘土看见。

你的明眸一瞥就能把人杀害，
在这手艺上世人谁也不如你熟练。

演说者啊，你把沙米尔[1] 大魔法大肆夸奖，
当心，莫让有魔法的眼睛把你瞧见。

谁若做了爱情俘虏，在爱情的街头
就绝不可幻想自己会悠然享受安闲。

谁若像纳瓦依一样愿在消失的荒原上，
就要放弃自我莫让自尊心出现眼前。

---

① 沙米尔，据传说，穆萨圣人时代有位叫沙米尔的魔术师，制作了一个会说话的文书，使人们相信他自己，反对穆萨，所以在文学中，沙米尔被作为狡猾的人、魔法师的形象被描写叙述。

一八九

亲爱的，一颗美人痣长在你朱唇边，
它仿佛罗勒的种子待在果汁里面。

我眼上的细管因离别之火而发红，
令人想起那灾难大海的珊瑚枝蔓。

美酒的力量让你脸上花上添花，
她的爱使我心灵被血层层浸染。

人们用他们的手指指着你，
她说知道应和信仰紧相连。

如若全上好你眼睛的睫毛利箭，
心灵的黄羊就无法逃跑流窜。

你若是守信的人，就喝轮到的酒，
世人总是格外地不信守诺言。

夜莺啊，连你也呻吟哀鸣，
纳瓦依和花容月貌分离而悲叹。

一九〇

美人若与别人到哪里，我把她抢到手边，
如同谋害我性命时我会垂死挣扎一般。

离别利刃刺来时我若跺脚，别说是怕死，
也许是我将做你的牺牲者争抢迷恋。

如同在农作物茬地上穷人争抢穗儿，
在你爱的荒原上我和恋人们争抢中弹。

美人啊，你的双目酷似黄羊，
我因此要争抢乞丐戈壁荒原。

陌生人虽然不可能把你领去，
我会尽可能争抢不会坐视不管。

贤者哲人会说天堂泉水总比苦酒要好，
但我这愚人却生气地把苦酒抢到手边。

纳瓦依，我非忍不住离别之火跳水的人，
而是要把离别的熊熊烈火抢到手里面。

一九一

我为某漂亮脸蛋在爱情火焰中烧燃，
朋友们若责怪这种燃烧，我愿致歉。

朋友啊，爱情中我以臭名远扬闻名，
如今哀叹你的爱情有什么好处可言。

我是这样的人，睡眠忍耐不住眨眼时间，
眨眼之间我就会和她的容貌分别离散。

忘掉帕尔哈德、麦吉依所说的话，
莫奇怪我的话只留在疯癫和爱情章篇。

为了过足瘾我也不会去喝救命水，
那赋予生命的朱唇让我酒气冲天。

纳瓦依啊，莫诬蔑我希望幽会，
只要瞥那美人一眼我就会喜欢。

一 九 二

人和恋人一起相聚在幽会的夜晚，
直到天亮都把她闪光的容貌饱览。

没有缘分为她送命和她亲热接吻，
为何忘记她以前我的生命也到时间。

离别石头的风暴吹得我消失无踪，
这石头落下时将我身躯全都埋完。

把世界搞乱之前我高呼大喊，
你用口美酒买下悲伤的喧阗。

离别的乱石没有把我的头颅砸烂，
请把幽会膏药贴在心灵创伤上面。

谢赫啊，与其用伪善缝补破袍，
还不如将那纯洁的长袍撕烂。

纳瓦依啊，与其加入伪善者苏非行列，
还不如放弃一切到酒肆的聚会中间。

一 九 三

那位仙女讨人喜欢，让我痴情迷恋，
抢夺了我的理智知觉在痴情的荒原。

层层的折磨和奚落使我椎心泣血，
奇怪事儿在奇怪的事上面出现。

她虔诚地尊敬，但醉时却又越轨，
在我头上驰骋，让我在世间洋相出完。

目睹她花枝招展我不禁叹息起来，
这把我秘密的爱情公开在人前。

酒杯既放在我的嘴上又放在僧衣上边，
我成了酒保，为酒我把僧衣埋进坟里面。

在酒肆里斟满美酒一饮而尽，
清真寺的人一一来把笑话看。

我粗心大意爱情市场这样成交，
我的信仰被送进她的长发里边。

如今我成了人间酒肆里的酒鬼，
酒娘爱情使我的秘密传遍世间。

纳瓦依向酒肆的人提出这样的要求：
任何人都不责备我把酒肆作为家园。

一九四

这是什么爱情，我的一切变成虚幻，
仿佛闪电将我叹息之烟铺展在蓝天。

我的有和无又能说出些什么，
她用消失之火把我的一切烧完。

莫奇怪我胸上像衣领有条条裂缝，
离别把我披肩的长发一一撕断。

你不要在这条路上侈谈利害，
爱情的交易让利害全都完蛋。

在爱情的异教徒中我给腰上系了腰带，
所以你莫让人责备我顶礼膜拜在佛前。

心头我这样淹没在对你容貌欣赏中，
离别也绝不能使这欣赏烟消云散。

纳瓦依，做恋人我自己还不知晓，
这是什么爱情，我的一切变做虚幻。

一九五

啊，你的离别之火将我孱弱的身躯烧燃，
落到我病体上的火把我生命又焚烧蔓延。

它使我的心灵忧愁，又让我无依无靠，
不，不只无依无靠，也焚毁我的家产。

你爱情的闪电把我的家产毁于一旦，
这是奇怪之火，公开隐蔽的全烧完。

你陷入苦难日子，别谈爱情把你怎么了，
它这无情无义的凶手把我燃烧没完。

如同用干草生火红酒被烧热一样，
离别焚毁我生命，身上血被烧干。

倘若我没留下名声，你不要责怪，
离别使我生命篇章声名毁于一旦。

纳瓦依啊，离别夜你若看到落霞，
须知这是我哀叹之火把天空烧燃。

一九六

我那体态优美花容月貌的天仙，
说晚上来没来，天亮前我没合眼。

殷切期望中朝路那边频频地观望，
我危在旦夕，那顽皮鬼也没来这边。

她像自己容貌似的月夜来可能会谨慎，
她没来直到落下像我时辰一样的黑暗。

那天仙离别时我像疯子似的痛哭，
谁看见了这些都会觉得令人喷饭。

别因你眼里流出这么多泪把我杀害，
在这夜晚不是水而是血流出我的眼。

忠诚的情侣实难找到，不然的话，
恋人上路时她为什么总不喜欢？

纳瓦依啊，美酒和你心灵令人愉快，
美酒带来的念头绝对不会让人伤感。

一 九 七

那凶手癫狂为业总有一天把我杀害，
大醉酩酊出现像疯子似的加以杀害。

伤残孱弱的我虽能激起她心灵同情，
轮到我会情不自禁地纵马加以杀害。

她若用幽会杀害我会千恩万谢，
但除此还会用离别凌辱来杀害。

我这可怜的病人做恋人时不曾知道，
离别我若愁闷幽会时恋人会来杀害。

教徒们啊，莫为欣赏她而出来，
那异教徒高明骑手会冒死杀害。

酒娘啊，为了你朱唇的赋税让我饮酒，
你若不送命，酒肆里嗜好之苦亦会杀害。

为了杀害纳瓦依她的容貌花儿般开放，
人们说哎呀，看到她之前尖刺像要杀害。

一九八

帕尔哈德挖出了多少石头，
全被命运投掷到我的头颅。

说唱诗人对麦吉侬叙述那么多，
但是我的神话更是无奇不有。

离别之夜命运的轮子不曾转动，
也许它陷进我的泪水泥泞里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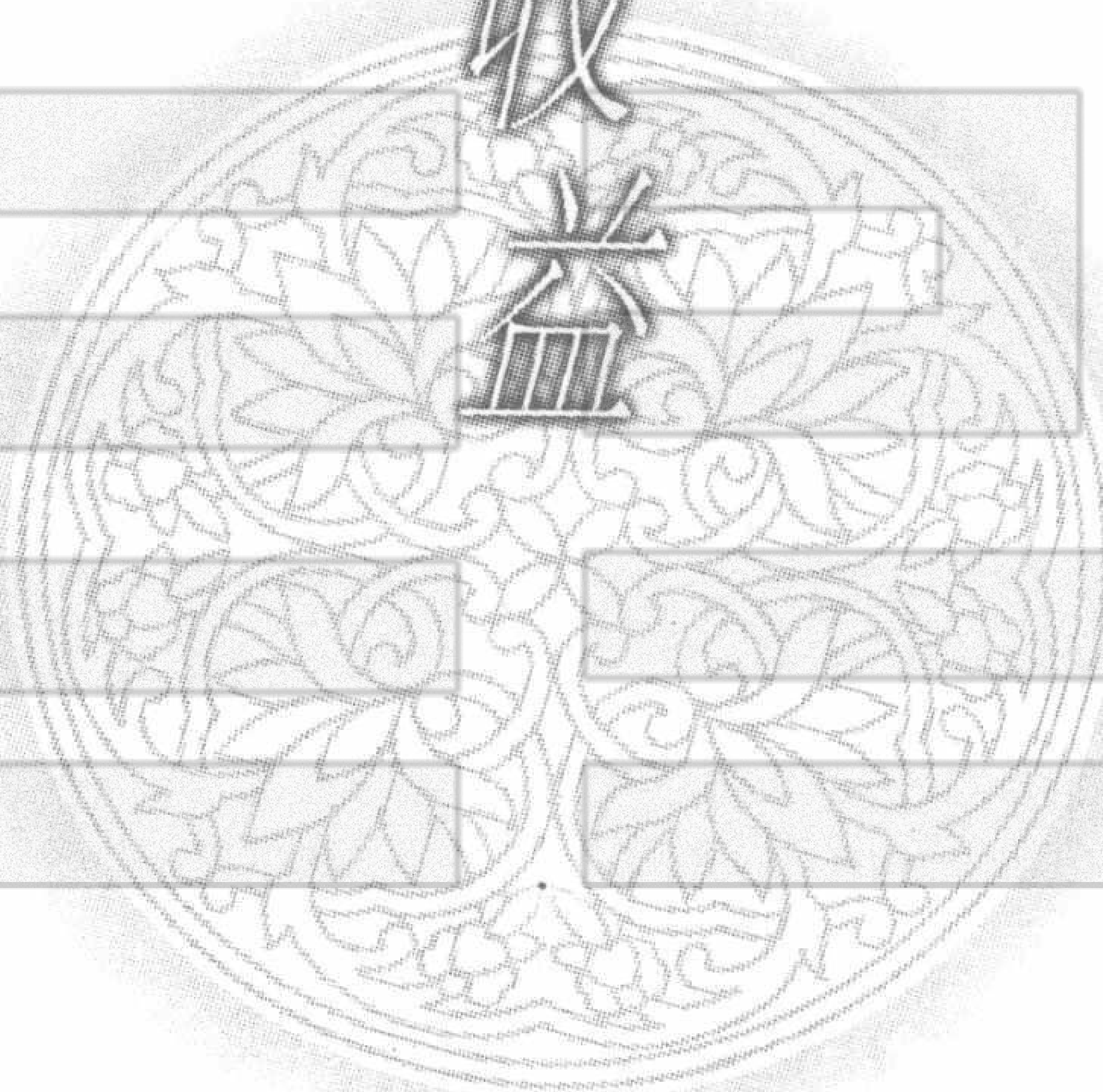
为了寻求那命运的安宁，
给我准备的家园是屋状陵墓。

我的语言饭食如同蜂蜜样香甜，
离别面前她尝了尝死亡的剧毒。

爱情市场上交易这么多，
命运将我出卖给了宇宙。

纳瓦依渴望着你朱唇的蜜汁，
心血凝固在他的泪水里头。

老年的收益



一九九

你的朱唇是火，心灵是它的火炉，
或你的唇是宝，心灵是盛它的器物。

摆脱她的愁闷确实不好，
这愁闷是让心灵年轻的伙友。

我鲁莽的心灵格外伤感，
仙女的图像总在眼前晃悠。

心灵之中没血的话不必惊奇，
你的睫毛向它不断射去箭镞。

离别火中我的身躯被烧成这样，
灰烬成了铺在我身下面的被褥。

离别被置于这样严重的情况，
不经历过它就不会对其信服。

尽管世界是这样美丽的花园，
然而点缀的花儿却不会长久。

酒保啊，当离愁要我命的时候，
缓解它的办法就是玉杯和美酒。

纳瓦依向往描绘她的容貌，
将花瓣儿当本子铺在前头。

二〇〇

聚会中如果没酒的话，花儿有何用，
或者聚会中没花的话，酒也难享用。

聚会中有闪烁发光的酒杯自然很好，
若没容貌俊俏声音悦耳的琴师也不完整。

日月水星金星出现的时候，
灾星绝对不会出现在天空。

纵有这么多东西酒肆街头却无严实地方，
那有什么好处，心灵也不会感到安宁。

这里门从里面关得严严实实，
不担任酒保的人亦难以认同。

命运中如果不发生某次变心负义的话，
这样的安宁持续整夜，是多好的事情。

一生中每个人如能得到这样的一天，
无论还有没有，永远不会再有愁容。

在那里事故的警察如不抢劫的话，
心灵格外喜欢的愉快将伴随聚会毕生。

纳瓦依啊，你心中如没别的要求，
你所获得的机缘将是永恒的生命。

二〇一

啊，爱情中我遇个人不信守诺言，
忠贞的人谁也别遇到这样的灾难。

看到我的癫狂和孱弱身体的人，
会说他的意中人就像这位天仙。

苦行僧啊，你会使劲责备我的丑行，
当心，那黑眉毛黑眼睛你别再遇见。

无论你遇到陌生人还是亲近的人，
最终绝不可能不和朋友们疏远。

倘若遇到一个像我一样贫穷的帝王，
莫惊奇帝王和穷人的景况令人喷饭。

我疯癫心灵的愁闷异教徒也会悲伤，
任何一个异教徒我都不曾遇见。

酒保啊，斟酒，离别中难治痛苦，
美酒却可以医治这个病人的悲酸。

与其在清真寺里和伪善者待在一起，
不如到酒肆加入到那里饮酒人中间。

纳瓦依啊，我若摆脱了不守信的人，
我保证其他任何一个都不会再遇见。

二〇二

如果命运的荷花中出现了太阳泉，
那泉会使天上的荷花在你脸上出现。

你射中我心灵的箭伤血滴映出太阳，
就如同栽下树苗以后果实就会结满。

她下定决心要用愤怒的语言杀害我，
有趣的是嘴上看见什么，腰带也备齐全。

莫惊奇朱唇的兴致在我心，血泪在我眼，
吞下宝石的人脸上她的特征一定会映现。

幽会的蜡烛照亮了离别之人的黑夜，
如果拨火的话从中火星必然会飞溅。

幽会的蜡烛照亮了离别之人的黑夜，
啊，时代未因离别之夜让清晨出现。

造物主使每人的死亡宫殿神秘莫测，
谁进入其间都不会有其象征的表现。

莫谈艾沙，纵然吉卜利勒[1] 翅膀长好，
他也绝对到不了我情人的尘埃中间。

苦行僧啊，你的规劝公开了纳瓦依爱情，
就是说责备出现前品德是不会公开露面。

---

[1] 吉卜利勒，又译哲布勒伊来或伽百利，伊斯兰教的四大天使之一。

二〇三

我哪里有住的地方，哪里有房屋家产，
哪有我生命的踪影，心灵目标在哪边。

智慧秘密，身体在哪，心灵消失，没有欢乐，
倘若有那不体贴人的恋人，其他一切有限。

忍耐消失，智慧、生命、耐心全都离去，
它若是我心之安宁，生命食粮何愁可言。

她的念头总在我心，创伤可从叹息中知晓，
她自己吞下，啊，在我面前若能片刻出现。

片刻间砍去一百树苗，让成百桧柏喜欢，
瞧这怪事，这花园怎么一个园丁都不见。

穆斯林啊，没有她世界末日就会来临，
你们须知，时代的吵闹最终总会出现。

没有她我会半死不活，她若突然出来，
你们别忙说，切莫又高兴得命赴黄泉。

命运的刽子手是没有办法避免，
它这样杀害，不让看到血和剑。

纳瓦依让生命不喜欢大限而喜欢你，
它如此伤残孱弱，没力气找到大限。

二〇四

那月亮会给我这狂人把恋人充当?
她的心里面可曾装着我的愁肠?

离别竟使我不知道我自己,
制造离别的人是否知其详?

幽会之夜我眼擦拭她的脚掌,
看到这些她是清醒还是迷惘?

我不能去那边,心也回不来,
她也和我一样终日可是病殃殃?

她展开绺绺秀发,我气极败坏,
这是细绳或者是项链上的饰装?

为了美酒我把僧衣放进坟墓,
我老时进坟墓的该轮到散兰头上?

纳瓦依抛弃自尊心,迈开了步伐,
到如今踏上了这条路可是轻装?

二〇五

世人谁也不曾守信，那是时代灾难，
我们从她那里还指望什么信守诺言？

我灵魂和生命的那位月华佳人忘恩负义，
说什么，生命和终生对谁都不信守诺言。

你若信守诺言会看到它的果实，
不那样的话人有谁还会信守诺言？

啊，世人从我这发呆的可怜人身上见到忠实，
我从他们那里除忘恩负义别的却不曾看见。

在时代的花园中花瓣儿没有开放，
无论谁都没理由从这里寻找信守诺言。

别讨心灵喜欢一个向一个乞求忠实，
取悦我的人也并没有实现诺言。

纳瓦依啊，那苏丹胡赛音[1] 就不忠实信守，
你从民众处找到忠实，还乞求什么苏丹。

[1] 胡赛音，系纳瓦依的挚友胡赛音·巴衣克拉，1469 年执掌了呼罗珊王位。

二〇六

既然爱情将我灼伤，就别问因缘，
也不必惊奇在干草的火焰中烧燃。

她的两片朱唇上有美酒的气味，
如同我受伤的生命在水火之间。

恋人啊，我若吻你脚下尘埃就够了，
不礼貌的怕是说我想亲吻你的脚片。

我是这样习惯了你的痛楚忧伤，
居然忘记了兴高采烈喜笑开颜。

我的心灵为她乌发的痛楚叫苦抱怨，
黑夜里面病人遭受的折磨痛苦万千。

啊，是谁给我们提出幽会心愿，
这如同要求找不到的宝贝一般。

你如果在她的坟墓上纵马驰骋，
可怜的纳瓦依会复活站在地面。

二〇七

她大醉酩酊地骑在马背上面，
我把头放在她脚上乞求不断。

我没知觉亦没办法，谁若让她回来交谈，
我愿将我宝贵的生命牺牲在她的面前。

她骑马而来，执剑划破了我的胸膛，
她若回到我心灵之家又有什么不便。

我似乎不知她回到自己家就会死去，
她去杀了我也许会摆脱生命的苦难。

啊，愁闷聚会上的人景况是多么艰难，
我的生命失去安宁，心里也不能安闲。

时代如果给谁一杯美酒的话，
接着一百杯折磨毒汁也让你喝完。

为守信送命，纵失去一切有什么，
走遍世界守信的恋人我未曾找见。

头白了，孤独好，可到老了的时候，
白发人到年轻人聚会上会使之冷淡。

纳瓦依啊，你的恋人她好像是要来，
不然你何以抖颤，面容憔悴难安闲？

二〇八

我叹息的风暴掀起了离别痛楚的动乱，
眼泪的洪水使我心灵的王国毁于一旦。

建造你爱情痛苦的房屋，毁我心灵之屋，
如同某人毁了房屋，把又一处房屋修建。

人们说你的叹息烈火隐藏在你内心，
啊，闪电之火怎能遮掩在干草里边。

在离别的街头看到我赤身裸体的人，
这是赤裸裸赶着杀害疯子想个没完。

你射中我心灵的每根尖刺都做成箭，
我若向天空射去，要坚持忍耐也难。

别问为什么愁闷，你自己制造了离别，
让我心灵流出血滴，眼里面泪水潸然。

恋人亭亭玉立，让人们为我景况惊奇，
让我为她容貌吃惊，该怎样致谢再三。

无论你对时代主人多么地信守诺言，
从他们那里不可能找到别的只有苦难。

纳瓦依啊，恋人越是制造苦难越要叫苦，
夜莺没用自己的呻吟教会花儿信守诺言。

二〇九

啊,你这花容月貌苗条身姿的天仙,
没你我也没力气把花儿和桧柏观看。

看到我失去理智的医生说:
这乞丐是爱情特征的表现。

目睹你亭亭玉立的身姿人们昏厥过去,
这不是什么身姿,而是末日出现眼前。

你们不必为我的健康而祈祷,
名声坏的人不会把健康迷恋。

我做了我的心灵的恋人,我若死去,
那时我的悲叹又有什么好处可言?

酒肆老板啊,请你为我斟满美酒,
任何时候谢赫这样大显神通都难。

纳瓦依,恋人为你带来欢乐的人,
苍天啊,你为她就应该保持康健。

二一〇

高职的谢赫啊，回去，不要来酒馆，
否则为酒你会成寄生虫，快返还。

你如果不想让丑名之火焚烧我的僧衣，
别做粗心酒汉的伙伴，快点返还。

从拜火教教徒手中接过腰带就系上，
若不想被强迫在佛前礼拜，快点返还。

你的心似乎要在这酒肆要求娇美，回去，
这里除了消失没别的什么东西让你迷恋。

你学会伪善，放弃它很难，回去吧，
如果你进了酒肆，就会悔恨不断。

叹息啊，时刻都从我口中呼出飞烟，
你会公开我心灵的火焰，忍耐着点。

花容月貌的酒娘不喝赋予生命的美酒，
忧愁折磨生命，莫面向这边，快点返还。

心灵啊，世人不守信，若想知信守，
就要从倾向他们迅速返还，切莫耽延。

美人啊，片刻你说了百次让来，又说回返，
纳瓦依究竟该相信你的哪一做法为善？

二一一

为死人赋予生命除了幽会别的全都无用，
祈求染上爱情痛楚的人康复效果等于零。

艾沙啊，幽会园芳香给了我生命，
你别念咒，我需要的是黎明的晨风。

你足迹是珍贵的染眉药，我若找到它，
绝不需要再用图蒂亚来医治我的眼睛。

爱情使我疏远了亲近的人们，
陌生人也好亲近人也罢对我无用。

你只要做什么我总是喜欢，
既需你的苦难也需你的忠诚。

如同皇帝不需要穷人一样，
爱情路上穷人无须皇帝威名。

真主，莫用清贫对人说需要我，
我追求清贫，无须真主的威风。

在世人面前你不要需求守信，
需要它的话，出价难以谈成。

我说“俏丽佳人啊，给纳瓦依弹一曲吧”，
她说“谁看到了需要夜莺的歌声”。

二一二

莫驱赶我在你秀发间得以安宁的心灵，
是谁把已落入圈套里的鸟儿放飞天空？

那是什么生命，即使责骂每一个，
帝王和穷人一样成百次祈祷活命。

我吞血把你朱唇的兴致隐藏在心中，
但我若喝下花色美酒就难控制感情。

身材苗条花容月貌的佳丽游园观赏，
花儿会伤感，桧柏枝干更弱不禁风。

美酒的力量让她脸色花儿般鲜红，
佳丽的闪电将世界花园焚烧一空。

酒保啊，斟酒，离别之苦来势凶猛，
只要嗜酒如命哭泣就可以止停。

纳瓦依纵死于离别，她若赠送赋予
生命的朱唇，将会找到成百的生命。

二一三

因着她秀发和脸庞离别我日夜悲鸣，
酒保啊，斟酒，我在哪里那里纯净。

酒肆老板啊，将我投进酒的江河，
即使我沉入水里，还有你这艄公。

我在酒肆街头，日夜喝着美酒，
谢赫啊，行了，别老逼我洁净。

清晨从清真寺朝酒肆走去，
处处酒肆大门洞开为我放行。

城市法学家醉了，今天写出裁定：
多喝就不净，少许喝些没什么事情。

灵魂似的刻在心灵的恋人何时跳萨玛舞，
宏伟住处的幽灵总是盘绕在她的头顶。

纳瓦依啊，刁滑的命运胜过了敌人，
莫娶其为妻，你若娶下也非离不成。

二一四

美丽天仙像我似的迷恋者屡见不鲜，
莫惊奇这样的吵闹声世界都会传遍。

心灵啊，得到幽会完全不可能，
太自负又风情，我的知觉忍耐少得可怜。

我这穷人怎样方能钟情她的香体秀发，
在趾高气扬的皇帝前她的市场成千万。

那美丽的异教徒老粗像是亚美尼亚人，
她那凶手样的眼睛似乎要毁她的财产。

意中人的衣服如同平静安闲的住所，
穿上它妩媚身姿会吸引心灵到身边。

系上了优质布料制作的七色腰带，
在美的市场上它的价值昂贵非凡。

亭亭玉立的优美身段走到各处，
振奋者会将其身躯和一切迷恋。

我想享受她朱唇的乐趣，有什么办法，
眼睫长矛刺在我心灵的创伤痛苦不堪。

她自己性格勇敢，但却和蔼可亲，
纳瓦依的心灵多被其迷惑错乱。

二一五

百年我对那俊俏丽人也没说一句话的胆量，
她会一百次拒绝，我若有说一句话的胆量。

她没有仁慈，却故意显示其恩情，
别人对此忌妒图谋让我去见阎王。

更奇的是，哭时特别会倾诉友情，
能把整个世界变成敌人的模样。

无疑，恋人前陌生人总受信任，
恋人们失去信心会被冷落一旁。

赫孜尔啊，人们就像寿命一样不守信，
祖勒凯乃音[1] 为避不守信的雅诛者祸殃。

从始到终若把世间找不到的角落当家园，
那该是多么好呀，谁能不称善夸奖。

酒保啊，同时代人的苦难宽广无限，
斟上这样一杯酒，把理智知觉忘光。

让我失去理智，成百的帕尔哈德和麦吉侬，
纵然规劝支持，也难以使知觉恢复如常。

纳瓦依啊，世人，无论是高贵的帝王，
还是亭亭玉立的美人，所受苦难一样。

---

① 祖勒凯乃音，（双角的）亚历山大的绰号。

二一六

失去幽会希望时，离别之火会烧燃，
产生幽会希望时，兴致会燃烧不断。

那个美人站着也好完成也罢都是一团火，
我从头到脚所有的地方全都烧完。

她淬过火的朱唇会给我生命加火，
不必惊奇，这水火联盟将我烧燃。

如同世界起火会焚烧世人一样，
议论世界的人脸上的痣会被烧燃。

聚会上除被灼伤之外我没别的机缘，
花色的酒燃烧，酒保燃烧非同一般。

爱情是团火，我的心灵是其火炉，
它燃烧房屋，房屋也将我们烧燃。

巴尔拉斯和塔尔干[①] 美人撒火有啥好处？
是其容颜和一种刑罚将我们不停烧燃。

为了燃烧把人们集中到聚会上，
不，人们也只能被分散地烧燃。

纳瓦依啊，你做了恋人，须知这点，
爱情抢夺世间财产，余下什么继续烧燃。

① 巴尔拉斯、塔尔干，均为部落名。

二一七

心灵啊，敌人阴谋诡计成千上万，
讲信义的朋友被变为生命的敌顽。

我头上冒烟，如离别从各处投来石头，
似乎要把这拱北(指人头)砸烂击穿。

我头上的不是头发，而是在那个地方
呱呱叫着的乌鸦从恋人处觅食筑巢不断。

命运因离别黑暗把粗毡盖在我的脖上，
黎明撕破衣领，为我的景况叫苦抱怨。

爱情之火在熄灭，但痛楚之火像垃圾，
将我身躯和土放在一起燃烧出了火焰。

斟酒，贤者相信命运的车轮无情，
在酒杯的周围清清楚楚地写满。

纳瓦依啊，或者是草棚，或者是酒肆，
世人因罪过和愁闷把这两处当安闲地段。

二一八

爱情与癫狂对我的心灵这么掠抢，
它让我这乞丐在世界上臭名远扬。

有人笑了，有人吸取教训潸然泪下，
无论怎样总欣赏着我的过分癫狂。

娇媚总迷恋血，图谋她眼流血，
我要指明抢劫者将鲜血行抢。

我这穷人为幽会让成百利刃刺伤，
这样的做法被帝王们牢记在心上。

如同众犬见到穷人就狂吠不断，
敌人一看到会群起攻击我的悲伤。

我未能够下气力保守住我的秘密，
朋友们怀着敌意公开了它，有啥可讲。

我的生命与心灵渴望苦难的大山，
你把它刺向别人，这实在困苦异常。

迷恋旧世界的玉杯和美酒的人，
只有痛饮美酒方能解脱愁闷悲伤。

纳瓦依啊，投资自尊心，从事消失职业，
这样的生意人才能把利润赚到手上。

二 一 九

酒保啊，我在离别中，把酒杯斟满，
给我火上不停泼水，让我得以安闲。

花容月貌佳人的离别将我泪水染红，
你将红色的美酒斟在红色酒杯里面。

健康的人啊，你们就走过这酒肆，
不然像我为酒把礼拜放进坟墓会恶名传。

酒娘啊，大醉酩酊地走出酒肆，
千种风情给苏非们放火，偿还伊斯兰的钱。

我常年都消失在对离别的嗜好中间，
你就同情些把你朱唇美酒让我喝点。

媒人啊，我因为鲁莽不知道告状，
真主我要说的是在她面前你得好点。

纳瓦依啊，那身躯白皙的和你这穷人
不可能幽会，你要丢掉幻想抛弃梦幻。

二二〇

那个天仙给我的生命带来了灾难，
托碧树似的优美体态承受末日负担。

为让恋人眼里流出串串珍珠宝贝，
美的矿场和苦难之海全都出现。

我成了乞求你朱唇美酒的乞丐，
一看到它令人感到格外的香甜。

在爱情的花园我种下欢乐的枝儿，
奚落的果实生长在每个枝头上边。

我纵增加百倍流浪生活，天还没亮，
她那张调皮的脸比太阳还灿烂一点。

这园里每朵花即使长着莺尾花般的身姿，
但是却不得不遭遇致命风儿的万般摧残。

纳瓦依，你该怕离别的愁闷，但也应感谢，
此时此刻秘密幽会的可能已经完全出现。

二二一

没有你我的叹息之火又燃起火焰，
它的火星在天空变作闪电而耀闪。

你到了我家如果看见了烈火与灰烬，
一是我灼伤的心灵，一是受屈身板。

莫说我穿上了郁金香色的长袍，
是为你爱情的牺牲者血的殓衣一件。

就如同离乡背井的人渴望向往祖国一样，
不管在哪儿你的痛楚总找我心灵做伙伴。

你莫等待命运的美中会出现彩霞，
它的习惯是忍耐，手艺却是苦难。

纳瓦依在园中若陷入愁闷不必惊奇，
没有你花园对她说只是愁苦的地段。

二二二

你身材笔直，伊甸园的树苗也挺直，
笔直的东西的影子自然也挺拔笔直。

苦难折磨得我的身躯佝偻弯曲，
只有用她的秀发好像方能挺直。

我的泪水使她身材处处弯曲，
气候潮湿的时候箭必弯曲不直。

我的叹息之火垂直上升不必吃惊，
爱情的士兵笔挺地擎起旌旗。

我的叹息让弓似的命运更为弯曲，
我把箭镞对准它猛烈地射去。

伪善者行为的道路自然弯弯曲曲，
虚无戈壁笔直，你朝这条路走去。

纳瓦依在酒肆里面，琴师啊，
用清脆深沉丝弦弹出忧伤的“纳瓦”[1] 套曲。

---

① 纳瓦，《十二木卡姆》中第十部木卡姆的名称。

二二三

美人啊，你的身姿是雅园中的苗木，
这苗木在恳求者倾吐衷情时得以维护。

别责备你为什么在爱情之火中灼伤，
说为什么对闪电不慎重对人是折磨。

我的美人每一呼吸都显出千种风情，
在娇媚面前我怎能不千万次地请求。

倘若你的面容上真的闪闪发光的话，
把爱情秘密喻为某一东西实难描述。

切莫去说灯蛾会被灯火焚烧毁灭，
灯蛾的心灵不是灯火上烧的东西。

在她街头我没俯身亲吻土地并非过错，
面对天房在哪个地方都可以虔诚礼拜。

真诚的人在呼罗珊是不会受到尊敬，
纳瓦依啊，如今到了去麦加的时候。

二二四

晨风啊，动起来飞向美人那边，
飞向艾沙似的精美的生命那边。

在她的街头久久地叫苦喊冤，
此刻你就飞往她的天堂花园。

越过了花园和缬草园之后，
就飞往郁金香罗勒那边。

到了那个花园你就会精神振奋，
从那儿回来就到我愁闷的草棚里面。

你来因离别而精疲力竭的人身边，
这次飞行把生命带回我的身上面。

啊，离别的郁闷之风，虚无荒原上，
你如同旋风飞到了我这流浪汉身边。

纳瓦依要死了，叹息的暴风啊，
为了使之潦倒你就飞往命运那边。

二 二 五

心灵啊，那月亮似乎不同情我的景况，
她也好像解决不了我艰难的事情一样。

她的爱情是这样揭发了我的丑行，
苏非派和遮羞布也断难将其掩藏。

贪恋美酒我的心灵是如此的大醉酩酊，
似乎到了世界末日聚会也难清醒一样。

爱情荒原上我的心灵很难安闲，
寻找天仙们似乎也难以如愿以偿。

酒保啊，用你的朱唇若不能治愈，
就是用红酒让我过瘾似乎也是无望。

爱好痛楚之火，首先须得焚烧心灵，
这烈火似乎难以点燃在这朴素心灵上。

纳瓦依啊，切莫等候那个美人的忠实，
她似乎把麦吉侬们也并没放在眼上。

二二六

头发开始花白，牙齿脱落松散，
你事已临头，就准备出外游览。

青年时代已去，老年已经降临，
虚无路上的往来就是如此这般。

到了四十岁至五十岁的年龄，
纵再干千件事顺利办成一件也难。

青年时代若是春天，中年则是秋天，
说这话的人把老年比喻为严寒冬天。

或冬天未给欢乐，或秋季，或春天，
秋天面向我的春天，冬天在秋季后面。

怪事，为什么有人活得厌烦时说“长寿”，
这欢呼给他的似乎是被咒骂的痛感。

纳瓦依啊，尘世上的人寻求出路，
你若想得到援助，就找他们跟在后边。

二二七

我们的迷恋心灵实在倒霉可怜，
终日流浪在被奚落指责的荒原。

对他是用石头不断袭击，
创伤之上又有创伤出现。

他的头部遭到石头的击打，
骨头已被打断成了碎片。

当他卧病在灾难火山上的时候，
神志知觉的绒毛对其如石和刺一般。

他把我的生活破坏搞乱，
他的生活也会漆黑一团。

酒杯太阳在哪里？他的痛楚
让我的泪珠变成流星出现天边。

纳瓦依啊，别为办法大伤脑筋，
制服愁闷的办法应以无法为善。

二二八

离别你的容貌谁能像我一样哀号长叹?
谁的红色泪水和脸上像我出现了花园?

美人们只用一根长矛就把恋人们杀害,
但没有人像我染上离别陷入苦难里面。

陷入离别的人愿意去死,来吧,大限,
这件事除了你谁也不会像我这样感念。

你的双眼折磨行凶喝了人们许多血液,
但这吸血鬼凶手没有像我把俘虏找见。

痴情的人受够了孩子们的石头委屈,
但像我从头到脚负伤的却未曾看见。

啊,既然你希望去亲吻某一个人,
为其兴致别像我放弃了你的志愿。

人的秉性就是要提防坏人的爱恋,
不然会像我每一呼吸都委屈万千。

你想摆脱时代的悲哀就应漫不经心,
要像我一样把酒肆作为固定的家园。

纳瓦依啊,在理智城你若因冒失为难,
要像我一样发疯似的走向消失的荒原。

二 二 九

我可有要求亲吻你的马蹄的胆量，
若能吻它踩过的地方就如愿以偿。

美人啊，我对她的需要应是这些，
到我这边你很容易，满足我这要求应当。

我的语言我的笔力原本闻名遐迩，
但却难以描绘我的爱情你的貌相。

你的明眸娥眉使我心灵生活遭遇不幸，
只要使她开朗的脸发黑答谢自然应当。

如果你的睫毛眼眉不能使命运惊奇，
把我叹息做箭身躯做弓又有何用场？

我若找到你的眼眉祭坛，毕生礼拜就被
视为无用，为了对此感谢我仍礼拜敬仰。

苦行僧啊，别责备你错误地抛弃了礼拜，
在虔诚的举止行动上做错事情也属正常。

清真寺的谢赫啊，莫说我伪善过头，
恳求消失的酒肆的老板要更为精良。

纳瓦依的爱情与那月亮的容颜是双胞胎，
规劝者啊，不能将它们相互分开放一旁。

二三〇

人们之中没有像你一样的天仙，
不只是人中间，而是宇宙之间。

风儿吹拂你忧郁秀发的时候，
你愁闷的心儿在扭动滚翻。

你的创伤使心灵找到这样的乐趣，
这样的乐趣任何膏药也难见效验。

艾沙和玛丽亚为什么没有逃离开你，
是因他们自己没你那样的呼吸而羞惭。

你的眼睛进行凶杀谁也休想活着，
某人如若幸存他一定会遭遇丧乱。

我只是从你的愁闷中寻求欢乐，
这样的欢乐喜悦自然很难实现。

琴师啊，你也听听纳瓦依的哀号，
你的乐器也难弹出这样清脆深沉的丝弦。

二三一

我自己都保守不住自己的秘密，
其他人公开了它没啥值得惊奇。

我自己都保守不住自己的秘密，
要求别人保密岂非咄咄怪事。

鲁莽者因癫狂会给别人讲其秘密，
但人们公开它只不过是戏谑而已。

如果痴情人说了某句有意义的话，
孩子们模仿他吵闹，这不必惊奇。

与其看一眼给我生命带来千万灾难，
还不如剜掉我的眼珠令人心满意足。

谁能用红酒让自己酩酊大醉一阵，
这一阵他就可以把世界灾难逃避。

纳瓦依啊，这关心原本出自于爱情，
你要请求真主用你的泪水将其止息。

二三二

我放弃了爱情，被你们赶出恋人中间，
若还不走就投掷奚落的石头使我难堪。

也许让恋人吸取教训才拴在我脖子上，
在爱情城市四条大街上游街让人观看。

这样出尽洋相，被带到灾难场上，
只要是折磨灾难你们要多多指点。

从悲伤的魔爪中取柴，地狱里取火，
让这烈火将我这不干事的身躯烧燃。

离别荒原刮起暴风，我若变为灰烬，
你们把这灰烬一把把扬到天地之间。

扬时把朋友们的苦难记在板上，
同时也要把朋友们的苦难歌赞。

恋人们啊，看了我的这种境况以后，
保持每次呼吸带来成百灾难令人心寒。

朋友们，以放弃爱情冷酷为借口，
你们带我到我燃烧的地方那边。

我虽满意，所有人却为我灵魂羞惭，
送来天堂的风儿飞马似的迅速游览。

爱情荒原份额多，若像纳瓦依跋涉
这荒原的话，一定会招致千万灾难。

二三三

你反正是我情人，无论受苦还是忠诚，
你死也好活也罢反正总是我的生命。

无论你的优美身姿是多么风情万种，
来或离开我的身边，你总是倾国倾城。

你和你的爱情都在我心中，你离我
内心秘密这么近，对你说我什么情景。

你亭亭玉立别总责备我的悲叹，
我的这些悲叹全是你招致而成。

负伤的心灵啊，回想她朱唇的一两句话，
这有限的时间对我来说该有多么贵重。

在鲁莽的人里边你只是拒绝了我，
须知天仙容貌人里我只将你选中。

纳瓦依为你爱情而死，但你说他不忠，
这也全是因你原先的多疑和美好秉性。

二三四

心灵丧失在恋人吉祥的脸庞之中，
这阴险心灵会使什么降临我头顶？

恋人去了，此前心境格外难受，
心灵和恋人似乎心有灵犀一点通。

时代压迫，同时代人带来灾难，
做了多少残暴者的俘虏的是欺负的心灵。

感谢那无情的凶手，他压迫的时候，
无论多么痛心，都休对他表示同情。

他推想花蕾的嘴巴是那月亮的嘴巴，
一个园的范围出现在他的想象之中。

心灵从人们那里怎么也没能找到忠实，
就如同这忠实一样把自己也消灭干净。

为着描绘恋人的苗条匀称的身姿，
心灵把像纳瓦依的乐曲精华串成。

二 三 五

日日夜夜思念那月华佳人我忧心忡忡，
迷恋者一个想象让人陷进百倍想象中。

我像帕尔哈德从早到晚挖着愁闷之山，
傍晚到天亮我像麦吉侬在戈壁上穿行。

人们已经听够了我的哀怨悲鸣声，
我心灵也受够了人们折磨的苦痛。

命运为我未犯下的罪过挥戈复仇，
寻求躲开这苦难的办法也不可能。

酒保啊，给快乐的有福人捧上幽会玉杯，
对产生灾难聚会上你给我离别毒液也成。

心灵啊，莫从世人中寻求忠实的规则，
太阳不会一直上升，最终会落得无影。

受你苦难而成痴情人的纳瓦依说：美人啊，
爱情中间他的情况很不好，你要多多保重。

二 三 六

人啊，若想缝制手绢就将我睫毛做针穿，
想给它上边绣花就把我的生命之弦做线。

如果你想把线染成红色或者黑色的话，
就把它混杂在我的眼珠或者泪水中间。

如果你想在这儿那儿绣上玫瑰点缀，
就划开我胸膛用离别创伤的血去染。

你如果想绣上花儿旁边弯着的花蕾，
就把我悲伤发呆的心作样绣在上边。

如果你在周围想显现出美人的图像，
啊，我该说什么，我的美人尽可显现。

如果你想在那块手绢上写上一首诗，
就把我这伤感的歌儿刺绣在它上边。

纳瓦依啊，谁若为我恋人缝这样的手绢，
我把生命精华和信仰宝库给他当做赏钱。

二 三 七

心灵将自己的状况向人们多加隐瞒，
越是思念你不知自己的心灵越悲叹。

在人们里面我如此的隐瞒你爱情秘密，
但心灵突然一声叹息一切被公开外面。

我的心灵裂缝儿怀抱中伤痕累累，
仿佛美酒滴流似的持续流血不断。

我的心灵图谋着享受你的朱唇，
肯定这点，我的心灵把我生命谋算。

一睹你脸庞心灵就让我出了洋相，
眼让心灵痛苦，心灵用血把我怀抱点染。

为了燃烧命运闪射出引火的闪电，
心灵想着恋人们痛苦是命运使然。

纳瓦依啊，心灵，无论是对谁都一样，
首先让无同情心的人得病，总是病恹恹。

二 三 八

愁闷谋算我的生命石头击打在我胸前，
是否让我做客为此这门让我敲个不断。

猫头鹰想我这痴情人已死于潦倒之中，
为了通知所有的人他总是在哀鸣悲叹。

为了把我脚下的尘土点染成为红色，
你朱唇的兴趣使我怀抱渠里血流不断。

那美人总亭亭玉立在这痴情人心头上，
否则这可怜人为什么总错怪自己没完。

晨风总是揭开那花儿脸上的面纱，
这个原因使人们不得不感到震撼。

冰封世界的不是冬天而是我冰冷的叹息，
笼罩天空的不是乌云是我叹息呼出的烟。

时代的苦难使我经常气息奄奄的时候，
需要一只粗酒杯，美酒可让生命复原。

一个驼队来了，一个驼队却走了，
从这驿站踏上旅途原因也是这点。

如同皇帝压迫使民众破产毁灭一样，
不断统治的苦难把纳瓦依心灵摧残。

二 三 九

我为着减弱爱情之火而出外旅行，
不是每段路程而是步步都在上升。

沿途每程每步每一呼吸中，
愁闷之兵把火热的旗帜晃动。

我的朋友啊，人说旅行可减少爱情痛苦，
我受够了世间烦恼，那话也不正确完整。

恋人们啊，不要步行在离别的荒原，
它的一草一石都是一座苦难悲伤的大山。

与其离开她我开心的地方是天房的网，
还不如让她街头墙壁倒在我的身上边。

爱情路上从消失乡间我找到身体财产，
在我的痛苦身躯消灭之前是情侣相恋。

我的朋友啊，为了纳瓦依别写智慧之信，
命运把爱情清清楚楚写给了他让其判断。

二 四 〇

新年和节日同时而来这实在非常恰当，
花园翠柏和我翠柏似的身上穿了绿装。

我笔直的身姿亭亭玉立令园里翠柏吃惊，
迷恋者农民吃惊，整个宇宙都回旋翱翔。

花园翠柏没有结果，我的翠柏成为美人，
前者为风吮吸，后者像千里马驰骋地上。

夜莺栖息在翠柏上，为花儿爱情哀号，
翠柏上花儿盛开，脸上花蕾似的露珠闪光。

莫说重视我的叹息，就一定占有这边，
优美体态啊，晨风起处翠柏仪态万方。

这园里有酒保，我是他最迷恋的人，
园里翠柏难永恒，花儿保证也不坚强。

纳瓦依以其街头为驿站，屈服其脸与身，
花园不能使你开心，花儿翠柏难让你欢畅。

二 四 一

不必惊奇，我叹息之烟展开若令人胆寒，
诚然它的黑暗如同离别之夜漆黑一团。

但我若片刻忘记她，就该向主乞求死亡，
思念她纵然杀了我这虚弱的人也随其便。

我被拴在你秀发上的心灵你露脸才轻松，
这个狂人或被关押或被解放都与你相关。

你离别时我的泪水冲倒我生命的树苗，
同样我叹息的风暴完全可以把它吹翻。

爱情啊，离别之中你若让我痛苦而死，
就让宣告人向民众世界宣告引以为鉴。

无须寻求倾国倾城美人向我低头的尊严，
她的问候和“再见”就足以使人背驼腰弯。

苦行僧啊，你正在召唤我弃世和伪善，
它虽然有纯洁诚实，破坏性也显而易见。

酒保啊，为了贪杯之人你的做法很好，
酒瓶挂在纳瓦依脖上是其终生的心愿。

二四二

我不知花容月貌为什么放弃爱情，
如此的生气我究竟犯下什么罪行？

追求与恋人的幽会我成为情侣，
我不知离别采取如此报复行动。

恋人街头长叹，我可怜的心灵消失，
我不知道在风中这流浪朝哪儿飞行。

我如同鸟儿一样飞进了爱情的绿洲，
哪能知道路上她乌发设下的陷阱。

目睹她排列的睫毛我失去理智和忍耐，
我不知遇到这顽敌我的兵会一一丧命。

不进酒肆找不到安宁，斟酒吧，
我不知寻求楔子的城堡是这样悲痛。

纳瓦依啊，我不知如此破坏纳凉的
是离别之夜或是我叹息之烟升腾。

二四三

得不到她银白色身躯的消息已有几天，
或是我没一点消息，或者是音信杳然。

我的太阳未曾露面，离别的大白天，
在我眼中比没月亮的夜晚还要黑暗。

凶手叙述创伤时离别长矛刺破我的肝胆，
叙述它是致命创伤时每片需要一年时间。

我叹息，把丑行烈火喷向四面八方，
健康的人啊，健康地走过我的路面。

她灾难的双眼又向我生命喷出这样的火，
而每颗火星都会给宇宙带来灾难的闪电。

或帕尔哈德没找到我的标记，或麦吉侬
没有我的消息，我这样消失在爱情荒原。

世界园地里我栽下忠实树苗，结下灾难果，
园丁啊，你说这样的果实有什么好处可言。

规劝者啊，我的职业是相爱和痴情，
别言放弃它，你觉羞愧我自豪非凡。

纳瓦依啊，为到恋人身边我进入消失荒原，
她倘若回来的话，我也会从这旅游中返还。

二 四 四

你睫毛利箭频频射中我的身躯如镀金一般，
我没落泪，离别之火却向我喷射出烈焰。

什么时候可见离别之火熊熊燃烧处的利箭，
可有什么办法从伤口里面拔出这枝枝利箭？

如果你投掷石头把我身上击伤的话，
“贴什么，往哪儿贴”我会为之愁眉苦脸。

凶恶野兽在灾难荒原看到麦吉侬和我，
会惊奇神志清楚的人身边如把疯子看见。

离别愁闷把我的骨头一一分开，
这样时刻我会请你爱犬赴我家宴。

酒保啊，我不会留下，你也不会永恒，
及时来吧，时代不忠，珍惜酒杯轮转。

须知这要毁的世界乞丐胜似皇帝，
总之在死亡面前乞丐皇帝不分贵贱。

世上有人和无人是相同的一回事，
幸福的人把世界之有无等同观看。

纳瓦依啊，要乐观，人们忙于世间的事，
说容易你做起来就容易，说艰难也艰难。

二 四 五

太阳没有照亮我黑暗的夜晚，
而是这黑暗使太阳光线昏暗。

皇帝能够释放他自己逮捕的囚犯，
但却不能使自己摆脱遇到的苦难。

阿尤甫圣人遇到各种灾难都能忍耐，
但是他却不曾经历过离别夜的灾难。

我的叹息变成了一团团云烟，
将爱情天空变黑，人们把那月亮隐瞒。

为了考验那个月华佳人的乞丐，
你用星星代替银元她会扔在一边。

心灵啊，人若有能力认识自己的错误，
难道说还有比这更为正确的倾向意愿。

花儿啊，纳瓦依是你的歌唱的夜莺，
然而他因离别秋季到来忘记了歌赞。

二四六

节日清晨人人欢乐，我满怀愁肠，
在节日里我就像被践踏的干草一样。

节日清晨人们虽然欢乐高兴，
我自己愁闷觉得他们也在愁乡。

我戴上叹息之烟桂冠穿上血泪衣衫，
黑冠红衣让我不觉拘谨而落落大方。

你若要赶，别见经你面前我的情景就说笨，
我如果受你控制，那时你会看到我擅跑特长。

苦行僧啊，你说别看像你的美人的笑话，
你呢，我就是傻瓜没心眼竟成这副模样。

葡萄酒使我失去了知觉，园丁啊，
弯腰向各处伸手我和葡萄墩像不像？

纳瓦依啊，我畅快呼吸赋予了生命，
我比黑暗公函纯洁直至像艾沙一样。

二 四 七

离别之火焚烧我心灵前你让我双目失明，
这两者在其之前将我烧得一点儿也不剩。

你的恋人多，但是你若露出你的脸庞，
谁在我这发呆的可怜人之前死都不可能。

我的眼睛啊，你说想用泪水打搅我的心灵，
然而眼泪洪水之前让我一败涂地的是爱情。

我生命和心灵的安宁啊，来吧，
生命和心灵相互争先为你牺牲。

我说有你幽会蜜汁时莫吞咽痛苦，
喝神水之前喝下毒液要更高一等。

如果在后悔以前不知道忠实的可贵，
对你也不忠诚，对你容貌也不忠诚。

纳瓦依啊，我说过我的叹息能传给那月亮，
她会露脸，在我叹息前去我生命去的坟茔。

二 四 八

春天我的哀号是雷霆，眼珠是雨点，
看到我向世界放火的叹息以为闪电。

灾难的暴风扬起了离别街头的尘土，
除让其落到我头上外没别的谋算。

天空中火焰闪烁的不是飞行的星星，
天上一个月亮离别星星把胸膛抓烂。

想起你死在街头的爱犬时你忘记了我，
她想起你死了的爱犬时我把忘记思念。

不是让太阳烧毁月亮，让月亮烧毁太阳，
那个花容月貌的骑手把帽子压低戴在一边。

怀上像你这样宝贝子女的母亲，
肚子大时就如同贝壳大小一般。

悔过、虔诚是老了的人的特别需要，
小伙儿啊，爱情迷恋期要珍惜再三。

朴实的人中进入天堂的会用力飞翔，
但找到你开朗性格天堂的人格外喜欢。

纳瓦依啊，离别中漫游了愁闷之山，
最终却留在愁闷之山下面不能动弹。

二 四 九

酒保啊，离别让我的血泪已经流干，
你若不给酒，就只有可能把血吞咽？

哎，你说祈求我的幽会须得牺牲你生命，
先问一声，你离别之中我能否活在人间？

心灵啊，别费心，爱情终究不会秘密，
起初我也那么隐瞒，瞧，是否仍隐瞒？

她的箭移动在我负伤的心灵而被拔出，
生命啊，说说喜讯，箭是否还在里面？

朋友啊，一看到那月亮我就迷恋得晕倒，
主啊，说真的，她对我这境况是否惊叹？

心灵啊，你朝花园这边仔细地观看，
花蕾让他心里踏实，以后不会伤感？

纳瓦依啊，别逃避做我的伙伴，瞧吧，
恋人并不怎么关心你，对我们可有成见？

二五〇

守夜歌谣“外谢木斯”[1] 要把太阳容貌歌唱，
莞尔一笑中放声朗颂“外来里”[2] 圣徒篇章。

若想知你身体为爱情捐躯的标记，
你就朝每一座坟墓的旗杆上观望。

要从太阳篇章的金字里潜心刻意地读，
读注释的那太阳的面容和我的黄脸庞。

若想知道我烈火燃烧的心灵的情况，
你就要拜读它的火星中出现的字行。

要想知道青苗和花园的一生格外短暂，
你就向用命运之笔写的绿色文字细望。

你若想知消除美酒愁闷的品格，
就要诵读手中玉杯周围的字样。

若想知迷恋者的痛苦，打开纳瓦依的本子，
找到阐释迷恋的地方好看看他的忧郁状况。

---

① 为歌谣名，“外谢木斯”意为向太阳。
② 为歌谣名，“外来里”意为对嘴唇。

二五一

这夜我的叹息之风将睡意驱赶，
神志使得知觉本子的篇页飞散。

在这夜晚离别的时候我一败涂地，
仿佛泪水洪流把命运的拱北冲翻。

这夜爱情投掷折磨石头，刺进离别之刀，
给我头上带来了许多奇怪的灾难。

这夜我伤势沉重家犬以为我已死，
舔着我的血，将我骨头啃个没完。

这夜命运轮子在我头上千百次转动，
所幸天未亮又是个没有月色的夜晚。

在我头晕的这个夜晚命运格外羞愧，
我的泪珠星星流星似的奔跑不断。

这个夜晚之所以显得如此黑暗，
我的叹息风儿吹灭天空的日月灯盏。

纳瓦依啊，以为我这夜死在那月亮的街头，
她的爱犬一阵儿睡去，一阵儿吠声冲天。

二五二

多少次爱情将我投进痛苦灾难的深井，
如今离别又把我推入惩罚的场所之中。

爱情的痛楚杀害时若向皇帝进上一言，
给花容月貌留下遗憾，这被视为上乘。

那太阳走到哪儿影子总给她做伙伴，
我忌妒那伙伴，影子似的疲于奔命。

我的信心十足她发泄不出心头，
沉醉中担心无法体贴我的处境。

真主啊，哪个痛苦人愿意到意中人处，
把他送给意中人，把我也送恋人手中。

谁若抛弃被要求者，倾向于财富等级，
就如同出卖玉素甫收下假银元的情景。

你瞧瞧纳瓦依心中呼出的火热的叹息，
如同那昏迷仙女离别时地狱烟雾升腾。

二 五 三

一旦那女神引诱自己，
人就一定会成为疯子。

黑夜里你是这样的明灯，
星星在它周围形影不离。

看到你的美人痣，我就会知道，
使我忍耐田地干旱的是这个颗粒。

酒瘾发作时你的朱唇如果疼痛，
医治它的理想诊所就在酒肆里。

千愁万绪什么地方是驿站，
我若一旦失意就是目的地。

如果谁想寻求尊贵的朋友，
就既要直率又要富于智慧。

纳瓦依没你不死会陷进罪过里，
你若要了我的命就免除罪戾。

二 五 四

恋人从聚会上特地给我寄了一包糖，
收到我就亲吻，它和恋人嘴唇一样。

艾沙和赫孜尔喜欢的赋予生命的聚会，
我这半死不活的病人为啥不爱慕羡仰。

我的心里生命智慧知觉全都在这边，
面对我的这种痛苦贤者能帮多少忙。

得到幽会幸福的人享受总和美酒在一起，
离别倒霉中我流血泪心不宁这又该怎样？

瓣儿之间成为碎片的那不是花瓣儿，
是倒向那边不停飘落的我的片片心肠。

天园水仙泉的苦水是我日常食物，
花蕾小口莞尔一笑令人荡气回肠！

如今找个仙女我倾心于她，
人的子女对人不会有忠良。

谁若断了关系线索分了开来，
应把生命之弦拴在目的弦上。

人满足幽会美酒若找到生命请便，
纳瓦依则愿在离别火中焚毁烧伤。

二五五

我对生命说：我死是什么情况造成？
它回答说：你身上的疾病格外沉重。

我问我的身体：你负伤的原因是什么？
它回答说：就是我火热胸怀中的爱情。

我曾问过心怀，它说：是爱情灾难的
闪电把火焰投向心灵，因而产生爱情。

我向我心灵发怒，它说：罪过在眼睛。
它若是不去观望，我不会被捏造罪名。

我对我眼说：无礼貌的背信弃义者啊，
是你把凶恶的灾难带进我疯狂的心灵。

我的眼睛哭道：这由不了我自己，
是那位美人对我突然露出了面容。

纳瓦依啊，人都好像要死，借口很多，
忍受着点，命运和你把爱情之火注定。

二五六

啊，时代的灾难折磨得我格外愁烦，
酒保啊，轮着把盏我沉湎爱情里面。

一睹你的朱唇美酒我就失去知觉，
啊，这美酒似的朱唇未到口我已酒酣。

你的花容月貌越是增添你的忍耐，
你的爱情就更使我内心烈火烧燃。

街头的一股旋风把我的身躯带走，
命运啊，别为了这点小事而为难。

我想幽会的喜讯给我注入了千百个生命，
然而她的信使让我失去知觉，命赴黄泉。

贫穷的恋人啊，我对酒肆特感兴趣，
你们瘾大，为酒把我放进坟墓里边。

纳瓦依啊，幽会时若刺进怨恨长矛，
就让她把我杀死在离愁别绪中间。

二 五 七

我说你是隐藏在我可怜心灵的生命行不行？
或者说你隐藏在我爱火燃烧的生命里可成？

你亭亭玉立胜过桧柏，比花儿还美丽漂亮，
我说你是美丽的花儿身材笔直的桧柏可成？

你瞒过了所有的眼睛，但在生命里却清楚，
啊，是让我说你隐蔽，还是该说你很显明？

你是用善举还是用恶行要了我的生命，
我若说你好可成，如果说你坏可行？

你是优美的明镜，我是亲切娇媚之灯，
我该说你话语香甜，还是该说朴实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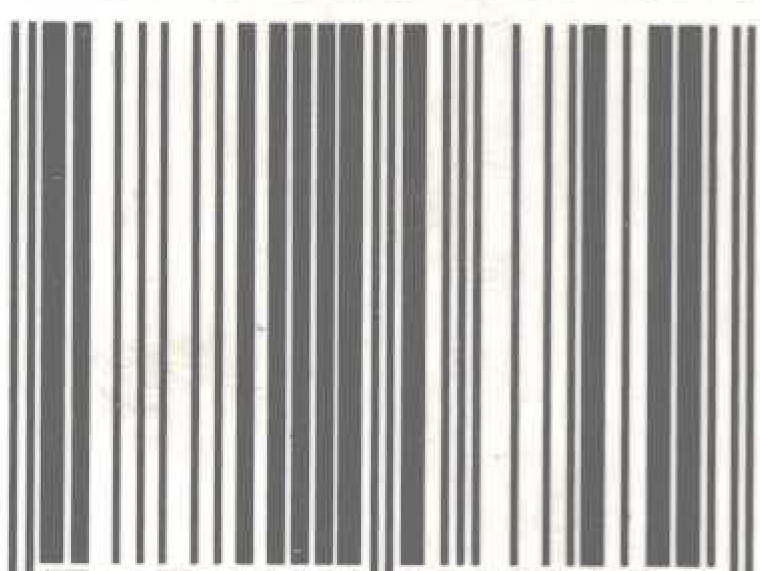
在这个世界上你使得人们惊天动地，
说你是世界的喧闹者时代的暴动者可行？

心灵啊，爱情路上你自己已走得很远，
我该说你是时代陌生的东西或远扬臭名？

瘾曾杀害过，美酒啊，你治愈了他，
说你是生命的种子或生命宝库可成？

纳瓦依，莫吹嘘虚无，你的话会传遍世界，
你有了这样的声誉，说你没有声名行不行？

纳瓦依格则勒诗选集



ISBN 7-228-06745-2/I·2474 定价：13.50 元